皇清經解續編

ロ12
698
181

喪禮經傳約

常熟吳卓信頊儒著

恩禮節權喪之四制也飯腥苴熟天望地藏雖天子不能異而聖人爲之區其隆殺者緣生以事死稱情而立文也未死廢牀求生氣也屬纊於面候絕氣也死於寢當其病時已在寢也疏云天子諸侯謂之路寢大夫士謂之適室遷於南牖正尸也幠用斂衾去死衣也主人雞斯禮記作笄纚陳註云笄骨笄纚韜髮之繒主人去冠惟露笄纚易衣擅弓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二手承衾而哭問喪文也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擅弓文也鄭氏以雞斯卽笄纚而陳祥道以爲無據且援擅弓文謂始死有易冠無去冠至小斂乃投冠而括髮益人子於始喪其幸生之心未已故未忍去飾及小斂則已矣然後括髮而袒愚按雜記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註云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加此絰焉則小斂之前明有冠矣而鄭註儀禮無此冠則亦有可疑者然問喪所稱當作何說陳氏固不能言也　徒跣陳註云無屨而空跣以號二手承

衾而哭初去笄而纚未髽也髽音查去纚露髻曰髽哭
而復復者鄭云天子夏采小僕之屬諸侯用小臣士則以史爲之朝服升自東榮中屋履
危北面三號而招以衣望反諸幽也楔齒楔音屑拄齒用角柵爲將含恐
急閉也綴足拘足用燕几爲將履恐辟戾也餘閣之奠疏云閣架橈之屬人老及病飲食不離側死而以其餘奠之口澤存也始設帷堂鬼尚幽也由是命赴告
哀序哭位男東婦西或坐或立殊尊卑也大夫以上分別坐立士則皆坐受弔
受襚有君命則主人迎送拜非是不送迎也卿大夫以下爲銘各以
其物主用大夫士用雜帛未命用緇長短殊其辭一男書名女書姓爲死者之不可
別識也置之竹杠未爲重也重以木刊鑿之長三尺爲重芒則移置於重卒塗置於肂臨葬置於茵因以入壙掘坎於階間少西將棄溲濯也溲音緣沐浴餘水爲坫音玷士竈於
西牆東鄉將煮潘水也淅米水煮之用以浴陳襲事於房中各有冊單複具謂之稱天子十二公九侯七大夫五士三將以襲尸也既而御者入浴小臣抗衾或
稷或梁君沐粱大夫稷士粱皆和鬱酒所謂釁尸以鬯也沐浴蚤揃蚤讀爪揃同翦
棄生時也既浴而飯實米惟盈含玉珠貝天子玉諸侯珠大夫士貝不忍
虛其口也鑿巾以飯大夫以上則然也大夫以上使實含恐實幅臧其尸故設巾掩尸
而當口鑿穿之令含得入士則親爲之遷尸而襲遷於牀掩瑱塞耳設幎掩目履綦結跗
結履於足搢紳而用率帶率音律不加緘功之帶異於生也公襲朝服上襲祭服設幦元纁
設決韋爲之連其手也束髮用組死不冠也設冒韜尸君錦冒大夫元冒士
緇冒冒上仍幠斂衾猶未斂也造納也冰寒尸士則瓦盤用水士卑也襲亦
有奠仍餘閣之奠也戴德喪服服主人白布深衣素總白布履無約飾白布深衣素總白布
無明文曲臺記喪服等篇亦不載況未去笄纚而冠則與無服何異恐不足據勉齋輯士喪禮採之故存之註中於是作重以依神焉懸銘而置之中

庭終夜設燎則始死之日也厥明陳衣於房先陳絞所以束衣衾
衾祭服次爵弁服皮弁服散衣次袍繭之屬皆十有九稱象天地之終數也
庶襚陳而不盡用畢用己服而後用襚也君則并不用襚親戚之襚不
以陳所陳者止君大夫襚衣不務多也遷尸服上祭服不倒重祭服也斂
者六人人別而數不別也君大斂士朋友斂皆六人主人馮尸哭踊
無算志懣氣盛踊以洩之也去笄纚而著素冠視斂之變服也
斂訖投冠主人袒括髮散帶垂婦人髽絞帶去飾之甚也眾主
人免而以布殺於適也括髮者去雞斯而紒即喪服小記云斬
衰括髮以麻也髽亦去雞斯而紒詳見後又雜記小斂環絰大夫士一也疏云環絰一股而纏也親始
死孝子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故著素冠而又嫌與平日同故去雞斯再考喪服小記括髮疏云將小斂去笄纚著素冠視斂
訖投冠而去按此數條則戴氏所云既襲而冠必不然矣陳
祥道曰婦人之髽猶男子之括髮與免也故括髮以麻則髽
麻括髮以布則髽以布髽以麻則斬衰髽以布則齊衰又曰未

成服之髽無笄既成服之髽有笄然則啟殯之髽
雖在成服之後蓋亦無笄以對男子之袒而免也於是徹帷
已飾也奉尸侇同移於堂斂在戶內也戶在室西幠用夷衾衣多不可
冒也斂衾於是不用降而拜賓踊而襲絰卽位之變服也拜賓者賓入
稽顙是也喪大記襲帶絰踊疏云拜賓時祖拜訖襲衣加腰
帶首絰復位乃踊也士喪禮先踊後襲絰諸侯先襲絰後踊母
喪則免詳見後殺於父也按疏爲母小斂後括髮與父同至尸出
堂子拜賓之時猶不異惟爲父則括髮
以至大斂若母喪則襲絰帶時已著布免奠於東方特用牲體按朝夕奠無體牲小
奠退奠皆設體牲謂之殷奠天子用牢士特豚殷奠之始也餘閣之奠於是徹
遞也節哀也弔者襲裘而至或絕踊而拜緣弔
者之爵也於是而襚則大斂之襚也中庭有燎猶初日也厥
明第三日陳衣大斂之衣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衣備也布紛
單被二衾貴賤一也君襚不倒猶祭服也大夫以下六玉斂尸於其貴

者加之也遷尸哭踊卒斂徹帷猶小斂也弁絰卽位將大斂之變服也喪大記云君將大斂子弁絰卽位疏曰此弁絰是未成服若成服則著喪冠矣大夫士皆然 袒括散帶爲父或免以布爲母婦人髽自小斂以來未之或改也上士舉尸君斂也君至視斂大夫獨也士賜大斂特恩也大斂於阼別戶內也小斂在戶內 奠而設席彌神之也大斂以前之奠無席 遂掘肂音異埋棺之坎棺入不哭陳殯具也天子棺四重水牛兕牛革二物爲一重杝二重屬三重大棺四重 尙深竁也上公三重去兕革 侯伯子男再重去兕革 大夫一重杝士不重去牛革 飾昭其等也皆用裏棺貼以繒也繒色君朱綠大夫元綠士元 棺必有束縮二橫三直束二行橫束三行皆用皮 古者棺不用釘也衽束皆三而用漆者君之棺蓋也疏云衽小要也謂燕尾合棺縫處其形兩廣中央小先鑿棺旁作坎形而以小要連之令固棺漆卽漆其衽合縫處衽束皆二而用漆不用漆者大夫士之別也從阼階奉尸於棺棺在肂中也北面視肂哭踊無算名斂亦名殯也三日而殯此據大夫士而言也曲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註云與猶死之明日數也死數往日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之三日以上則皆以來日數愚按此大夫與士又微有別大夫實須第四日喪禮曰死日而襲厥明小斂又厥明大斂而殯則死三日而又云三日成服杖者是既殯之明日正所謂生數來日者也又按喪大記云士二日而殯註云此二日與死日亦得三日又三日之朝主人杖註云此既殯之明日也合此數條其義乃顯 天子七日諸侯五日以兩而加也殯以輁車畫轅爲龍叢木象槨覆以刺繡天子之禮也輁不畫龍設轐設撥可撥引輁車卽綍也諸侯之禮也大夫以轐士殯見衽而見其小要於上塗之而已 幕人供帟音亦士必特賜以承塵也殯於客位卽遠也移銘於肂表柩也既殯說髦說同脫兒時翦髮爲髻至是說之按疏云凡說髦尊卑皆三日喪大記云小斂衣衽主人說髦士之殯君之小斂皆三日也 生事之道終

也賓出拜送賓奠畢也既殯君往必具殷奠榮君至也見馬首不哭敬君也拜送不拜迎避君答己也　明日拜謝棺中之賜不拜也賜以幣則拜謝三日此殯之明日實四日也以生數來日故曰三日受杖問喪曰爲父母前杖桐也又曰父在不敢杖冠六升斬或七升齊衰三升斬齊同履外納帶散垂始成服也疏云未成服以前男子免爲父則括髮婦人髽既成服以後男子冠婦人笄又按黃勉齋喪服圖式男子斬冠用六升其制與今之喪冠同斬齊衰布皆三升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斬裳不緝齊裳緝婦人總斬用布六升齊七升衰七升衰其本末出紾後所垂者長六寸斬以箭竹爲之齊以惡笄榛爲之　婦人於男子括髮時已用麻髽矣今既成服男子著冠婦人祇是露紾之髽而著布總箭笄至殯則復用麻髽若賓客弔男子著免時則加有髽苴杖削杖擔主也尊其爲主非主眾子而杖扶病也於是始粥君命也斬衰倚廬齊衰堊室皆中門外殯在寢也寢苫枕塊在室廬也哭晝夜無時廬中思慕也未殯以前無時之哭一既殯以後無時之哭二朝夕哭不帷孝子欲見殯肆也出則施屋音合仍帷也徹奠而踊徹大斂之奠　將爲朝夕之奠也朝奠日出夕奠逮日皆於奧始不於尸所也奠以衣服大斂之餘也月朔有奠薦新有奠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事死如事生也家人營兆主人免如字經而往於兆南卒筮而後經爲求吉不純凶筮宅之變服也越旬井槨井搆之殯門外備葬具也松柏雜木槨材也反位而哭哭槨也獻材明器之材獻素形法定爲素　獻成治畢爲成獻明器也畧而不盡貌而不工與藏而馬反告不用也主人徧視如哭槨也既止也朝哭遣楚焞卜葬日也既夕哭請啟期啟殯之期先葬之二日也註云此下士禮上士則先三日　夙興先葬之二日也設盥陳鼎陳朝祖之奠也朝祖者象生時將出必告祖也設夷牀於兩階祖廟之階　將遷柩於此也設燭爲未旦也男子免婦人髽散

帶垂爲啟殯而變服也自此至卒哭其服同也疏云註引喪服小記云男子免婦人髽而不言男子括髮者欲見啟殯之後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又云啟後主人仍服免後至卒哭其服同以反哭時無變服之文也商祝執功布拂柩也聲三存神也啟三告神也命哭前不哭也由是商祝降夏祝升取銘置諸重不復置肂也哭踊無算殯乃啟也無用夷衾卽前陳之二衾也遂朝於祖由寢而適廟也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行序也乘人引柩專道而行上下一也二綍綍也無碑以木鑿空引繩下棺士殺也正柩於兩楹間用夷牀朝祖之正義也奠設必巾之禦風塵也質明滅燭卽夙興之質明也蜃車匶路薦柩車也祥車曠左薦魂車也道車載蓑笠備雨具皆遣車也天子遣車九士三乘謂之魂車厭音欽陳也馬夾牽以駕車也既奠乃厭恐污廟也請祖期曰日側若將遲之孝子之心也束棺於車所謂載也既載飾棺使人勿惡也柳翣加衣飾所聚也帷荒者何卽柳衣也邊帳曰帷君獨畫龍也上蓋曰荒亦曰鬌甲大夫以上加文章士則布而素也火三列畫火黼之形於荒也齊五采謂鬌甲上當中央圓形如蓋君以五采繒飾之而著以絮也五貝錦也連貝爲五行交絡齊上也素錦褚又於鬌甲下用帛爲屋以象宮室也荒與帷相離紐而連之者繅紐也織竹爲籠衣以青衣掛於柳上荒邊如承雷者池也畫雉於繒懸於池下如幡者振容也池在上振容在下懸於上下之開躍而拂池者銅魚也在路障車入壙障柩畫以黼黻雲氣而形似扇者翣也以木爲之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位謂之壁翣其不戴圭而帶綏者大夫士也繅戴者何穿繅帛於紐

以繫柳骨也繅披者何貫結於戴披於帷外人旁牽之以備傾虧也在棺曰紼見繩體也在道曰引見用力也天子六紼下此殺也執紼千人半之者諸侯也執紼三百人大夫之異於士也送葬必執紼所以助也乃陳明器在壙北也如牀而縮三橫五將以加之壙上者折也陳之折北將以禦土掩壙而橫三縮三者抗木也加於抗木用以禦塵者抗席也加於抗席用以藉棺而禦溼者茵也用以裹奠而盛黍稷者苞與筲也用以實醯醢而盛醴酒者罍與甒也用器祭器士無祭器樂器役器燕器無不陳者兼用夏殷之禮也既朝廟又祖奠將御柩而行也於是讀誄累其行而讀之將作謚也賵以車馬贈以玩好賻以貨財知死知生也賻則賓坐委之明主人志不在物也若無器則梧受之

謂對面相逢而受也書賵於方書遣於策俟將行而讀之也厥明謂葬日此時猶在廟中遣奠用馬牲殊常奠也貍同埋祭器於廟階無尸之奠終於此也分其牲體以祭五祀告往不復反也既遣而包其餘猶大饗之歸賓俎也讀賵告死者也以下行柩之事遂師以幄帝先先張神座於穹閒也祝執功布卻行柩前詔執披者知所低昂也導以方相拂凶邪也爽以御僕使持翣也從以虎賁衛魂車也歌虞殯以行挽歌之始也至於邦門公贈止於壃道也餘則否也以下葬之事至於壙戈擊壙之四隅殿方良也方良即罔兩脫載除飾將入壙也闔塞壙以蜃互蚌蛤之屬禦壙溼也壙中施椁井而構也輴車國車輴君葬車國大夫士葬車明器之屬由羨道入上有負土爲隧上無負土爲羨壙口狹也茵先入加於轐軸輴即國車用藉棺也用綍去碑負引而

下君大夫之窆也士無碑 毋譁而以鼓對負引者應鼓聲徐徐而下 止不哭也恐有用斧處 執斧以涖助窆也藏器於旁覆以帷荒謂之加見者見帷荒不見柩也藏苞筲於旁又在帷荒外也由是加折加席加抗木焉窆事畢也賓出拜送會葬者也實士三徧助葬者也若堂若坊若斧若翣夏屋封之制也家人爲尸墓新成祭后土也正墓位 即封前後 辟墓域 止行人 守墓禁皆窆後之事也反哭皆冠及郊而後免遠葬者之變服也 雜記云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垼按此則葬及反哭皆著免又喪服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皆冠及郊而後免疏云既葬在遠野郊之外不可無飾故至葬訖臨欲反時乃皆著冠至郊而後去冠著免按此則近葬者皆免而不冠矣二條皆與經合至崔氏變除云葬之時君素弁葛絰大夫素弁環絰士素委貌環絰此說雖本檀弓弁絰葛而葬句要不敢信爲必然 卒窆而歸不驅所謂反如疑也反哭拾踊闔門而就次仍居廬或堊室也無柩者不帷鬼神已在室也朝夕哭不奠是日以虞易奠也虞三日此據士而言也諸侯七大夫五則天子當九虞也虞用柔日卽葬日也於是設尸前無尸也尸別男女非喪不別也特豕饋食始變吉也素几葦席虞乃几也 若君則始死卽具几席 虞而沐浴飾也主人何服如葬服也 疏云葬服者丈夫髽散帶垂也如虞與葬同三虞皆同至卒哭後卽服其故服故服成服之服也按此則自啟殯服免之後至此竝無變服而檀弓及喪服圖亦難爲據矣 倚杖乃入虞杖不入室也迎尸獻尸主潔而爲哀薦之事也 虞亦謂之祫事稱曰哀子哀孫 北面酳尸 主酳尸酢尸從吉禮也獻祝獻佐食時已升堂仍服杖也三獻之從祝告利成尸乃謖 起也 也改設饌於西北隅是陽厭也虞而埋重始立主也號主曰帝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同天神也虞主用桑練乃埋也 虞主本經無文今據公羊傳又衛次仲云凡主皆用栗又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此與時俗以白綾書姓氏者相似恐非三代之制 左氏傳謂祔

而作主與公羊不合杜氏因有卒哭除之之說尤屬臆論愚按本經止於士虞禮虞以下無文今取散見於傳記者裒集成文以補之於是卒哭卒無時之哭也未殯前既殯後未卒哭前無時之哭三至是始卒然猶朝夕各一哭薦用少牢謂之成事與虞同日而異祭也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特卒哭少牢雜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日也卒哭按先儒俱以三虞卒哭同爲一事但考疏云卒哭者虞畢後之祭名況其牢又別明與虞不同卒哭而諱生事畢而死事始也古者生不諱卒哭以前猶生事之至是於是受葛說同脫經帶於廟門疏云殯宮亦謂之廟始去麻也要經易葛乃諱絞帶易布爲婦不說帶惟變首絰男重首女重帶也受以疏屨受服之始婦人之飾也柱楣監柱施梁翦屏除戶旁草居廬之節不外納也沐浴櫛搔爬自飾之節也疏食水飲寢有席寢食之節也朝一哭夕一哭哭泣之節也

明日祔廟各以其班祭畢即還主於殯宮也此祔廟是奉主至廟祭告於祖父祭訖仍奉還寢與後世升祔之祔不同大夫祔於士士不祔於大夫爲士者祔之士賤也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不敢援尊也祔杖不升堂哀益衰敬彌多也虞祔而後退朋友之誼也十三月而小祥期乃練也練祭不旅酬喪事從畧也練而服縓冠縓緣正服仍不變也乃再作主用易功衰再受服也練衣黃裏縓緣正服仍不變也乃再作主用栗主埋桑主也栗主經有文壞廟易檐改塗將遷主於廟也遷而復反於寢必三年喪畢而後遷也虞之明日祔註云祔已主復於寢練而遷廟又穀梁傳作主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者此主壞廟疏云作主在十三月壞廟終入廟即易檐以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二說殊不同今按張子云祔與遷自是兩事祔者奉新死者之主而告以將遷於廟也既告則復新死者之主於寢而祖亦未遷比至於練乃遷其祖入他廟或夾室而遷新主於廟此與鄭註合又按程子云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正謂三年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至於祔廟須是三年終乃可祔也程子所謂祔乃後世升祔之祔非虞祔之祔也此與穀梁疏合其義尤長今未見其的然故兩存之二十

五月而大祥再期乃除服也男子除乎首女子除乎帶除服必先重也受服先其輕者除服先其重者朝服縞冠祥之祭服也素縞麻衣祥之正服也素屨散屨易疏屨也既祥復寢復於殯宮不再寢於中門外也斷杖棄之於隱無使褻也大祥之祭無無算爵猶不備禮也中間月禫二十七月也徙月樂二十八月也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月爲大祥其月即爲禫二十六月而樂作康成則以二十五月爲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樂作又王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爲禫則歲暮遭喪出入四年矣今按喪制皆以月計未聞以年數差別如王說則期喪不得踰年制服乎所謂期喪十五月而禫者又何解也循孝子之心自當從鄭禫而牀不在殯宮也禫而纖無所不佩也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故也元衣黃裳禫之祭服也朝服綅冠禫之正服也由是吉祭四時常祭則元端朝服也既吉祭然後元端而居也同月吉祭禫後同月後正當吉祭時即復寢內寢而從御也顧炎武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互言之也鄭註已明而孔氏乃以吉祭爲四時之祭謂禫後須時祭訖乃復寢非也禫即吉祭也豈有未復寢而先御婦人者乎今按王肅本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及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兩段康成本服問中月而禫而兼用檀弓徙月意初非臆說故本文俱從鄭孔而附載顧氏之說據檀弓徙月樂之說康成是也孔疏亦如此禫不當祭不値吉祭踰月祭乃復平常也春秋謂之吉禘爲其爲三年之祭也亦名祫祭爲其祫而祧主也於是遷主入廟定昭穆之班也括髮司馬氏書儀曰先用麻繩撮髻又以布爲頭纚之節凡三小斂也奉尸倚堂也大斂也爲母則免外此有括髮者則奔喪也聞喪而不得奔也除喪而歸之墓哭也皆爲父三日爲母一日其餘免以終事免藍田呂氏曰以約四垂短髮而露其髻冠而後加冠古者有罪免冠而缺頂獨存因謂之免以其與冕音相亂故改音問之節凡六眾子爲父小斂也嫡子爲母大斂也啟殯柩行虞與卒哭也外此有免者則諸侯弔在葬後也雖葬主人仍服免奔

喪爲母入門後也童子當室也五世正服也朋友在他邦也髽制同免但男女異名之節凡三小斂也啟殯也奔喪也無席之奠三餘閣也襲也小斂也尸前之奠四連上三者而益以大斂也無尸之奠六連上四者而益以祖奠遣奠也朝夕朔望薦新亦無尸也墓新成而有奠冢人爲尸則立尸之始也喪祭之尸別男女吉祭則不別也自虞而後不名奠而名祭漸自吉也爲君服斬衰義也父歿而後伸母之喪冢無二尊也父卒而爲祖服斬衰適也父卒祖卒而後爲祖母三年猶父歿而伸母喪也爲長子斬衰正體傳重也體而不正庶子爲後正而不體嫡孫爲後傳重非正體庶孫爲後正體非傳重嫡孫有廢疾不立皆不服斬也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於本宗降一等服者爲人後也十五月而禫期喪也天子諸侯絕旁期伯叔之類正期則不絕大夫降旁期尊同則不降也兄弟之子服期引而近也嫂叔之無服推而遠也姑姊妹之薄也彼益有厚之者也小功可以冠子取婦不廢人道也小功不稅同脫服也追曾子譏之則小功以上皆稅也喪無七月之服唯中殤然也長殤九月殤服無受葬未成人也三月之服無受葬卽除也庶子爲母爲妻皆葬而除者厭於尊也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朋友服麻哭寢門外爲同道也在他邦則袒免爲之主也久不葬而主喪者不除異常也報急也葬者報虞必三月而卒哭與常葬者同也輕者包重者特斬衰之喪旣卒哭而遭齊衰之喪也男子輕要得著齊衰之帶而兼包斬衰之帶婦人輕首得著齊衰首絰而兼包斬衰之絰故云輕者包重者特斬衰首絰婦人重要特髽斬衰要絰故云重者特麻葛重重麻重葛旣練而遭

大功之喪也臣有大喪不呼其門經也金革之事無辟權也禿不髽傴不袒跛不踊老病不止酒肉不刻生以附死人情之實天下之通義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七十七終

長沙王 賓
湘陰吳宗實 校

敘曰昏者周公制禮作樂詩爲樂章用諸宗廟朝廷達諸鄉黨邦國當時賢士大夫皆能通於詩教孔子以詩授羣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又曰不學詩無以言誠以詩教之入人者深而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卜子子夏親受業於孔子之門遂纂括詩人本志爲三百十一篇作序（史記云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此不數六笙詩也子夏作序時六笙詩尚存）數傳至六國時魯人毛公依序作傳其序意有不盡者傳乃補綴之而於詁訓特詳授趙人小毛公（毛公名亨作詩詁訓傳小毛公名萇爲河閒獻王博士漢書儒林傳不得其詳實）詩當秦燔錮禁之際猶有齊魯韓三家詩萌芽閒出三家多採祿說與儀禮論語孟子春秋內外傳論詩往往或不合三家雖自出於七十子之徒然而孔子既沒微言已絕大道多岐異端共作又或偪以諷動時君以正詩爲刺

詩違詩人之本志故齊魯韓可廢毛不可廢齊魯韓且不得與
毛抗衡況其下者乎漢興齊魯韓先立學官置博士而毛僅僻
在河閒平帝末得立學官遂遭新禍班孟堅說詩魯最爲近之
者素習見聞而云然也東京已降經術粵隆若鄭仲師賈景伯
許叔重馬季長稍稍治毛詩然在廷諸臣猶尚魯訓兼習韓故
鄭康成殿居漢季初從東郡張恭祖師張恭祖學韓詩後見毛詩義精
好爲作箋亦復閒礙魯詩并參己意固作箋之旨實不盡同毛
義及至魏晉鄭學既行雖以王子雍不好鄭氏力極申毛難鄭
究未得毛之精微唐貞觀中孔沖遠作正義傳箋俱疏於是毛
鄭兩家合爲一家之書矣兩漢信魯而齊亾魏晉用韓而魯亾
隋唐以迄趙宋稱鄭而韓亦亾近代說詩兼習毛鄭不分時代

毛在齊魯韓之前鄭後四百餘載不尚專脩毛自謂子夏所傳鄭則兼用韓魯不審鄭氏作箋
之旨而又苦毛義之簡澁猝不得其涯際漏辭偏解迄無鉅觀
二千年來毛雖存而若亾有固然已奐不揣檮昧沈研鑽極畢
生思慮會萃於茲竊以毛詩多記古文倍詳寿典或引申或假
脩或互訓或通釋或文生上下而無害或辭用順逆而不違要
明乎世次得失之迹而吟詠情性有以合乎詩人之本志故讀
詩不讀序無本之教也讀詩冀序而不讀傳失守之學也文簡
而義贍語正而道精洵乎爲小學之津梁羣書之鈐鍵也初放
爾雅編作義類凡聲音訓詁之用天地山川之大宮室衣服制
度之精鳥獸草木蟲魚之細分別部居各爲撰索久乃剗除條
例章句採成作疏攷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

三十卷此蓋以十五國風爲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爲七卷大
雅三十一篇爲三卷三卷合爲二十八卷而序別爲一
卷故爲二十九卷毛公作故訓傳時以周頌三十一篇爲三卷
而序分冠篇首故合爲三十卷今分作三十卷者仍毛詩舊也
古經傳本各自爲書自傳與箋合併而久失原書之舊今置箋
而疏傳者宗毛詩義也憶自髫飾聞脩趨承庭訓依奉茲規父諱
植與叔父樸季父格同產以樹德
勖子世稱丈芸先生母趙安人私淑先師之緒博訪通人之
語攄取先秦之舊說搴擇末漢之異言墨守之譏亦所不辭而
艱璞之譽庶幾免焉若夫作者之聖述者之明卓乎篇章粲然
大備欲達治亂之原以懷聖賢之致其將有竢於天下後世之
言詩者長洲舊籍隸崇明陳奐碩甫氏謹撰

條例十凡

凡寫字體恭遇

列聖廟諱恪遵

高宗純皇帝刊行　武英殿五經敬缺末筆恭遇

御名恪遵

聖諭上一字敬缺中點作旻下一字敬改中畫作寧

凡詩有四今以詩爲建首而以毛氏傳別之曰詩毛氏詁訓
傳詩是書之名毛氏爲作傳人姓別於齊魯韓三家

凡全書初從校宋小字本不減改字後獲見原宋本譌踳脫
落難於依據今其甚誤處或從善本訂正而宋本之舊誤仍
辨載於疏

凡傳文中羼入箋語及脫句脫字依據善本增補若傳文中衍句衍字及有疑義皆不加刪削唯表明於疏而已

凡經傳相行通用之字如關雎荏河之洲洲卽州之俗而仍用洲字不改不妨從俗也疏中則表明之如葛覃傳中貌字葉石林鈔本釋文皆從古文作皃今疏中從古作皃而傳仍作貌所引之書皃悉從本書故字體不能畫一此其大概也

凡齊魯韓三家與毛同字同義異字異義者廣採之其有不合者辨證之散見於六朝以後者則從略

凡後人所引傳文意有增益不足徵信者不載

凡援引古書從善本校本與今流俗本不同其注釋閒引用它說與原注亦不必盡同或箸明之不悉箸明也

凡傳注唯毛詩最爲近古義又簡括其訓詁與爾雅詳略異同相爲表裏至于一切禮數名物由漢而來無人稱引遂韜晦不彰故博引古書廣收前說講明而條貫始可以發數千年未明之義大抵用西漢前人之說而與東漢人說詩者不能苟同也

凡毛氏之學其源出於荀子而善承毛氏者唯鄭仲師許叔重兩家周禮注說文解字多所取說其餘先儒舊說不悉備載亦不復駁難有足以申明毛氏者鄭箋孔疏與近人說詩家亦皆取證

此疏之作始於嘉慶壬申從學段氏若膺先生於蘇郡白蓮

橋枝園親炙菌丈取益難數而成於道光庚子杭郡西湖水
北樓友人汪亞虞聳恩爲之亟虞名适孫遠孫之弟有振綺
堂藏書極富庚子四月六日開雕丁未八月七日雕成坿記
始末於此

詩毛氏傳疏目次

敘　凡例

國風

周南召南弟一册

邶鄘衞弟二册

王鄭齊魏唐弟三册

秦陳檜曹豳弟四册

小雅

鹿鳴南有嘉魚弟五册

鴻雁節南山弟六册

谷風甫田魚藻弟七册

大雅
文王生民弟八冊
蕩弟九冊
頌
周頌魯頌商頌弟十冊
坿
毛詩音　說　義類
鄭氏箋攷徵弟十一　十二冊
國風

長洲陳奐碩甫著

詩毛氏傳疏一

毛詩國風

周南關雎詁訓傳一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疏〕南南國也在江漢之域周雍州地名在岐山之陽譙周司馬貞說本大王所居共風雍東北故周城是也周公食采於周故曰周公當武王成王之世周公在王朝爲陝東之伯率東方諸矦攝政五年營治東都王城六年制作禮樂遂以文王受命以後與已陝內所采之詩編諸樂章屬歌於大師名之曰周南焉先師金壇段氏玉裁毛詩小箋云章句既移篇前則都數宜在此毛三十四章鄭始三十六章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疏〕今本分章作五章此云五章鄭所分故言毛公本意後放此是也小箋云各本章句在篇後孔穎達正義云定本章句在篇後然則孔本章句在前可知也杜甫以曲江三章章五句爲題書於前知唐本多如此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疏）總論全詩風小大雅頌皆以文王詩爲始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疏）總論二南文王受命爲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雖行王者之事猶循諸侯之職二南同風也是以關雎逑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

之義也〔疏〕總論關雎論語八佾篇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孔子論詩釋關雎之義而子夏作序之所本也毛公之學出自子夏故傳與序無不合釋文沈重云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然則毛詩眞得聖人之教者矣劉向列女傳仁智篇楊雄法言孝至篇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儒林傳序班固漢書杜欽傳范曄後漢書明帝紀皇后紀馮衍傳楊賜傳張衡傳所引皆申培魯詩又李賢注明帝紀馮衍傳引薛方丘韓詩章句竝以關雎爲刺詩然關雎三章周公已用合鄉樂作爲房中之樂箸於儀禮鄉飲酒燕等篇三家詩別有師承不若毛詩之得其正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傳〕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愼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傳〕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疏〕興也者詩託關

雎以爲興也序云詩有六義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周禮大師教六詩其次弟與詩序同鄭玄注云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鄭司農衆注云比者比方於物興者託事於物禮記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動於中而以言乎物則比矣而以言乎事則賦矣要迹其志之所自發情之不能已者皆出於興故孔子曰詩可以興凡託鳥獸草木以成言者皆興也賦顯而興隱比直而興曲傳言興凡百十有六篇而賦比不之及賦比易識耳余友長洲吳蔚汾說○關關和聲古讀如管如管叔墨子作關叔之比與和雙聲得義爾雅釋詁關關音聲和也此傳所本也顧野王玉篇關關和鳴也或爲喧丁度集韻喧喧和鳴也通作關許愼說文解字無喧字雎鳩王雎爾雅釋鳥文郭璞注云王雎雕類今江東呼之爲鶚昭十七年左傳雎鳩氏司馬也杜預注云王雎正義引陸機毛詩義疏云雎鳩大小如鴞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鶚而楊雄許愼皆曰白鷺似鷺尾上白案許說見說文而楊說未聞太平御覽羽族部十三引風土記說詩義者或說雎鳩爲白鷺白鷺鷗屬息於洲常雙不雙此又謂雎書故雎下引毛傳摯而有別與今本同定本作摯釋文摯本亦作鷙摯與鷙通摯有別者雌雄別居劉安淮南子泰族篇云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

雌雄之不棄居也王肅僞家語好生篇略同又列女傳仁智篇
雎鳩之鳥猶未嘗見棄居而匹處也三家說與毛傳言有別義
合洲當作州說文川部引詩作州徐鉉云今別作洲非是水中
可居者曰州爾雅釋水文郭璞道元水經河水注河水又南漢水
入焉水出汾陰縣南四十里西去河三里與郃陽瀙水夾河中
渚上又有一瀙水皆潛相通故呂忱曰爾雅異出同流爲瀙水
案瀙水郎洽水北而東郷大河其河渚疑即
河州故處余友嘉定朱右曾詩地理徵云文王后妃大姒郃陽
人也故詩人詠之以河州起興今陝西同州府郃陽縣東四十
里大河經流傳云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者即申釋閟
閟和聲云又不淫其色愼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者雎鳩宋
小字本作關雎岳本不誤此即申釋摯而有別所謂樂而不淫
也君子謂文王也言后妃之德必本諸文王也傳既釋字之訓
又釋經之義全詩傳例如此也然後可以風化天下以下又推
廣言之總括二南二十五篇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
基騶虞序云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則王道成此其義也韓嬰詩
外傳孔子與子夏論關雎天地之閒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
此矣韓外傳與毛義同○傳詁窈窕爲幽閒貌閒閑雅冥窈也幽深
也窕肆也窕閒也窈言婦容閒雅也古者女未嫁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
容婦功后妃父母家有如是也楊雄方言云美心爲窈美狀爲窕釋文引王肅述毛云善心曰
窈善容曰窕張揖廣雅窈窕好也又窈窕深也蕭統文選顏延

年秋胡詩李善注引韓詩章句窈窕貞專貌析言渾言義竝相
通淑善釋詁文君子偕老韓奕同說文傚善也聘禮傚獻古文
傚作淑古淑傚聲通公羊傳仇仇匹釋詁文孫炎本仇作逑
仇爲匹匹配也好匹猶嘉配耳大明傳文定厥祥言大姒之有
文德也即此云窈窕淑女也親迎于渭言賢聖之相配也即此
云君子好仇也焦延壽易林屢姁云雎鳩淑女賢聖配偶云言
后妃有關雎之德家上文關雎起興而言窈窕爲幽閒又爲貞
專皆其德之善言后妃有是德是謂之善女宜乎爲君子之好
配也序云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作關雎詩者在得
淑女以配君子也東門之池序思得賢女以配君子義竝同
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
雎爲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作乎天地則無以
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
致其貞淑不試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妒私之意不形乎
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
也案匡學轅固齊詩亦與毛詩合列女傳母儀篇引詩作逑讀
如左傳怨耦曰逑而釋之云作篾云后妃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鄭玄
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謬木篾后妃能和
諧衆妾不嫉妒其容貌鄭亦以淑女指后妃唯以好仇爲和好
義謂后妃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失傳篾

之情矣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傳荇接余也流求也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傳寤覺寐寢也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傳服思之也悠思也疏參差說文木部引詩作槮差爾雅釋草荇接余其葉荇文作荇本亦作荇說文作荇接說文作蒮顏之推家訓書證篇荇先儒解釋皆云水草圓葉細莖隨水淺深今是水悉有之黃華俗謂鳧葵亦呼水葵齊民要術卷九引義疏云接余其菜白莖紫赤正圓徑寸餘汙杜水上根在水底莖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以苦酒浸之爲菹脆美可案酒其華蒲黃色古流求同部流本不訓求而詁訓云爾者流讀與求同其字作流其意爲求此古人假借之法也凡依聲託訓者例此爾雅釋言流求也釋詁流擇也郭注云見詩是三家詩或用釋詁文訓流爲擇與下章采之芼之一例作解毛用釋言文求之即緣下文寤寐求之立訓云后妃有關雎之德亦家上章興義爲說言后妃之義召南采蘋助祭則知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所以釋經言荇菜不求備物此王后共荇菜備庶物也○寤猶晤訓覺寐猶昧

訓寢求求此善女也箋謂求三夫人九嬪以下賢女與傳義異也服思疊韻傳以思之釋經之服寤寐思之猶云寤寐求之也則經中思字爲助詞無實義漢廣文王傳皆云思詞也思爲句首句末之詞又爲句中之詞悠思釋詁文重言曰悠悠爾雅釋訓悠悠思也釋文輾本亦作展字林古作展必矣說文展轉也今隸變作展廣雅展轉反側也何人斯箋反側展轉也展與轉同義展轉又與反側同義重言之者思之甚至不安斯寢此所謂哀而不傷也正義引王肅云哀窈窕之不得思賢才之良質無傷善之心焉若荀慕其色則善心傷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傳宜以琴瑟友樂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傳芼擇也窈窕淑女鍾鼓樂之傳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疏傳采取也傳例有不限於首見也經言采取也傳云友樂之者兼釋下鍾鼓樂之句友之友讀如相親有之有樂之有樂之讀如喜樂之樂於琴瑟言友於鍾鼓言樂互詞○芼者得之之說文云現擇也讀若苗禮記少儀篇爲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呂覽愼人篇顏回擇菜於外皆與傳擇字同義擇者去其根莖也爾雅芼搴也擇搴義相近鍾當作鐘今經典通作鍾傳云鍾鼓之樂者此樂讀爲禮樂之樂鍾鼓爲樂則上文琴瑟亦

爲樂琴瑟常御鍾鼓非恆設故傳以有鍾鼓爲德盛實亦互詞也凡樂琴瑟在堂下關雎爲房中之歌則燕樂有鍾鼓○案宜以琴瑟友樂之釋琴瑟友之句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釋鍾鼓樂之句葢漢初經與傳本各自爲書傳箋不分久相襍廁複經之句苺任意刪去有在本句下者其文易明有不在本句下者其理難曉易明者仍之而不補難曉者隨文移改令詩節次昭然共喻學者知此非毛氏之舊而已全詩放此

葛覃三章章六句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濯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 句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傳〉興也覃延也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莫莫茂盛貌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傳〉黃鳥搏黍也灌木藂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疏〉案此興義與鴛鴦同婦人之衣不一端而舉葛以言興者廣其義也此言近而指遠也生民傳覃長也延長義相近葛所以爲絺綌采葛同說文葛絺綌艸也傳云女功之事煩辱者撥下章是刈濩爲絺綌之事煩辱勞苦之意施移雙聲移亦延也陸璣言廣韻移延也中谷谷中此倒句法中谷有蓷同凡詁訓中多用此例萋萋茂盛貌葉林宗鈔本釋文作皃此可見傳中貌字古本皆作皃字文選潘岳藉田賦注引韓詩章句亦云萋萋盛也葛長谷中萋萋日茂盛后妃之在父母家猶如是也○詩黃鳥五見此傳云黃鳥搏黍也小雅黃鳥傳黃鳥宜集木啄粟者黃鳥啄粟故一名搏黍秦風交交黃鳥傳交交小皃黃鳥爲小鳥與七月傳倉庚離黃不同物則知自來說黃鳥者皆不得其實方言鸝黃自關而東謂之倉庚自關而西謂之鸝黃或謂之黃鳥或謂之楚雀是楊採關西方語倉庚已冒黃鳥之名初不以爲卽詩之黃鳥高誘注淮南子時則篇云倉庚爾雅曰商庚黎黃楚雀也齊人謂之搏黍秦人謂之黃流離幽冀謂之黃鳥是高說倉庚卽黃鳥而又冒以搏黍之名呂覽仲春紀倉庚鳴注同而幷引詩云黃鳥于飛集于灌木于是黃鳥之爲倉庚誤始於楊雄之方言而實成其說於高誘之呂覽注也不知爾雅倉庚商庚鵹黃楚雀皇黃鳥說者亦不指謂詩之黃鳥而郭璞注云俗呼黃離留亦名搏黍郭既

以詩爾雅黃鳥爲一而亦誤以倉庚爲一陸機義疏云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雚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鶩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孔仲達作正義據義疏爲說而黃鳥倉庚合爲一物其承譌久矣余友涇胡承珙毛詩後箋亦以詩之黃鳥卽今之黃雀段氏更引戰國策倪啄白粒仰棲茂樹尤與詩辭義合搏音博○鵠羽傳云集止也灌木栩棘之類傳蔡木釋木釋文正義本及宋本作蔡木釋文及家訓皆作叢木宋本作蔡木釋文所謂俗作也釋文一本作最木小箋作冣云冣取積也從一從取最木小才句反案爾雅釋木木族生爲樛又樛木叢木樛或作灌皇矣傳云灌木叢生卽釋木木族生爲樛又樛木之樛木樛木叢木叢族冣三字訓同毛傳不必盡同爾雅也夏小正傳灌也者聚生者也冣聚聲義皆同爾雅和也偕與諧同重言曰偕偕云和聲之遠聞也案葛覃一興也黃鳥又一興也詩本葛以爲言已有遠聲聞也者言后妃之德和諧枉父母家故下章又以葛起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傳莫莫成就之貌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傳濩煮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古者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疏傳云莫莫成就之皃釋文無之字箋云成就者其可采用之時成就緣下文以立訓旱鹿傳韓詩云刈取也濩煮之也爾雅釋訓文釋文引韓詩濩淪也淪煮物曰淪虔通俗文云以湯煮物曰淪說文絺細葛也綌麤葛也或作郤精與細同是女功之所有事者也厭釋文作猒古猒足猒猒憩皆作猒今字通作厭說文支部引詩服之無斁釋詁文彼斁作射音義同射古斁射聲通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所謂志在於女功之事也服之無斁所謂躬儉節用也古者王后織玄紞以下皆國語魯語文魯語公父文伯之母陳先王古訓以自言其效績而無有怠惰皆以盡婦道也傳引之者蓋因治葛爲女功之事故推類及之謂后妃之在父母家躬親煩辱爲化天下以婦道之本下章傳釋嫁時私衣爲燕服而又推類以及婦人之有副褘盛飾者亦此意也○魯語織玄紞上有親字韋昭注云紞所以縣瑱當耳者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追衡笄衡維持冠者春秋傳曰衡紞紘綖玄謂唯祭服有衡縣瑱鄭注衡下笄字據君子偕老正義補說文紞冕冠塞耳者是紞爲縣瑱之組韋從古說也箸箴云以素爲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爲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青紞之青黃紞

之黃據鄭言人君五色則天子紱亦五色或單舉玄以該它色耳○魯語紱韎上有加之以三字韋注云既織紱又加之以紱韎也冕曰紱紱纓之無綬者也從下而上不結弁師玉笄朱紱鄭注云朱紱以朱組爲紱也紱一條屬兩端於武又鄭玄注禮記禮器篇云朱紱天子冕之紱也諸侯靑組紱大夫士當繅組紱纊過案冠無笄有纓冕弁有笄有紱笄貫於武笄首又有紐纓以二組屬於武而結於頤下垂綏爲飾紱則一組以組之兩端上屬於武上小鼻卽笄所貫之紐垂組爲飾鄭注玉藻篇云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說文紱冠卷也冠弁冕之總名也然則冕弁有紱矣韎當作延說文無韎字歙金榜禮箋云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棄輿服從歐陽氏說所本也鄭君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公諸侯及卿大夫皆有前無後榜按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禮子張問入官篇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禮緯旒垂目纊塞耳玉者示不聽讒不視非也則大小夏侯氏說所本也鄭君釋周官禮記用歐陽氏說楊閩之師曰前旒義取蔽明則無後旒可知記言十二旒未嘗謂前後皆有也玉藻所云前後邃延言不據延之垂者言斯言可正諸儒相傳之誤古冕旒之制當從大小夏侯氏說與案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皆玄冕者五冕皆玄衣而冕也說詳九冕篇朱裏延紐者冕以版爲之裏謂版下延謂覆版之弁紐謂武上之笄結三者皆朱自讀者誤以皆玄冕朱裏連文正義遂有玄表纁裏之說此非也正義又引孔安國論語注言績麻誤所云麻冕者麻謂麻之制延亦織成之組爲之○魯語大帶上有爲字韋注云大帶繒帶也與化任大傝弁服釋例云玉藻大夫素帶繒帶士帶也故士冠禮士喪禮陳士帶皆曰繒帶卿之內子所爲之帶當素帶辟以玄諸侯大夫素帶士繒帶觿及佩玉之屬大帶則束衣垂紳鄭注玉藻云大夫裨經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禮記孔穎達疏引熊安生云近人爲內遠人爲外詩正義從鄭說韋注云祭服玄衣纁裳案韋注與七月傳同禮器士玄衣纁裳此士統大夫言大夫祭服玄冕玄衣而冕亦纁裳士無冕唯爵弁爲異耳正義謂大夫祭玄冕受之於君妻所成者自祭之朝服則以祭服朝服合爲一以三字韋注云既成祭士助祭之服爵弁亦玄衣纁裳士之妻既織此爵弁服而又加之以朝服也弁服釋例云蓋列服祭服又加之以朝服加之二字冢上成祭服爲文謂士妻不僅如大夫命婦成祭服而已是祭服朝服二文對舉顯爲二服葛覃疏誤案天子朝服皮弁諸侯朝服玄冠君與臣同色也韋注云庶士下

士也庶士對上文列士者略也祭法適士二廟立一祢此適士爲上士一句遂謂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正義援彼鄭注以剝葦注亦誤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傳〉言我也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婦人謂嫁曰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傳〉汙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害澣害否歸寧父母〈傳〉害何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疏〉言我爾雅釋詁文我后妃自我也師之師在公宮宗室不隨行〈傳〉婦人謂嫁曰歸釋文一本無曰婦及傅婦同處是也禮記昏義篇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周禮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此傳所本也又昏義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儀禮士昏禮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亦傳所謂尊敬師傅之義傳引之以明女師有嫁前之教教成而設祭則采蘋傳所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也班固白虎通義嫁娶篇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詩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禮昏經曰教于公宮三月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無親者各教於宗廟宗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女大夫士之妻老無子者而明於婦道又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班從魯詩與毛詩同婦人謂嫁曰歸釋文一本無曰字正義云定本歸上無曰字案有曰字是也江有汜齊南山箋及公羊傳穀梁傳杜預注左傳皆有曰可證詩疊用言而義別言歸之言與言告之言不同義言告我告也言歸曰歸也此篇及黃鳥我行其野有駜皆作言歸齊南山東山采薇皆作曰歸泰苗作云歸言曰云三全詩言字有在句首者有在句中者爲語助若柏舟靜言思之之類是也言皆不作我解唯此詩之言告泉水爲我者當是相傳詁訓如此鄭箋則詩中言字多訓我而於泉水形弓文王言字不訓我顯易傳訓○芣苢傳云薄詞也汙訓煩煩亦汙垢也內則衣裳垢和灰請澣何休注莊三十一年公羊傳云無垢加功曰澣去垢曰浣齊人語也說文澣濯衣垢也从水翰聲或作浣案今字作澣汙與澣正相反私與衣又相連

上句言汙下句言瀦上句言私下句言衣皆互詞耳私燕服謂燕居之服也有私服必有公服下文害否爲不瀦之公服故傳又言婦人副褘盛飾以推廣及之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是褘衣王后六服之一也諸侯夫人亦服褘衣君子偕老傳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婦人兼后夫人言禮記檀弓下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此盛飾見舅姑也明堂位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又祭統夫人副褘立于東房此盛飾見宗廟也伏勝書大傳云占者后夫人將侍于君此君前息燭後舉燭至于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于君此盛飾見君子也今絺繹傳意當就嫁者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三月廟見而后成昏之禮言之云其餘則私者謂事舅姑見宗廟見君子其餘事則服燕服也正義依鄭注內司服弼解褘衣見宗廟事舅姑亦服之又推衍展衣褖衣爲見君子盛服誤以傳中餘字爲衣之餘恐未是傳釋害爲何矣曷者本字害者假借字小箋云害曷聲同故曷謂之何害亦謂之何矣曷害云害本不訓何而曰何也則可以知害爲曷之假借也此一例也若假于爲扞直云干扞也假輔爲朝直指假借之例也若毛傳言假借不外此二例說文云否不也云私服宏滌公服宏否者私服即燕服對上衣而言中衣以至袒褻皆私服也公服謂褘衣以下至褖衣○寧安釋詩文寧字皆寧也寧又爲語詞與胡字同義胡安皆何也傳文父

母在則有時歸寧耳此九字是箋語竄入傳文耳箋云言常自絜清以事君子但解害瀦害否句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正解歸寧父母句序箋云可以歸寧以歸寧父母言嫁而得志猶不忘孝序也又伏后議若后適離宮及寧實與左傳歸寧同義則此云父母在有時歸寧箋語非傳語甚顯白也箋解經歸字爲歸嫁之歸而以寧字連上讀與傳釋經歸字爲歸宗之歸以寧字連下讀者不同序云則可以歸歸即言告言歸序又云安父母既釋歸爲嫁則此句弟訓寧爲安歸寧父母毛公本序作傳改上文所謂無父母詒罹也後箋云憂故美歸寧之志一許不改益所以長貞絜而寧父母也案此正足以發明序傳之義草蟲箋云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故心衝衝然又云始者憂於不當今君子待已以禮庶自此可以見使大夫寧有寧父母禮無歸寧父母禮左傳歸寧春秋時制文王初年不當有此且此篇三章皆言后妃在父母家事雖未嫁耳若作歸寧連文解大失經恉說文晏安也詩曰以晏父母許引三家詩與毛詩文異而義實同

卷耳四章章四句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疏）小箋云玩又當二字可知古各序合爲一篇故家上而言各言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傳）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傳）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以周之列位（疏）正義云不云興也而云憂者之興言興取其憂而已不取其采采也勤事采采而取憂爲興故特言憂者其憂之極案興有即事以言興者葛覃是也興有離事以言興者卷耳是也它放此○古各之也者言勤事采之而不已也采苢傳采采非一詞也鄭志答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采苢亦然雖說異義則同卷耳苓耳爾雅釋草文郭注引廣雅云枲耳也亦云胡枲江東呼爲常枲或曰苓耳形如鼠耳叢生如盤正義引義疏云菜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羹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璫今或謂之耳璫幽州人謂之爵耳說文務卷耳王逸注離騷施枲耳皆異名也傳云頃筐畚屬所以盛糧頃筐口不能平執處淺而向揚處淺其盛糧之畚相似歟七月詩亦言頃筐故傳又申之云易盈之器也釋文引韓詩頃筐爲淺筐則頃筐爲淺筐故傳又申之云易盈之器也釋文頃筐敧與頃義相近盈滿也荀子解蔽篇釋詩云頃筐易滿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毛傳正本荀子陸德明釋文序錄云荀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徐堅初學記云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故詁訓傳多用其師說淮南子俶眞篇今贈繳機而在上兩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此陳古刺今或本三家詩○懷思釋詁文野有死麕齊南山四牡常棣同寘置伐檀生民寘之鼓反寘大千反分爲二字二音非也今唯東山釋文作寘大千反從宂下眞不誤行列雙聲作訓襄十五年左傳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衞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毛傳以懷人爲思君子求賢審官也釋文序錄云左丘明作傳趙人虞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毛爲荀弟子故作詁訓傳多與左氏傳說詩同是亦用其師說也檜樸序云文王能官人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傳）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病也

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傳〉姑且也人君黃金罍永長也〈疏〉陟升釋詁文此及載馳文王傳竝訓陟爲升詩作升不作登也箋公劉陟升而車舉皇矣陟登則升與登通用矣十月之交傳山頂曰冢卒者崔嵬谷風傳石崔嵬高而不平也又皇部陴隗高也陴隗與崔嵬同劉熙釋名云土戴石曰崔嵬因形名之也皆謂土山戴石也爾雅石戴土謂之崔嵬毛傳與爾雅正相反或所見本與今異正義以爲傳轉寫之誤非是隰當作濕馬病小雅采薇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此詩所言正是其事蓋文王大夫或有陟險馬病之憂及其使歸知臣下之勤勞也○姑者詞之且也山有扶蘇傳且詞也方言盬且也廣雅亭且也姑盬亭皆古聲故皆爲且說文久部引詩作厎箋言且者君賞功臣或多於此鄭依厎作訓本三家詩也正義云異義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尊以金飾口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曰蓋刻爲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罍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案許慎五經異義從毛詩說說文木部儡巵也罍或从缶說文與異義同

正義引阮諶禮圖亦云刻木爲之則罍木質畫以雲雷而加飾以爲等差人君黃金罍黃金其飾也正義引韓詩說士以梓上無飾洞釋文引韓詩說天子韓亦爲木質而加飾矣異義不從韓詩說天子以玉者毛詩說人君統天子諸侯言天子亦六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鄭注云昨讀爲酢字之誤也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敵也案此雖宗廟之罍而人君饗燕使臣常設此器故云酌彼金罍也維發聲文選楊雄羽獵賦注及阮籍詠懷詩注引韓詩章句惟爾也維與惟通凡全詩多用維字爲發聲者放此永長釋詁文漢費常棣文王公劉竝同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傳〉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傳〉兕觥角爵也傷思也〈疏〉爾雅釋山山脊岡傳所曰岡傳文玄馬病則黃五字當作馬病則玄黃與四牡傳馬勞則喘息句法相同今本誤也上章傳云馬病則玄黃與四牡傳馬勞亦云山脊明也聽隸之不能分釋耳爾雅釋詁痛瘉聽隸也正釋此詩瘉聽傳於痛瘉聽隸皆用雅訓不應於玄黃更作玄馬病黃解與雅訓非戾凡傳言黃馬黑喙曰騧黃白曰皇黃騂曰黃黃白襗

毛曰駉赤黃曰騂黃本馬之正色黃而玄爲馬之病色若以玄爲馬色而黃爲馬病則不通矣易林乾師震竝云玄黃虺隤行者勞罷役夫憔悴踰時不歸文選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云中路遘絕無執故轍登高岡脩坂造雲日我馬玄以黃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古皆玄黃連讀不謂玄馬病黃足證今本毛傳之誤○釋文觶字又作觛今詩皆作觛周禮作觶觶亦爵也以兕角爲之故云兕觥角爵也正義云異義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少也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能自節爲人所訟訟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餉敬於客之禮故酌此大爵也箋用然者明非所以飽不得名觴毛詩說觥大七升謹案觥罰有過廓而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一飲而盡七升爲過多禮圖無兕者用木也案禮圖觥大七升同云刻木爲之形似兕角爲之先師說角爵也從角象形觶觶故謂之觶俗作觛說文觶觛也一曰鄉飲酒角可以飲者也从角單聲其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傳〉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之葛藟茂盛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傳〉履祿綏安也〈疏〉傳釋南爲南土與南國異南國在江漢荆州猶不及楊州南土則近在岐周之地也周南十一篇皆文王岐周之詩漢廣汝墳及於南國矣麟止以應關雎此樛木及螽斯桃夭兔罝芣苢皆詠后妃以坿於關雎葛覃卷耳三詩之後則亦岐周也木下曲曰樛謂木之下曲者爲樛也爾雅下句曰枓下曲卽下句樛枓聲義相通釋文云馬融韓詩本並作枓枓益馬治毛詩其所據作枓枓木與韓詩同藟葛屬釋文引義疏云藟葉似艾白色其子赤可食易困上六困于葛藟釋文引義疏云藟一名巨荒似蘡薁連蔓而生幽州人謂之薅藘云南土之葛藟茂盛者茂盛釋艸嚴字南有嘉魚傳蘡薁也盛之意二章芣苢傳藘俗字曼緣也皆茂盛之意二章荒奄三章縈旋義同案樛木下曲而垂葛藟得而上曼之喻后妃能下逮其眾妾得以親坿焉傳於首章言興以起下章也全詩放此○只詞也南山有臺采叔皆作只樂只君子猶云展矣君子允矣君子也凡只或在句中或在句末皆爲語詞君子謂文王也言后妃有不嫉妒之德可以樂此文王也履祿爾雅釋言文福履綏之猶鴛鴦云福祿綏之耳爾雅釋詁履福也祿亦福也綏安也履祿傳亦云綏安也綏從安聲安爲綏故綏亦爲安鄭玄注儀禮士相見禮古文安爲綏此綏安聲

蘦飛也玉篇猋蟲飛也蘦羣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繩繩兮〈傳〉詵詵眾多也〈疏〉傳釋詵詵爲眾多之詞也螽斯一名蚣蝑一名蠜蝑一名蜤蝑一名螽蟴一名蠜蝑一名蠜蝑一名蠜蝑

至三十二十謂之及時踰三十謂之鰥民不失正時國無鰥民書大傳云舜年三十不娶稱鰥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傳〕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傳〕之子嫁子也于往也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疏〕興者三章皆言桃夭夭以喻女子之少壯其華喻色實喻德葉喻形體又分屬三章則桃不專指華矣〔傳〕云桃有華之盛者此釋首章撰下灼灼其華句正義云桃少故華盛以喻女少而色盛是也云夭夭其少壯也者謂桃不謂華也說文枖枖小箋云夭夭卽枖枖之假借也豈風棘心夭夭傳夭夭盛兒字亦作媄媄廣雅媄媄茂也少壯與茂盛同義說文媄女子笑兒引詩作媄媄此三家義云灼灼華之盛也者小箋云灼灼卽焯焯之假借也焯明也案說文引周書焯見三有俊心今立政篇作灼灼之灼因之凡色之光華明盛者皆曰灼明也玉篇灼灼華盛兒盛與明同義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之猶是也之子爲嫁子傳隨文訓也于讀爲於采蘋燕燕傳皆云于於也於者自此之彼之詞自此之彼謂之於又謂之往則於與往同義亦于與往同義矣故于歸爲往歸也漢廣鵲巢燕燕東山篇竝同雨無正維曰于往也二傳訓同葛覃傳婦人謂嫁曰歸云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傳兼上句爲釋無踰時言無踰少壯之時無踰時而宜有室家嫁子往歸不逮仲春媒氏會之也周禮媒氏有司會無夫家之禮詳見標有梅篇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傳〕蕡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之子于歸宜其家室〔傳〕家室猶室家也〔疏〕說文舤枲實也字或作蘩爾雅作麖周禮作蕡枲實爲蕡因之爲凡華結實之稱有蕡其實言桃之實猶實之爲言猶實也凡艸木果曰實傳云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者此承上章華色又以明桃實興婦德也○云家室猶室家也者與上章同義謂宜其有家室也孟子滕文公篇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桓十八年左傳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此家室互言也渾言之屋其內謂之家說文家尻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傳〕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傳〕一家之人盡以爲宜〔疏〕蓁聲同臻故云蓁蓁至盛兒廣雅蓁蓁茂也字亦通作溱無羊傳溱溱衆也王應麟詩考載杜佑通典禮十九引詩作其葉溱溱傳云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者承

上二章而又明此言桃葉之至盛以興女子之形體也形體猶言婦容也葛覃傳云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云一家之人盡以爲宜者以釋經之例傳不與上二章同訓也凡詩三章有末章與上二章辭異者若汝墳采蘋北風新臺蝃蝀大車淸人風雨子衿東方未明甫田盧令敝笱盧揚之水揚羽匪風庭燎沔水祈父我行其野谷風魚藻菀柳漸漸之石此文之變也又有末章與上二章辭同而意異者若此篇之宜其家人螽斯之揖揖鵲巢之成羔羊之縫考槃之淫兔爰之庸毛公作傳循辭之變章同訓箋不然矣此篇上二章就嫁時言末章就已嫁時言禮記大學篇引末章而釋之云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正所謂家齊盡宜之道也傳意實本大學爲說

兔罝三章章四句

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疏）卷耳之應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傳）肅肅敬也兔罝兔罟也丁丁椓杙聲也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傳）赳赳武貌干扞也（疏）肅肅敬爾雅釋訓文思齊同敬者言兔罝之人賢其持事猶不忘其敬列女傳賢明篇夫安貧賤而不怠於道也易林坤云兔罝之容不失其恭竝與毛訓同釋器兔罟謂之罝傳所本也釋文云椓擊也丁丁爲椓聲傳云椓杙聲者家兔罝作遮取兔也說文椓擊也丁丁爲椓杙聲傳云椓杙聲者家兔罝作訓也釋宮檖謂之杙郭注云檖也又謂之招孟子盡心篇又從而招之趙岐注云招罥也亦謂之虢莊子外物篇虢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虢釋文云虢兔罥也周禮冥氏注弧張羅罕之屬所以罥絹禽獸翼氏注置其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來下則掎其腳案絹與罥同凡網取禽獸必築糜於地而以捕器網之罝兔亦如是也椓杙今俗謂之打糜杙者弋之俗丁古打字○赳赳武釋訓文說文赳輕勁有才力也从走丩聲讀若鐫酌傳云蹻蹻武夫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左傳此公侯扞城干古文假僑字毛傳干訓扞義本爾雅其實釋詩干城即扞城其民也呂覽報更篇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況德萬人乎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引詩證文王之能用賢公侯謂文王也高誘注云言其賢可爲公侯扞難其城藩也墨子尚賢上篇文王舉閎夭泰顚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而士服據此則兔罝之

武夫指閎夭泰顚其人也書大傳稱閎夭兔文王臚里之害爲胥附先後奔走禦侮四臣之一鄭箋亦云此兔罝之人賢者也有武力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折衝禦難於未然此或出於三家詩臣折衝禦侮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傳逵九達之道赳赳武夫公侯好仇疏施讀如施罟濊濊之施爾雅釋宮云九達謂之逵傳所本也文選顏延之皇太子釋奠詩注引韓詩施于中逵薛君章句云中逵中九交之道也說文九部馗九達道也似龜背故謂之馗或作逵是馗逵同字而九達九交同義也杜預注左傳以爲逵道九軌劉炫規之逵爲九道交出案劉說是也逵謂野涂也考工記國中經涂九軌野涂五軌杜謂逵當九軌直以野涂而容國中涂矣釋文乃引杜解爲說○仇匹也義見關雎傳例不煩更見也公侯好匹言武夫能爲公侯之好匹匹當讀如匹配之匹假樂箋云循用羣臣之賢者其行能匹耦己之心昭三十二年左傳史墨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晉語國人誦之曰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劣鎮撫國家爲王扈衛王室也韓奕箋云言重耳當伯諸侯爲王妃耦漢書董仲舒傳贊伊呂乃聖人之耦文選楊雄甘泉賦揆遠索偶皋伊之徒冠倫魁能竝與詩仇字義同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傳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疏正月瞻彼中林傳亦云中林林中也駉傳云野外曰林徐幹中論法象篇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故君子敬孤獨而愼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傳云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者以釋公侯腹心句左傳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杜注云舉詩之正以駮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爲扞城內制其腹心左傳言制毛傳本之以益其義云制斷者謂制斷其貪冒侵欲也公侯腹心謂武夫能爲公侯制斷其腹心則公侯于城亦謂武夫能爲公侯扞城其民矣皆就賢者一邊說桓寬鹽鐵論備胡篇賢良曰匈奴如中國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兔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此言小人用事上不能制君腹心下不能爲民干城適見刺於兔罝耳桓釋詩正與毛訓合首章言禦侮二三章不言禦侮也箋俱依禦侮爲說

芣苢三章章四句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疏〕列女傳貞順篇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又選劉峻辯命論注引韓詩芣苢傷夫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己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案三家與毛異然亦被文王后妃之化故婦人能守一不去盡其情一心乎君子者也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傳〕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舄車前也宜懷任焉薄辭也采取也采采非一辭當作詞小箋云謂非一采而已之詞韓詩章句亦云采采而不已也芣苢馬舄車前雨雅釋草文郭注云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正義引義疏云馬舄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鬻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產難說文芣苢一名馬舄其實加李令人宜子周書所說段注引黃公紹韻會載說文李作麥案唐慎微證類本草蘇頌圖經云車前實如葶藶亦黑色據蘇說則芣苢之實如麥不

如李一本作其實如李故辭之者遂誤以芣苢爲木不爲草陶宏景本草注云韓詩言芣苢是木俚李會其實宜子孫然韓詩不言芣苢是木陶未知何據也又案釋文引韓詩直曰車前舄芣苢文選注引章句芣苢澤瀉也韓以芣苢車前爲別物又以澤瀉爲同物皆與爾雅毛傳不合傳云宜懷任焉者此即周書令人宜子之說也任古妊字今逸周書王會篇作榗苡即芣苢○薄辭小箋云辭當作詞說文作詞說文作詞辭辭說也凡形容及語助發聲作詞如芣苢之薄漢廣之思莫嶽之止大叔于田之忌是也薄見葛覃矣於此始爲傳者漢人傳注不限於首見也後漢書李固傳注引韓詩章句薄辭也辭亦當作詞今字通作辭谷風薄送出車六月薄伐車攻薄狩泮水薄采薄皆詞也此篇及采蘩柏舟出車采芑綠時邁有客駉皆曰薄言言亦詞也載馳不爲言字作傳駉不爲薄言作傳余友高鄒王引之經傳釋詞云薄言皆語詞是也箋薄言爲我薄失之矣采訓取者傳爲采字通訓采從爪取從又爪又皆手也廣雅釋詁采取也○傳云有藏之也者藏之謂收藏之也廣雅有取也高鄒王念孫疏證云詩之用詞不嫌於複有亦取也首章泛言取之次則言其取之之事卒乃言既取而盛之以歸耳若首章既言藏之而次章復言掇之捋之則非其次矣奠謂訓有爲取或本三家詩義毛意則以首章泛言取藏下二章乃分承之耳掇之捋之即承首章采之而言祜之襭之即承首章有之而言藏古作臧

采采茉苢薄言掇之 傳掇拾也 疏說文拾掇也掇拾取也廣雅掇取也義竝同○廣韻六術守持取今苻禾是也捋與守聲義俱近後箋云傳捋取也三字連讀非訓捋爲取猶言捋掇是拾其子之既落者捋取之也傳文簡省耳掇是拾其子之未落者

采采茉苢薄言袺之 傳袺執衽也 疏爾雅釋器執衽謂之袺此傳所本也禮記深衣續衽鉤邊鄭注云續猶屬也衽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若今曲裾也婺源江永深衣考云續衽謂裳之左旁之右旁別用一幅布綴於右後衽之上使鉤而前漢時謂之曲裾可以掩裳際也古者布幅闊二尺二寸深衣裳用布六幅裁爲十二幅其當裳之前襟後裾正處者以布二幅正裁爲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去一寸爲縫一寸上下皆正得九寸八幅七尺二寸其在上者既足要中之數矣下齊當倍於要又以布一幅上下皆正得九寸八幅七尺二寸其在上者既足要中之數尺各去一寸爲縫狹頭成角者向上頭一尺八寸皆以成角寬頭二寸寬頭一尺八寸者向下則四幅下廣亦得七尺二寸合於齊得以廣一尺八寸者向下則四幅下廣亦得七尺二寸合於齊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別名爲衽所謂衽當旁是也玉藻衽當旁鄭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深衣考云衽有二朝服祭服喪服皆用帷裳前三幅後四幅裳際不連有衽掩之用布交解寬頭在上合縫之狹頭在下如燕尾之形即喪服篇衽二尺有五寸是也此衽之殺而下者也深衣之衽當裳旁亦交解而以狹頭向上寬頭向下此衽之殺而上者也衽屬於衣則垂而放之謂朝祭喪服之衽屬於裳則縫之以合前後即此深衣之衽也其縫之以合前後者唯左旁爲然若右旁則不能縫合別有鉤邊鄭亦略言之耳案婦人衣與裳不殊當如男子深衣則衽乃屬於裳執衽掇衽是即當裳旁衣而下無衽余友績溪胡培翬云謂無二尺五寸之衽非謂無裳旁之衽是也○穎掇衽謂之襭傳所本也郭注云掇衣上衽於帶李注同說文衣部云以衣衽掇物謂之襭取也爾雅曰跋謂之擷掇跋義相近掇猶插也許云掇物即是掇物於帶中衽者手持衽以盛物襭者插衽於帶以納物非衽但手執衽而襭乃納物於衽也

漢廣三章章八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疏南國即江漢之域禹貢荆州江漢合流在今湖北武昌漢陽兩府之間文

王時爲荆楚地漢入於江而詩人又以漢廣命篇則序所云江漢之域在漢南江北非必江漢合流處水經江水注云韓嬰敘傳南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閒今河南南陽府漢之南北而南也蓋文王治岐周之西南荆在岐周之東南準視天下則荆梁皆西也文王所主長之國紂命文王典治南國在西諸侯其東諸侯非文王荆梁不及揚徐也逸周書大匡云周王宅程三年三州之侯咸率三州者雍荆梁也迨越黎而後東諸侯畔殷程典云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六州者雍荆梁及徐豫揚也徐豫揚皆東諸侯叛殷之國文王率焉以朝聘乎紂此三分天下有其二也其實文王所屬止有禹貢雍梁荆三州之地東不過漢廣汝墳西不踰江沱而文王之化其所被於東南者尤多故序二南以江漢之域爲南國在西南者別之爲召南之國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傳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漢上游女無求思者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傳潛行爲泳永長方泭也

疏爾雅釋木何如羽喬上句曰喬如椓曰喬槐棘醜喬小枝上繚爲喬五者義相近傳云上竦即本爾雅之上句曲也上竦者其上曲其下少枝葉高注淮南原道云喬木上竦少陰之木是也休思各本作休息釋文本或作休思今訂正瞻卬傳云休息也思訓辭辭當作詞休思求思泳思方思皆詞也傳爲全詩思字句末語助之發凡也思又爲句首語詞義見文王篇傳傳云漢上游女無求思者無求釋經之不可求不可謂之無無亦謂之不可也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婦子曰歸曰歸歲亦莫止傳鴥疾貌隼鷂也飛而不集曰載載則也嗟我婦子謂將士也歸歸其室家也歲亦莫止將士之室家不可以毀我周室是又以不可釋無矣無思即序所謂無思犯禮也案傳以南方之木休興出游之女不可求漢廣之木美興漢上之女貞上竦之木不可而起興也首章唯第三四句正意餘皆興二三章言薪中之楚蓁可刈而束之興貞絜之士在淫亂之世當備禮以取之此變文以言興也○初學記地部下韓詩云鄭交甫遇漢皐遇二女妖服佩兩珠交甫與之言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解佩與交甫而懷之去十步揆之則亾矣迴顧二女亦不見說文鬼部引韓詩傳妖服作魃服奇寄切御覽地部二十七與初學記同又珍寶部一韓詩內傳云漢女所所引詳略雖異要皆出內傳文也又文選七啓注韓詩序漢廣內傳文選江賦南都賦注悅人也琴賦注薛君章句游女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得而求之七啓及齊敬皇后哀策文注皆引章句游女爲漢神楚辭王逸九思周徘徊兮漢渚求水神兮靈女此用韓詩義也然則韓詩以游女興之子矣列女傳辯通篇孔子南游遇阿谷處子孔子曰斯婦人達於人情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魯詩游女即之子與毛詩合然韓

詩外傳載阿谷處子事亦引此詩或韓乃斷章取義也○六月雝傳云廣大也潛行爲泳爾雅釋水文說文泳潛行水中也潛涉水也段注云潛行水中對浮行水上言之邶風傳曰由掷以下爲涉言潛者自其掷以下沒於水言之所謂泳也後人不甚分明若水經注江水篇云有潛客泳而視之見水下有雨石牛此則謂潛全沒水中矣案段說是也邶谷風方舟泳游對文方有潛客泳而視之見水下有雨石牛舟一類泳游一類游者浮水而過泳者涉水而行爾雅泳游也渾言不別也哀九年左傳云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不可游云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不可游與詩不可泳同意說文永部永水長也象水至理之長詩曰江之永矣又兼水長也詩曰江之永矣兼水長也詩曰江之永矣不廢三家也文選登樓賦注引韓詩江之漾矣薛君云漾長也漾即羕之俗是韓詩作羕矣爾雅永羕長也毛詩多古文永古兼字漢以絕流而渡言故曰永矣爾雅永羕長也毛詩多古文永古釋言文今爾雅方作舫釋言曰廣江以順流而下言故曰永方舟方言汿謂之濫釋水云大夫方舟方言又云舫舟也釋水云大夫方舟方汿言汿謂之濫釋謂之筏筏泰晉通語也方舟謂之濫說家皆以泰晉通語也方舟謂之濫說家皆以方爲併船汿爲併木二者不同邶谷風傳云舟船也方舟與永不同邶谷風傳云舟船也方舟與永游析爲四事舟爲船方爲汿汿其義互見葢方舟大夫之禮制非泛言渡水詩之方當是併木不是併船故傳用爾雅舫汿之訓而不用舫舟之訓邶箋亦云方汿也

翹翹錡薪言刈其楚〔傳〕翹翹高大之意故云薪兒廣雅翹翹衆也此三家義薪之爲言蔟族也葽與集同集木與草方思〔疏〕〔翹翹錡薪猶集玉與石爲葽佩矣無羊箋云麤曰薪綢繆傳云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彼詩以束薪喻嫁娶之以禮正與此同王揚之水傳楚木也○箋傳秣穀馬也此秣詁養讀校人須良馬而養藥之養養者未及駕之詞也於馬言秣不言駕猶於薪言刈不言束皆是待禮而行求不可得之義夏官庾人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此傳云六尺以上曰馬從周禮說也定之方中傳馬七尺以上曰騋亦從周禮說是諸侯藥騋也騋七尺以上爲諸侯藥騋六尺以上當是大夫所藥故此章之馬與下章之騎雖有六尺五尺之殊而以衛文藥騋推之則皆大夫藥也何注隱元年公羊傳云天子馬曰龍高七尺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何與毛異

翹翹錡薪言刈其蔞〔傳〕蔞草中之翹翹然之子于歸言秣其駒〔傳〕五尺以上曰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疏〕釋文引馬融毛詩注云蔞蔞蒿爾雅購蒿蔞郭璞以蒿蔞爲蔞蒿管子地員篇云蔞下於莽又云山之側其草葛與蔞是蔞爲

葍拜之類矣正義引義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正月根芽生蒭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據此則蘘蒿嫩時可食老則爲中之翹翹則楚亦木中之翹翹翹翹蘘兒楚木爲翹翹之蘘則蘘草亦爲翹翹之蘘互詞見義也上句言鐉蘘而下句刈楚刈蘘皆蘘也猶之揚之水首章言束薪而下章束楚束蒲皆薪也綢繆首章言束薪而下章詩解以鐉蘘爲眾薪則楚別有蘘矣非是○駒當作騶云或作駒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小雅我馬維駒釋文作騶引沈重本亦作騶據陳風小雅則知周南本亦作騶也騶非韻與蘘株儒謅爲合韻說文馬高六尺爲騶詩曰我馬維騶株林箋六尺以上即是六尺以下也高誘注淮南子以下曰驕此傳云五尺以上即是六尺以下爲駒然則駒乃五尺以下之稱時則脩務篇兩云馬五尺矣何注公羊傳云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武進臧鏞堂說謂株林傳言大夫得棄騶與何注統此駒字亦必騎字之誤奄卿大夫士說異漢廣游女非大夫士皆禮棄墨車俱爲攝盛迎而秣騶與士皆禮棄墨車俱爲攝盛

汝墳三章章四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 傳遵循也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枝曰條榦曰枚 疏遵循爾雅釋詁文遵大路

旣見君子怒如調飢 傳怒飢意也調朝也 疏遵循爾雅釋詁文遵大路

九域同汝水名不見禹貢而決汝見孟子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定陵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新蔡入淮此新蔡二字疑有誤葢漢時汝水在汝陰縣北入淮新蔡爲汝水所逕之上流也墳大防釋丘文郭之犖傳墳大也大謂之墳故防之大者亦謂之墳字亦作坟說文坟大防也又作濆常武傳濆匪也箋陳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釋水汝爲濆郭注引三家詩作濆水經注汝水遵奇領城而北濆水出焉而義實通大防卽在水旁以水作濆者汝別也案濆墳字別以防作墳一也奇領城在今河南南陽府葉縣東北大隧水出葉縣東南流逕上蔡新蔡縣境攷二蔡文王子蔡叔國然晉語文王識于蔡原韋注蔡蔡茶邑爲蔡人之妻作又陶宏景名醫別錄澤瀉生汝南池澤汝南蔡地以此驗之汝墳正值二蔡汝過之處序云汝墳之國其卽蔡公等國歟又案汝南郡汝陰故胡國蔡曰汝墳考工記注妨胡胡子之國在楚刻妨與墳通汝水入淮枉漢汝陰縣北汝水入海爲淮浦常武淮浦非漢縣之淮

浦此汝墳亦必非王莽之汝墳矣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劉昭補注引地道記汝陰有陶丘鄉詩所謂汝墳恐未是○說文云
條小枝也枝木別生條也枚
也下章之肄亦謂斬木復生
云蔈也蔈也延蔓於木之枝
此○爾雅愫飢也傳云飢意
釋文引韓詩作惙方言惙憂
又作輟李巡五音韻譜引詩
義訓朝謂卽朝之假俗字古
曰饗夕食曰飧朝饗少闕是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 傳
遐棄 傳既已遐遠也 疏
顚木之有枿者 箋枿之假借字長發傳檗餘也爾雅枿餘也說文櫹伐木餘也引商書若
由檗詩之條肄卽書之由檗
生曰肄斬而復生卽說文所
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
也高注桼讀詩頌苞有三蘖
也○傳訓既爲已已爲已止
劉傳出以已釋既也遐遠域
遐棄猶云不遐棄我古之人
語多倒詩之此類衆矣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 傳赬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雖則如燬
父母孔邇 傳孔甚邇近也 疏赬從赤故訓赤說文引詩作𩽾或
上當奪魴字正義有魴字可作赬左傳作窺爲假借字傳文魚
勞喻君子之勞上二章言遵
赤尾魚也玉篇同哀十七年
義引鄭眾云魚肥則尾赤以
師不從毛傳耳爾雅魴鮅鄭
疏引義疏云魴今伊洛濟潁
羅願爾雅翼云魴縮頭弯脊
毛不言魴爲何魚者以魴常
燬音毀齊人謂火曰燬字書
王室如焜是許所據詩作焜
月之交同凡孔與既同義故
赤飢也上傳既已也悉燐傳
文東門之壇杕杜小旻同列
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
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
父母憂生於亂世不得道理
爲父母莊故也乃作此詩君
後漢書閻磐傳磐居貧養母
詩毛氏傳疏一

慨然而嘆迺解韋帶就孝廉之舉李賢注引韓詩汝墳辭家也其卒章薪君賴君有條也燬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爲此祿仕案此皆三家詩義毛意亦然也四牡傳云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于紂故汝墳之國近在典冶南方之中其時婦人亦被文王之化知君子之勤勞猶勉其仕於紂朝是文王之化行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疏〕衰世與野有死麕亂世皆謂殷紂時

麟之趾振振公子〔傳〕興也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振振信厚也于嗟麟兮〔傳〕于嗟歎辭〔疏〕此釋文作止爾雅止足也今作趾止趾古今字止與至同故傳既釋止爲足又以足至申明止足之義正義云言信而應禮則與左氏說同以爲修母致子也服虔袁十四年左傳注云視明禮修而麟至思容信立白虎擾言從義依則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山出龍貌恭體仁則鳳皇來儀麟虞傳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是與左傳說同也說者又云人臣則修母致子應以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水官不修則龍不至故也人君則當方來應案孔穎達左傳疏及禮記禮運疏引異義與此詳略不同左傳疏又云賈逵服虔穎容等皆以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修春秋約以周禮三年文成致麟麟感而至然則先儒皆主修母致子之說矣麟爲應禮之信獸詩以麟喻公子言公子應文王之禮化其德似麟也麟依說文作麐○序云公子皆信厚故傳以振振訓信厚殷其雷振振君子謂大夫之信厚傳訓亦同公子公之子也姓族之所自出也二章公姓三章公族同姓族於公子者也文邊謝朓八公山詩注引韓詩章句亦云吁嗟歎辭也于吁古今字傳當作詞歎詞美歎之詞也美歎曰嗟傷歎亦曰嗟凡全詩歎詞有此二義或言嗟或言嗟嗟或言猗嗟或言嗟髮也說文口部嗞嗟也言部嗟嗞髮也嗞嗟髮義同

麟之定振振公姓〔傳〕定題也公姓公同姓于嗟麟兮〔疏〕定題本作顚定本作題釋文正義皆以顚爲誤疑傳本作顚爾雅作題題顚同義而顚與定雙聲凡毛傳有不與爾雅盡同者必於聲求義也解之者不通其例遂據爾雅之文改毛傳之字矣爾雅釋言定題也顚頂也車鄰傳白顚的顙也題顚頂顙義同定依聲託訓也俗加頁作顚○古者諸侯之子爲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子始以王父字爲姓故與公同姓之人其姓實出於公

公之別子爲得姓之祖也公之子別子也公子之子繼別也至公孫之子其長子則爲繼禰之小宗既有小宗卽有庶姓五世而遷其羣小宗各自成其庶姓而羣庶姓又壹是統於大宗之正姓鄭注禮記大傳云姓世所由生又云姓正姓也始祖爲庶姓高祖爲正姓傳云公姓公同姓者同其姓必同其祖故唐林杜不如我同姓傳同姓同祖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傳〉麟角所以表其德也公族公同祖也于嗟麟兮〈疏〉傳文角上麟字疑衍角之爲言梏也較也定之爲言頎也庭也角定皆有正直之義此釋角爲表德而於上章之定不言經義者詳略可互見也角德雙聲定德亦雙聲爾雅麋麈身牛尾一角郭注云角頭有肉公羊傳曰有麈而角○公族猶公姓也孫以祖字爲族隱八年左傳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杜注云諸侯不賜姓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使卽先人之謚稱以爲族爾雅釋親篇云父之從祖昆弟爲族父曾祖之孫也自己而上數至於曾此四世稱族之義也又云父之從祖祖父爲族曾王父高祖之子也族父之子相謂爲族昆弟高祖之玄孫也自己而上數至於高祖又下數至於玄孫此五世九族之義也又云族昆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與己同出於高祖之父此六世絕族其庶姓猶各以始祖之正姓爲姓卽各以始祖之命族爲族所謂同姓從宗合族屬也故傳以同族爲同祖同祖卽同姓是姓族皆有服內外之親也正義謂公族較親於公姓則以公族爲親族之族而以公姓爲氏姓之姓謬矣

長洲彭清鄰
漢州張祥齡校

詩毛氏傳疏二　長洲陳奐碩甫著

召南鵲巢詁訓傳二　毛詩國風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疏）釋文召地名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水經渭水注雍水東逕召亭南故召公之采邑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案周武王封召公於北燕在成王時爲三公北燕國今　京師順天府治召公未就國居王朝爲面伯自陝以面主之周公定樂遂以分陝所典治之國名之曰召南焉

鵲巢三章章四句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尊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疏）鳲釋文作尸今通俗作鳩鵲虞序天下純被文王之化是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關雎也關雎麟止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焉鵲巢推本文王矣德如鳲鳩猶云德如后妃鵲巢鵲虞諸侯之風故曰后妃鵲巢鵲虞諸侯之風故

曰夫人后妃夫人皆謂大妃也周公作樂爲後世法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傳興也鳩鴡鳩梁鳩秸鞠也鴡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傳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疏〉鳩五鳩之總名序云鴡鳩故傳知鳩爲鴡鳩也鴡鳩一名秸鞠爾雅作鵴鵒說文作鵒云穀之鬬而東西梁楚之間謂之結誥周魏之閒謂之義疏云今梁宋之閒謂布穀爲鵴鵒一名爲穫穀鄭注月令作搏穀案結誥擊穀即布聲相近方言又誤以鴡鳩爲戴勝鳥誖鳩秸桑其子七兮傳云鴡鳩秸鞠也鴡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是即鴡鳩之德也故詩人以鴡鳩興諸侯夫人云鴡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者此易傳所謂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之義也箋云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淮南子天文篇曰冬至鵲始加巢又時則篇鵲加巢加興架通古人嫁娶在霜降後冰泮前故詩人以鵲巢設喻○傳云百兩百乘兩乘以車馬爲數兩一車兩輪也百兩以兩輪爲數也管子乘馬篇一乘者四馬也百乘以四馬爲數也云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者此合次章百兩將之而總釋其義思齊傳御迎也士昏禮注御當爲訝訝迎也謂將從者也迎親迎也諸侯親迎從者百乘也韓奕韓侯迎止百兩彭彭箋亦云百兩百乘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傳方有之也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傳將送也〈疏〉方有之釋文據傳一本無之字非也凡詁義不盡則用之字以足之如關雎服思之也葛覃濩煮之也又有連經文之字而言者芣苢薄言有之有藏之也靈臺經之營之經度之也昊天有成命大王荒之荒大之也詁訓本有此句法維鳩方之方有之也其例正同○將訓行送又行之引申也送之者有言衆多也諸侯之子送之者亦百乘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傳盈滿也之子于歸百兩成之〈傳能成百兩之禮也〈疏〉盈滿匏有苦葉同墨子經上篇云盈莫不有也盈讀如百室盈止之盈巢之滿猶室之盈也○案一章迎二章送末章百兩成之兼送迎傳乃倒文以釋之云能成百兩之禮者爲能成百兩送迎之禮也言成之者宜室家宜父母

采蘩三章章四句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疏〕禮記射義云采蘩者樂不失職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傳〕蘩皤蒿也于於沼池沚渚也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谿澗之草猶可以薦王后則荇菜也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傳〕之事祭事也〔疏〕于以猶薄言皆發聲語助也蘩皤蒿爾雅釋草文七月同七月之蘩生蘵則蘩非水草故正義以爲生於沼沚之旁者也又爾雅蘩由胡蘩之醜秋爲蒿蘩醜不一種左傳疏引義疏云凡艾白色爲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一名遊胡北海人謂之匆勃故大戴禮夏小正傳曰蘩遊胡遊胡匆勃也案今小正作由胡遊由同也陸以皤蒿由胡皆蘩之異名箋云豆薦蘩菹本小正傳則鄭亦以蘩爲由胡不始於元恪也蘩當作蘇○于於于於釋詁文經作于傳作於于於古今字上于以爲發聲下于訓於與荏同義沼池正月靈臺同沚訓渚渾言之也蒹葭傳小渚曰沚析言之也傳言蘩菜助祭不求備物即本左傳以釋經義隱三年左傳云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此傳及

采蘋傳皆本左以爲說也云王后則荇菜也者關雎傳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彼言王后必備庶物者義各有所取也祭事釋事字則傳文之字疑當衍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傳〕山夾水曰澗于以用之公侯之宮〔傳〕宮廟也〔疏〕爾雅釋山山夾水澗傳所本也考槃同釋名云澗間也言在兩山之閒也凡兩者爲閒兩山之閒必有川焉故其川流行於兩山閒者爲澗○爾雅宮謂之室云廟者宮中之一室也公羊穀梁傳竝云羣公曰宮此羣公廟稱宮矣廟數同於五服之親天子諸侯皆立四親廟與大祖共五廟周制天子有二祧稱七廟不數二祧止五廟詳清廟篇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傳〕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被之祁薄言還歸〔傳〕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疏〕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傳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被亦用編髮編髮即周禮追師之編次也葛覃傳云婦人有副禕盛飾接見于宗廟此詩言公侯夫人助祭宗廟首飾必用副則被之爲副又可證也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衣侈袂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禮箋云被即詩所謂被奠案少牢主婦被特牲主婦纚笄被尊於纚笄是大夫妻有被矣大夫妻之被

與諸侯夫人之被被飾尊卑不同而要不得爲髮也鄭改少牢
被爲髮又讀詩之祕爲髮髮髻婦人常服后夫人副雖
用編髮作成與髮髻制相似然亦不以髮髻爲從祭之服鄭注
追師及士昏少牢以髮髻爲尚禮之次而次又非后夫人從祭
之服也箋詩與注禮又不合○古僮童通用義注引詩祕之童
童廣雅童童盛也此三家詩義童童爲首飾盛祁祁亦當爲首
飾盛毛於祁祁掞下文薄言還歸爲舒遲僮僮掞下文夙夜在
公爲竦敬則首飾之盛不待言矣僮竦疊韻夙早爾雅釋詁文
釋文作烝東方未明生民傳竝訓夙爲早而此傳又爲全詩夙
夜二字通訓也古曰夙夜今曰早夜夜未旦謂之早夜庭燎云
夜如何其夜未央夜如何其夜未艾未央未艾郎早夜之義未
章云夜如何其夜向晨晨明也向明已非早夜矣行事必以早
夜爲荼敬故周訓叔向說昊天有成命曰夙夜荼也是也祕之
僮僮夙夜在公祕之禮故夫人用祕爲首飾之最盛其非視濯溉
在公正行助祭之禮故夫人用祕爲首飾之最盛其非視濯溉
館爨可知且在公與下文還歸意緊相承不應中閒橫梗先夕
親事可知公公廟也歸燕寢也僮僮來儀也祁祁去儀也夙
夜在公質明而始行事薄言還歸晏朝而退也夙夜二字連讀
得義而與夙興夜寐平列者自不同也全詩中若行露小星雞
鳴陟岵雨無正烝民韓奕昊天有成命我將振鷺閔予小子有
駜解者失其讀久矣因具論之爾雅祁祁遲遲徐也祁與遲聲
同義通傳云舒遲者容儀安徐祁祁然也又申之云去事有儀

也者祁祁爲事畢歸去之儀則僮僮爲
助祭初來之儀依文作訓義可互見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傳興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
阜螽蝗也鄉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未見君子憂心忡
忡傳忡忡猶衝衝也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亦既見止亦既
覯止我心則降傳止辭也覯遇降下也疏廣雅喓喓鳴也聲亦
雅草蟲負蠜正義引爾雅作草蟲又引舍人云蠜鳴也說文無喓字爾
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春秋莊二十九年秋有蜚蜚亦蝗也
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負蠜而郭璞以爲常羊本毛詩說廣雅
趯趯跳也躍跳義同阜螽釋蟲文義疏云今人謂蝗子爲螽
子兗州人謂之螣阜俗作蜚螽爾雅釋文本亦作蜚音終公羊
春秋螽作螽螽卽蜚字據諸家說阜蟲爲蝗阜螽爲蝗子箋謂
異種同類是也庶人之家有不待備禮者卿大夫之妻必待備
禮而後行待禮而行隨從君子傳謂大夫妻而言也首章以阜

螽之從草蟲興妻之隨從君子此蓋明言其意所在也凡言興體有寓意於喻言者又有明言其正意者是其例也二三章以陟山采菜興從君子必當順其志願○仲仲衝衝古今語言之變也衝說文从童衝衝讀如憧憧往來之憧楚辭九歌極勞心兮忉忉又嚴忌哀時命心煩冤之忉忉廣雅忉忉憂也本三家詩傳云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以釋經未見憂心未見君子謂未成婦也古者婦人三月廟見然後成婦禮未成婦有歸宗義故大夫妻於初至時心憂之衝衝然也春秋宣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傳冬來反馬也杜注云禮送女適於大氏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孔疏云禮送女適於夫氏留其所送之馬謙不敢自安於夫若被出棄則將棄之以歸故留之馬以示己不取國中之女女歲歸得取他國中之女女歲歸及馬告寧乃遣夫夫行之大夫無外交不取婦女而來反馬示譏爾然大夫禮亦三月廟見亦留馬留馬之也至三月廟見夫婦之情既固則夫家遣使反其所留之馬以示與之偕老不復歸也案古者諸侯之歸宗全婦節遂女志又互見葛屨篇鄭謂士以上皆當夕成未成婦也故傳云婦人雖適人有歸宗義故大夫妻於初至時心憂之衝衝然也春秋宣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傳冬來反馬也杜注云禮送女適於夫氏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孔疏云禮送女適於夫氏留其所送之馬謙不敢自安於夫若被出棄則將棄之以歸故留之馬以示與之偕老不復歸也案古者諸侯之歸宗全婦節遂女志又互見葛屨篇鄭謂士以上皆當夕成昏故以未見爲在塗既見爲同牢失之○傳訓止爲辭辭當作詞爲全詩止字發凡也抑篇云止辭也爾雅釋詁遘遇也覯與遘通公劉抑傳訓覯爲見此訓覯爲遇者既見謂已見君子既遇謂已與君子相遇也彀梁傳云遇者志相得也志相得謂之遇相偶亦謂之遇故釋言云遇偶也易彖辭傳遘遇也柔遇剛也又序卦傳遘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詩言初皆之子得遇於君子夫婦和則室家成室家成而繼嗣生所謂相遇而後聚也此傳義也降下釋言文文王傳亦訓降爲下襄二十七年左傳鄭伯享趙孟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又曰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案此雖斷章取義然亦主爲卿大夫者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傳南山周南山也蕨鼈也未見君子憂心惙惙〕傳惙惙憂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傳說服也〕〔疏〕詩言南山雖繫於召南而實與周南不分疆域故傳云周南山也攷周原在今岐山縣東其南與鄠縣接界太一山卽太白山在縣東南則周南山卽太一山也終南山在酆鎬之南古文尚書家說以武功縣之太一當終南說者謂秦風之終南卽此詩傳所說之周南山其誤最甚○蕨鼈爾雅釋草文齊民要術卷九引義疏云蕨山菜也初生似蒜莖紫黑色二月中高八九寸

先有葉淪爲茹滑美如葵三月中其端散爲三枝枝有數葉葉似青葛長麤堅長不可食周秦曰蘢齊魯曰虌管子地員篇五栗之土藻寇楢檀寇劉績本作鬼上一字皆柔字之誤求柔聲相近因而誤作求又作藻下一字乃虌字之誤虌字之誤虌去上半之敝遂誤作鬼又誤作寇耳郭璞山海經注云楢剛木中車材檀木中材故曰楢檀虌草可食故曰采虌也吳吾齊人故訝蕨爲虌矣○晏子春秋外篇傲如之何淮南子原道篇其爲悲不傲傲與詩傲傲同傲傲憂義得互明也爾雅仲仲傲傲憂也說文忡憂也引詩憂心忡忡傲憂也引詩憂心傲傲則忡忡傲傲皆爲憂也說服雙聲爾雅云悅服也劉向說苑君道篇引詩作悅悅古今字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傳〕薇菜也未見君子我心傷悲〔傳〕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離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傳〕夷平也〔疏〕薇菜者菜名薇也采薇同薇以芼羹公食大夫士虞特牲饋食記鉶芼皆用薇芼即菜也說文云薇菜也但藿陸機以爲山菜爾雅薇垂水顧野王云水濱生故曰垂水吳江陳殷源稽古編云垂水生水中淵谿潢潦皆山間水薇生其旁無害爲山菜案此說似得之四月篇云山有蕨薇○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此凡嫁女者曾子問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此凡嫁女者之常禮傳引之者以釋經我心傷悲言大夫妻未三月未成爲婦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我心用是傷悲爾不當君子猶恐其被出歸宗也無以寧父母故念父母之思離已也春秋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左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孔疏云此伯姬二月歸夏致女其間近三月禮婦入三月廟見廟見之後婦禮既成使大夫聘問謂之致女案父母思離故有致女之禮至如穆姜出拜可謂廟見後亦是思相離之義諸侯致女亦是思相離之義故傳同夷者春秋一見大夫無聞○夷平出車節南山桑柔召旻傳同夷者夷也士喪禮奉尸俟于堂今文俟作夷俟當爲俟此夷俟爲古今字通用之證凡全詩夷字有平說易常四義其正字皆當作俟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疏〕禮記射義云采蘋者樂循法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傳〕蘋大萍也濱厓也

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疏〕說文蘱大薠也今字通作蘋爾雅釋草萍薠其大者蘋傳所本也釋文引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藻音瀕即薠是蘋薠有大小沈浮之異苹其大名耳韓言沈者非不浮也但其根連水底較大於水浮之薠說雖異而義實同蘋繁濫藻之荣杜注云蘋大薠孔疏引義疏云今水上浮薠是也其麤大者謂之蘋小者曰薠季春始生案字亦作萍月令季春之月萍始生逸周書時訓篇穀雨之日萍始生紀萍生候也夏小正七月湟潦生苹傳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苹也此正與詩義合藻亦蘋之屬詩言采蘋藻爲菜爲嫁女致成而祭敦成亦杜七月盍古者嫁娶秋始行之南澗南山之出三家詩召旻釋文引張揖字詁云澗也濱厓北山同疑濱字出出三家詩召旻釋文引張揖字詁云澗也濱厓北山同疑濱字出潩今濱說文濱水厓人所賓附也今毛詩唯召旻作潩耳沈約宋書何尚之傳引毛詩南澗之潩○藻說文引詩作藻或作藻杜注云溫藻聚藻也孔疏引義疏云傳云聚藻左傳謂之溫藻聚藻也孔疏引義疏云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之聚藻此二藻皆可食煑熟揉去腥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杜注云溫藻聚藻也孔疏引義疏云氣米麪蒸爲如嘉美據陸說則莖如釵股者爲聚藻矣爾雅碧牛藻郭注似藻葉大江東呼爲馬藻郝疏及家訓書證篇引郭注三蒼並以牛藻謂即聚藻也行猶流也行潦山澗之流潦也洞酌傳亦云行潦流潦也於南澗言蘋於行潦言藻互詞於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傳〕方曰筐圓曰筥湘亨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疏〕甫田傳云在器曰盛說文飯筥也受五升秦謂筥曰簏或作筐筥也或作筐筥筲也筲之異本爲飯器乃以盛蘋藻方言作篚筐筥同類而有方圓盛菽亦爲芼羹之用○湘讀爲亨假僖字也景祐本漢書郊祀志皆嘗饗享上帝鬼神顏師古注云饗煑也饗享煑而祀也引韓詩于以饗之史記封禪書作于以享之饗享古字亦作饗說文煑煑也不錄饗饗即享享飪之也錡釜屬則錡與釜屬而別也郭璞注方言云錡或曰三腳釜玉篇云三足釜說文鬴鍑屬也或作釜周禮廩人注云六斗四升曰鬴正義云定本有足曰錡下更無傳俗本錡下又云無足曰釜與定本同而六書故云無足曰釜是毛傳有此兩本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傳〕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奠於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傳〕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濱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古之將嫁

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薸藻

諸宗室此傳所本也竇亦置也云宗室大宗之廟也者定之方中室猶宮也采蘋宮廟也室宮同義故宮謂之廟亦室謂之廟詩言設祭於宗室故謂室爲廟也禮記喪服小記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鄭注云別子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爲始祖繼別子之世長子爲其族人爲宗所謂百世不遷之宗繼禰者別子庶子之長子爲其昆弟爲宗謂之小宗者以其將遷也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蓋古者立宗之義有小宗以聯其情又有大宗以收其族大宗者合羣小宗而名之者也羣小宗各有下正之廟不得有大宗之廟大宗之廟唯繼別之宗子世世祀之亦羣繼禰之庶子世世宗之是祖爲百世不遷之祖宗爲百世不易之宗廟爲百世不毀之廟天子諸侯有大祖廟大夫士則爲始祖廟傳云大夫士祭於宗室奠於牖下此依經作訓下傳亦云禮之於宗室此即庶子不祭祭於宗子之義也或涉傳上句廟字而改耳今依正義作宗室各本作宗廟轉寫者或涉傳上句廟字而改耳今依正義作宗室訂正大夫士祭於宗室

喪服小記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鄭注云言不祭祖者主謂宗子庶子供爲適士得立祖禰廟者也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也又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鄭注云謂宗子庶子俱爲下士得立禰廟也雖庶人亦然歙程瑤田宗法小記云宗子庶子皆爲適士於禮皆得立祖禰廟而主祭者唯宗子雖庶子爲下正得自祭禰而不祭祖故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宗子庶子皆爲下士於禮皆得立禰廟而主祭者唯宗子庶人祭於寢主祭者亦唯宗子故曰庶子不祭祭必於宗子也曾子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蓋大夫得立曾祖廟但已爲庶子義不當立故孔疏引崔靈恩云當寄立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爲祭也喪服小記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亦其義也此而主祭者亦唯宗子矣若宗庶同爵皆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而主祭禮更可知宗法小記云宗子庶子爲大夫宗子爲繼曾祖之宗有曾祖祖禰三廟主祭宗子之弟三廟與宗子共不祭宗子從父昆弟是下正有禰廟主祭而爲祖與曾祖之庶者祖與曾祖與宗子共不祭宗子從祖昆弟是下正有祖禰二廟主祭而爲曾祖之庶夫爲庶子不祭祭必於宗子矣下士是庶子不得立禰廟而祭於繼祖之宗大夫是庶子不得立曾祖廟而祭於繼曾祖之宗是皆曰小宗也其廟則始祖廟也古者嫁女當祭女所出之祖祖廟毀乃祭於大宗之家之廟故正義申明傳義云言大夫士祭於宗室謂祖廟已毀或非君同姓故祭大宗之家是已牖下宗室之牖下也胡培翬

云大夫士宗廟之制室在中有東西房或以爲無西房者燕寢非廟與正寢也房室皆向堂開戶房有戶無牖室則戶牖俱有戶在東牖在西故堂上以戶牖間爲尊位亦有單就牖以明其位者顧命牖間南嚮周禮司几筵筵國賓于牖前是也此詩言牖下與牖間牖前義蓋同矣案胡說廟牖極明白以牖下爲堂上意用箋義但禮記飯于牖下左傳外于牖下蔡邕獨斷靈神在室祀中靈設主于牖下也皆指室中詩言筵于牖下指室中不指堂上○尸主釋詁文襄二十八年左傳穆叔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寔諸宗室季爲敬即本諸此也玉篇女部引詩作奠說文奠祭也左傳正釋此詩傳訓齊也皆三家詩義陟岵侯人傳以季爲少子此季訓少又爲少女也傳既釋字訓又總釋全章大指蘋藻薄物澗溆至質筐筥錡釜陾器此本左傳義與采蘋傳同少女微主即是季蘭尸之亦本左傳義也禮記昏義篇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傳於葛覃篇既言女師教女之事而於此又引昏義文者以明此詩亨飪蘋藻寔祭宗室正與禮記教成之祭合矣楚語庶人食菜祀以魚則牲用魚爲薄祭也芼菜也箋云亨蘋藻者於魚湆之中是鉶羹之芼又云沮蘋藻亨於魚湆之中此釋牲魚芼蘋藻之說也毛傳亦謂教成之祭其云禮之於宗室者將嫁之女既於宗子之家教之三月又設奠於大宗之家此與士昏禮父醴女而俟迎者在當嫁之夕非將嫁之先異時二事箋解經不誤唯誤會傳義以禮爲父醴女正義回護鄭說乃謂傳合教成之祭與父醴女爲一事非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疏〕漢書王吉傳說苑貴德篇法言先知篇白虎通義封公侯篇及巡守篇並引此詩爲召公作二伯分陝述職聽斷獄訟後世思而歌詠之則甘棠謂作於武王世矣案此三家說也甘棠行露紀一時之事行露序云召伯聽男女之訟行露述訟者之辭甘棠美聽訟者之德施化在前而采風在後也行露箋云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此箋則云召公爲二伯此美其功然同一召伯也行露爲文王詩甘棠爲武王詩蓋參三家而爲文王詩甘棠之說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傳〕蔽芾小貌甘棠杜也翦去伐擊也召伯所茇〔傳〕茇草舍也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疏〕說文蔽小艸

也爾雅釋小也韓詩外傳引詩作蔽芾卷阿傳芾小也芾與芾同我行其野箋蔽芾始生即此傳所云小皃之義也爾雅釋木杜甘棠杜赤棠白者棠是色之白者謂之棠杜可以通稱棠棠則不可以通稱杜也毛傳於此甘棠釋杜而於唐風杕杜棠牡曰棠牝曰杜杜甘棠也小雅有杕之杜釋赤棠並用爾雅說文云杜之義證杜有實棠則華而不實說文亦是通杜於棠而別棠於杜牡牝之說足以補雅傳之未及而與雅傳並無不合杕杜正義引義疏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也依陸說棠亦有子白棠爲甘棠赤棠踟躕如杜則詩之杜其赤棠與其白棠與乃始與古說相混耳說文前齊斷也从刃将聲隸變作前經典通假作翦云去者去其枝葉也釋文引韓詩作剗初簡反剗謂剗除與去義相近蔡邕劉鎮南碑蔽芾甘棠召伯聽訟周人勿剗我賴其樈所據詩亦作剗伐擊采芑同擊者非斬伐之謂乃毀傷之意故汝墳伐其條枚伐其條肆不訓擊字宋本岳本皆爲箋汲古注疏本箋正義云定本集注於此注內無箋云則皆爲傳文可證矣今據以訂正說文皮舍也詩曰召伯所庶釋文引說文舍上有草字許正用毛訓是其所據詩作庶也今字作茇與庶同傳云草舍二字見襄二十八年左傳文又定九年引詩而釋之云思其人猶愛其樹襄十四年晉士鞅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勞愛其甘棠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此皆傳義之所出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傳憩息也疏集韻二十六產引韓詩勿剗勿敗○憩息爾雅釋詁文詩爾雅釋文皆云憩本又作愒菀柳民勞皆作愒之俗作憩猶堅之俗作憩也愒與堅聲近愒息也愒之俗作憩猶堅之俗作憩也王讜唐語林引施士丐詩說云拜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翦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可得也毛詩拜猶伐非也據施說疑毛傳本有拜猶伐也四字今奪然首章傳伐訓擊施乃誤仞爲斬伐故謂毛爲非耳廣韻十六怪扒拔也引詩勿翦勿扒鄭箋亦云拜之言拔也皆本三家義○說舍雙聲淨游箋云說猶舍息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疏列女傳貞順篇詩爲申人之女所作此三家說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傳興也厭浥濕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疏〕說文浥溼也厭浥古語厭浥溼三字聲同傳訓行爲道凡六見而義別道路之道謂之道道義之道亦謂之道載馳之亦各有行鹿鳴之示我周行傳行道也之道義之道也此篇及北風之攜手同行有女同車之有女同行行葦之敦彼行葦傳行道也皆道路之道也公劉爰方啟行傳云方開道路義亦同行露道中有露也興者夙夜行露豫犯禮○後箋云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雀角鼠牙豫彊暴速獄訟○箋雀角鼠牙喻彊暴速獄訟不爾思畏子不奔文意相類故箋云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與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正義即用此述傳然女方被訟不從而乃先云豈不欲之作此婉辭不合語意玩首章謂字當與下二章誰謂之謂一律誰謂者誣善之辭眾不能察而歸之聽訟之明者也故此云厭浥者道中之露也然必早夜而行始犯多露豈不早夜而謂多露之能濡己乎以興本無犯禮不畏彊暴之侵陵也傳云豈不言有是也謂有是早夜而行者則可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此正以夙夜犯露爲不量力之喻言豈有量力而動猶至見伐乎又襄七年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此亦謂自量不才故辭位如人不早夜可無犯露耳杜注皆云豈不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濡已此箋義非傳義也傳以厭浥爲多露濡溼之意三句一貫語本直戲箋則以行露爲始有露是二月嫁娶正時多露則三月四月已過昏時故云禮不足而彊來於經文三句中多一轉折不如毛義爲允易林云厭浥晨夜道多湛露濕衣濡襦重不可步亦卽以厭浥爲多露無二月四月之別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傳〕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垹也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傳〕昏禮純帛不過五兩〔疏〕誰敦也以猶爲也鼓鍾傳以雅雀無角鼠無牙物之常也今視以南爲雅爲南也是以爲同義鼠似有牙矣物之變也彊暴之訟之速推其類則無家而似有角有牙矣亦物之變也雀鼠喻彊暴之男本無家亦物之常也今視獄貞女守禮之常今彊暴來侵陵而有家若雀無角而有角鼠無牙而思物變四字合下章而總釋其義速召鬘韻東方未明傳云召告也獄垹亦鬘韻垹當作殉說文犾部獄殉也从犾从言二犬所以守也許本毛詩則傳作殉不作垹此其證矣周禮犬司寇

之職以嘉石平罷民以肺石達窮民確者正取嘉石肺石以命名獄亦訟也速於訟獄或坐嘉石或立肺石皆在聽斷之後非即入於圜土也鄭司農司圜圜土謂獄城也若宁作士旁角則已入於圜土矣後漢書寇榮傳不復質確其過寘於嚴棘之下李注云質正也確實也嚴棘爲獄也其字亦作确○傳純禮以純爲緇改純帛爲紂帛猶丰箋改純衣說文無紂字周禮媒氏及儀禮士昏禮注郭璞穆天子傳注皆作純帛矣媒氏凡嫁子取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鄭注云五兩十端也士昏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注云束帛十端也禮記下篇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注云爲束貴成數兩兩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尚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案納徵之禮玄纁束帛五兩卽玄纁也媒氏入幣純帛不及玄纁者五兩卽純帛束帛十端也曰純帛五兩束帛十端也曰純也純之爲言屯也野有死麕傳純束猶包之也純亦束也秦策重甲篇纂組一純一束也穆天子傳錦組百純百束也聘禮注凡物十曰束錦編千純千束也管子輕重甲篇文織百純說苑善說篇文織百純又引朝貢禮純四只制丈八尺天官內宰注引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束十制五合兀和惠士奇禮說云蓋一匹分兩端相對相合故曰兩亦曰純五兩則一束十端每端二丈純猶全也丈八爲端名曰制

幣用之鬼神者也古凶禮用制賓嘉禮用純案惠半農訓純爲全其說甚精而與鄭十爲束之義亦無不合帛幣也幣用玄纁束之義亦無不合帛幣也幣用玄纁昏禮之制不過乎此鄭氏注周禮破純帛爲緇帛賈公彥作疏遂有庶人用緇無纁之說而儀禮注仍援純帛以證束帛鄭固以前說爲不安矣詩言不足而儀禮注丈八尺純四豝與既夕禮注丈八尺純四豝與既夕禮注丈八尺純四豝與既夕

貞女不從竝合上
下兩章爲訓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羔羊鶴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
德如羔羊者也〔疏〕正義云德如羔羊者詩人因事託意見在位者
之德序達其意
故云如羔羊爲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傳〕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紽數也古者素
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退食自公委蛇〔傳〕公
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疏〕經言羔羊故傳釋小羔大羊唯〔疏〕
正義云兼言羊者以羔亦是羊〔疏〕爲大夫之裘故下傳但說羔裘耳
凡畫繪之事後素功論語八佾篇繪事後素素與繪事對言蓋
以其色白可采也白絲不染絲也五古文作×當讀爲交午之
午周禮壺涿氏午貫象齒故書午爲五此五午相通之例魯有
五父衢名亦是午達岐出也釋文宅本作佗或作紽說文無紽
字據陸所見詩作宅宅者佗之假借小弁傳佗加也傳訓宅爲

數者數與縫同事五佗猶交加言縫裘不言縫裘之絲後漢書
循吏王渙傳注引韓詩章句云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豵絜白
絲豵屈柔紽數名也詩人賢仕爲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絜白
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案韓與毛訓同唯紽爲絲數之
量名與毛訓異玉篇紽絲數也或紽字出韓詩○傳既釋經字
再總釋經義云古者席文王時也千旄篇素絲紕之傳紕所以
織紐也素絲紐之傳總以素絲也豵記云拊髀而哭拊髀即紐
也豵記云拊髀而成紐也鄭注玉藻云紕緣邊之也純邊衣裳
之側廣各寸半既夕記云飾棺一紕一紐紐在下曰紕紕在幅曰純純漢人謂
之紐作裘緣邊之紕漢人謂之偏諸傳云素絲以英裘謂以
素絲爲縫裘之飾英猶飾也清人閟宮皆以英爲飾出車傳英
英鮮明兒即其義也又云不失其制者言不失縫裘制度下章
傳云縫殺之大小得其制兩制字一意大夫庶文王時在位者
也大夫在朝服玄冠朝服羔裘玄冠玄端朝玄端夕深衣則其
爲在家之禮服也傳云大夫羔裘以居與七月傳狐貉之厚以
居狐貉裘裘也兩居字義同此
舍自公而言○公門謂應門
也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
視之鄭注云人人應門也應門內治朝爲卿大夫治事之所諸
侯則爲雉門襄七年左傳詩曰退舍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
衡而委蛇必折杜注云委蛇順貌衡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傳
云行可從迹者正用左氏釋詩之語從俗作蹤君子偕老委委

委委曲也委委者行可委曲也委重言委委委委單言委委重言委委委委亦作委委委委

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案此深衣長衣中衣皆連衣裳言也裳無明文端冕深衣皆有裳衣有紕純裳亦當然傳云縫殺大小得其制亦舉衣以明裳也裳幅廣狹與衣幅大小略相似歟說文云制裁也裁制衣也○小箋云東門之枌傳殽數也烈祖傳殽總也然則此傳數字倍讀數罟之數五總猶俗云五蔟也上文它數也亦當如此讀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傳殷靁聲也山南曰陽靁出地奮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何斯違斯莫敢或遑傳何此君子也斯此也違去遑暇也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傳振振信厚也疏靁古雷字經言靁故傳云殷靁聲殷猶殷殷也殷殷猶隱隱也南山喻南山也德二十八年穀梁傳山南爲陽范甯注云日之所照曰陽喻君子之所照曰陽周禮柞氏疏引爾雅山南曰陽今爾雅無此文雷出地奮震驚百里易豫震雨卦象彖辭文傳引之以釋經靁之義雷有雲雨以潤天下所以釋經靁在山陽之義政澤故申之云山出雲雨以潤天下而又補明其設喻意也百里就南山至近者說天下又推廣之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王道成也○傳云何此君子以釋經何斯之斯此釋詁文釋經違斯之斯違讀如論語棄而違之之違節南山惡怒是違傳亦云違斯猶言此去也故傳先釋斯後釋違逆其辭以釋其義詁訓中多有此例遑暇四牡同爾雅皇暇也古祇作皇遑皇皆非也今本唯漸漸之石不誤邶谷風小弁之遑恤我後四牡采薇之不遑啟處殷武之不敢怠遑左傳引詩皆作皇其明證矣莫敢或皇莫不也或有也言不敢有暇也二章莫敢皇息言不敢暇止也三章莫或皇處言不有暇居也首章但言不暇下乃言不暇止居耳此篇例也振振信厚麟之止同箋云歸哉歸哉勸以爲臣之義未得歸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傳亦在其陰與左右也何斯違斯莫敢遑息傳息止也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疏上章山陽謂山南也此章側字之義周禮疏引爾雅山南山北曰陰今亦無此文桓十六年公羊傳注云山北曰陰則陰在山北也北與背同北亦側也卷阿傳山東曰朝陽左謂東山東則左側也公劉傳山西曰夕陽右謂西山西則右側也是陰與左右皆側矣說文側旁也○息止

葛生浮游民勞傳竝同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傳或在其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傳處居也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疏或在其下所謂靁出地奮也○處居四牡黃鳥同既夕記今文處爲居是處居古字作処尻疊韻通用也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疏時謂男三十女二十及猶汲汲也襄公年左傳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謬於草木實君在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案此雖斷章亦取摽梅及時爲喻序與左氏說合

摽有梅其實七兮傳興也摽落也盛極則隋落者梅也尙在樹者七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傳吉善也疏梅由盛而衰猶男女之年齒也梅媒聲同故詩人見梅以起興摽落爾雅釋詁文梅釋文引韓詩作棵說文棵或梅字其本字當作某某酸果也又說文受讀若詩摽有梅許宗毛氏引作摽摽受讀同又於音箸義也孟子梁惠王篇注引詩也鄭德注漢書食貨志芟音義云韓詩芓有梅丁公箸音義云韓詩也鄭德注漢書食貨志芟音蔈有梅之蔈蔈爲摽之誤而芓芟皆卽受之俗玉篇艸部芟落也正作受說文阪落也隋與阪義相近管子說文阪落也說文阪落也隋亦落也宙合篇奮盛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此與傳盛極隋落之義合○首章云其實三兮傳以七三爲在二章云其實七兮傳興也摽落也盛極則隋落者梅也尙在樹者之實數言梅實之隋落者多而未隋落者有七有三也七三者合十數也詩人偶以之分章耳正義申毛首章謂男年二十六七女年十八九卒章謂男年二十八九女年十六七二章謂男年二十之女爲蕃育法孔據篇內有七字而附會其云三十之女二十之女傳云迨說失之鑿矣匏有苦葉雖雖傳云迨及也韓詩云迨願也吉善天保同

摽有梅其實三兮傳在者三也求我庶士迨其今兮傳今急辭也疏今者急之辭也說文云今是時也从亼丁古文及急編也从心及聲今與急皆從及諧聲會意辭當作詞

摽有梅頃筐塈之傳塈取也求我庶士迨其謂之傳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民人也疏卷耳傳云頃筐畚屬塈玉篇引詩作摡廣雅摡取也或本三家詩與毛詩字異而訓同○古謂與曰

同謂之謂之行親迎之禮莊二十二年穀梁傳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請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不待備禮言不待四者禮備便行親迎唯凶荒然也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鄭司農注云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與此傳訓同傳又本周禮會男女法以申明不待備禮之義乃統釋全章非專釋末章凡傳總釋有發見於章首者又有發見於章末者此其例矣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鄭注云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案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禮記曲禮內則大戴禮本命穀梁文十二年傳尚書大傳白虎通義並有其文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說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管子入國篇云五十而娶庶人之禮也傳義正本彼序為說逸周書糴匡曰合獨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合獨管子合獨亦即行周禮會男女法古者未三十男亦行娶未二十女亦行嫁三十鰥寡矣嫁娶以秋冬為正時十二十為年盡若踰時無夫家則為時冰泮而殺止仲春之月為期盡周禮於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以年盡之男女於期盡之月行之此雖禮不倘而亦會而行之者也若遇凶荒亦得行此乃為古者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蕃育民人之法有孤序云古者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蕃育民人之法有孤序云古者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蕃育民人也傳義正本彼序為說逸周書糴匡

篇大荒嫁娶不以時孔晁注云不以時秋冬也媒氏會男女合之亦此義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傳嘒微貌小星眾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傳肅肅疾貌宵夜征行寔是也命不得同於列位也疏經言小星故傳以嘒為微皃云小星眾無名者小星對心噣伐留為大星者言之也小星喻賤妾心噣伐留皆列宿喻貴妾眾無名即傳所謂命不得同於列位也疏經言小星喻賤妾見女曰雞鳴篇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傳云言小星已不見也則見小星尚在昧旦之前可以證下文宵夜非昏夜之夜矣○三心者褻九年左傳古之火正或會於心是故心為大火爾雅大火謂之大辰孫郭注並云大火心也其中最明是心三星中央色最明也史記律書云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天官書云心為明堂周初心星旦中在十二月五噣者爾

雅咮謂之柳柳鶉火也左傳作咮詩釋文引爾雅作蜀爾雅釋文咮本作啄或又作注古蜀咮注竝同聲而通用司馬貞史記索隱云注咮也張守節正義以爲柳八星鄭注考工記鶉火朱鳥宿之柳其屬有星星七星唯詩止義引春秋元命苞柳五星與毛傳五蜀合書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中春馬融注云春分之昏七星中吳江氏聲集疏云禮記月令季春之月昏七星中案疏云禮記月令季春之月昏七星中吳江氏聲集疏云禮記月令季春之月昏七星中案月令季夏日在柳季秋日在柳季秋旦柳二十餘日至李春而昏七星中僖五年左傳丙子旦鶉火二十餘年則恆星移二十餘度故遲中僖五年左傳丙子旦鶉火二月夏十月其去周公作月令時又遠故鶉火中在十月朔詩二月夏十月其去周公作月令時又遠故鶉火中在十月朔詩杜周初則鶉火晨見南方當亦在季秋之月傳云四時更見者杜周初則鶉火晨見南方當亦在季秋之月傳云四時更見者合下章維參與鼎而總釋之也○爾雅釋詁肅疾也重言之爲合下章維參與鼎而總釋之也○爾雅釋詁肅疾也重言之爲肅肅肅肅猶數數數數亦疾也宵夜釋言文七月宵與晝對文傳肅肅肅肅猶數數數數亦疾也宵夜釋言文七月宵與晝對文傳亦訓宵爲夜征行釋言文在猶自也鳳夜在公猶云遐食自公亦訓宵爲夜征行釋言文在猶自也鳳夜在公猶云遐食自公耳鳳早也曰未出夜未盡曰早夜說見采蘋篇寔是釋詁文此傳爲全詩寔字通訓禮記大學寔能容之寔不能容書秦誓寔作是春秋桓六年春正月寔來公羊穀梁傳竝以寔來爲是來寔是聲義皆同釋文引韓詩作寔訓是聲義皆異燕燕釋文實是也本亦作寔是頻弁箋實猶是也韓奕箋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無羊召旻閟宮箋以是字代實字或鄭所據皆作寔同字俱改作實總目寔實同讀遂通假矣云命不得同於列位也

者釋經命不同之義命命數也列位行列之位也天子諸侯皆一取九女后夫人位尊不列九女之數九女周禮謂之九嬪天官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敘次序也次序于王所是有位於王宮也匠人職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天子內九嬪當外九卿也寢大記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卒外宗哭于堂上北面是諸侯內命婦當外命婦也天子九嬪下有世婦女御卽諸侯之有貴妾又有賤妾也賤妾與貴妾禮命不同班也文六年左傳辰嬴賤班在九人杜以祁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杜注云班位也劉向親序齊宣王召無鹽女而見之謂曰咎先王爲寡人取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列位指貴妾若以列位爲夫人之位其說自誤禮記月令夫人不聞以星隃夫人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傳參伐也昴留也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傳衾被也裯禪被也猶若也疏參伐者考工記熊旗六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是也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也案罰亦作伐漢書天文志同傳以伐釋參者亦因參伐連體而渾言之耳何注昭十七年公羊傳云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

北辰以別心伐所在心東方宿伐西方宿詩葢以東西列宿分
章也夏小正云八月參中則旦鼞謂者正義引元命苞云鼞六
星鼞之爲言謂言物成就繫謂是也史記律書云鼞者言陽氣
之稽謂也葢以鼞爲謂與毛傳合爾雅大梁鼞也西陸鼞也小
正四月鼞則見昭四年左傳疏引鄭荅孫皓問云西陸朝覿謂
四月立夏之時本爾雅小正爲說鼞俗作昴○說文衾大被被
寢衣長一身有半論語鄉黨篇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鄭玄注
云今小臥被許鄭同意傳釋衾爲被禂爲禪被者渾言衾禂皆
被名析言則禂爲禪被而衾爲不禪之被凡人入寢必衣寢衣
而加衾也詩之禂即論語之寢衣也方言汗襦自關而西或謂
之褌褲說文祇禂短衣也祇禂連文與單言禂者不同而其爲
帖身之物義實不異箋云禂牀帳也爾雅幬謂之帳幬本或作
幬此鄭所本也釋言猷若也猷與猶同鼓鐘傳亦云猶若也猷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適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
適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適亦自悔也〔疏〕江沱之媵妾
也媵有賢行能絕適嫉妒之原故美之詩録
江有汜其猶春秋美紀叔姬與適今俗作嫡

江有汜〔傳〕興也決復入爲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傳〕適能自悔也〔疏〕興者江喻適汜渚沱喻媵決復入爲汜此爾
悔而媵備數也說文汜下引詩爾雅窮瀆汜無水者適媵不相得復入者適自
三家詩爾雅窮瀆汜無水文汜下引詩爾雅窮瀆汜無水者適媵不相得復入者適自
我也載芟傳以用也不我以不用我也不我與不與我也以與二
字渾言義同析言則義別云適能自悔也者傳用序適亦自悔
之語以釋經悔之義是詩似美適之能悔而序以爲美
媵者適之悔由於媵之勞而無怨故詩爲推本之詞

江有渚〔傳〕渚小洲也水岐成渚之子歸不我以不我與其後也
〔處〕〔傳〕處止也〔疏〕渚有有水無水兩義鶴鳴魚在于渚謂有水也
小洲曰渚謂無水而可遵渚鳧鷖在渚傳渚沚也謂無水也爾雅
爲驗江汜江渚江沱皆江水別流而可居者爲渚也此篇三章皆以江水別流
爲小水之名而不言無水之汜沱則渚下自不應用爾雅小洲
爲渚之義釋文云本或無此注則陸氏所見或本傳無渚小洲
也四字當據之以刪正云水岐成渚者岐岳本作枝釋文亦作
枝案岐枝皆非其正字當作汊或傳僭枝爲汊也說文汊水都
也从水支聲都猶聚也水所都聚處是曰汊水都郎所謂水汊
也穆天子傳八駿之棄以歛于枝詩之中枝正字亦當作汊說

文詩水暫益且止未滅也益同溢亦謂水之溢出而未滅者曰涔止亦渚也枝詩即泜渚枝詩之中可以飲馬其爲有水可知也學者罕見泜字遂依枝字爲訓解作水之枝出者成渚郭璞江賦云因岐成渚又注穆天子傳云水岐成詩詩小渚也其義皆謂傳申經義謂江水別流其所都聚以成渚見江水之大別流成渚渚以豫適能悔過容縢備數也釋文引韓詩一溢一否曰渚辭綜注文選西京賦引韓詩章句水一溢而爲渚渚溢讀如禹貢溢爲滎之溢韓毛訓不同而不指此經之渚爲無水之渚者又無不同箋謂江水流而渚留以豫縢留不行意與傳異然詩澤停留鄭亦不謂小洲可居也○處止皃鬱同說文処止也或作處其後也言適能悔過終自止其嫉妒之行

江有沱〔傳〕沱江之別者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疏〕禹貢梁荆指有沱爾雅水自江出爲沱禹所名也漢書地理志蜀郡郫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鄭康成不從漢志梁沱注云郫縣江沱首不於此出江原有鄲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大江鄭亦謂江豈沱之類與德清胡渭禹貢錐指云鄲水即大阜江寶峨江之正流也沱水自灌縣西南首受大江東逕郫縣新繁成都新都金堂又東南逕簡州資陽資縣富順瀘州與江水會是胡從漢志郫江爲梁沱矣又地理志蜀郡汶江江沱在西南東入江水經注云汶出玉輪坂下東別爲沱開明之所鑿也此在大江之西別流與禹貢梁沱無涉地理志南郡枝江江沱出其西東入江鄭荆沱注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益此所謂沱也水經注江水東逕上明城北江沱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又沮水注云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沱也酈注言江沱有二一從班一同鄭矣禹貢錐指云枝江沱水爲江州所隔而成何言不於江出華容夏水本沱水枝分而爲夏非出於大江鄭以爲沱者蓋北江久已盛大世目爲岷江之經流因以其所出者爲沱耳禹時無此沱也又云夷水本首受奉節縣之大江今建始縣北其故道皆已陻塞唯從縣南受施州衛開巒界水東逕巴東長陽至宜都縣北又東入于江胡意奉節之東有三峽七百里之險夏水故爲入沔之水而枝江又爲出峽之經流故以漢志南郡荆沱矣漢志以郫之江沱爲禹貢禹貢道江條岷山道江東別爲沱沱爲江水發源之別流當指梁沱說說文沱江別流也出嶓山東別爲沱箋亦引道江條之沱爲詩江沱作證胡朏明以詩沱爲荆沱意以南國枉江漢閒也程瑤田通藝錄又以詩沱爲梁沱與竊謂荆梁皆周之南國梁沱枉周之西南荆沱枉周之東南詩繫於召南之國宜以梁沱爲近是蓋周於禹貢雍州之北地不踰涇洛而岐周之南同於殷商以漢水爲界漢東之梁併入於豫荆漢西之梁併入於雍故漢之西江之東皆禹貢梁州之域而爲召公西陝之掌

江沱爲梁沱書闕有閒姑準之地理以備參攷○說文口部嘯吹聲也欠部歗吟也歎吟也是歗與歎同訓吟與嘯訓吹聲義別故分入欠口兩部今本說文嘯字下有簫文作歗四字疑係後人誤衍毛詩作歗申谷有蘿條其歗矣白華歗歌傷懷字皆作歗說文歗字下引詩其歗也嗣本毛詩也嗣或歌字箋云嘯吹聲盛口而出聲玉篇口部同或鄭用三家詩作嘯與說文嘯吹聲合今本毛詩乃依箋而改誤其歗也歌謂朕備數能與君子歗歌也東門之池云彼美叔姬可與晤歌

野有夑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野有夑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疏〉亂世謂紂之世

野有夑麕白茅包之〈傳〉郊外曰野包裹也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夑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絜清也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傳〉懷思也春不暇待秋也誘道也〈疏〉案此傳文錯誤殺禮猶有以將之十三字當在白茅取絜清也之下傳云郊外曰野野有夑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絜清也包裹也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此統釋經義也曰包之曰將之經傳兩之字皆指夑麕言故首章傳必先釋野有夑麕再釋包之其義乃明猶下章傳必先釋野有夑鹿再釋純束其文自順首章箋貞女之情欲令人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麕肉爲禮而來下章箋樸樕之中及野有夑鹿皆可以白茅裹束以爲禮毛依經作傳鄭依傳作箋可以證今本傳大之誤凡傳例先依經文次第作解後乃統釋經義以發作詩者之指卽如召南之篇采蘋草蟲甘棠羔羊殷其雷皆其例也○郊外曰野燕燕于飛傳竝同說文麇麞也籀文作麕麞麋屬釋文引義疏麞麞也青州人謂之麞考工記注齊人謂麋爲獐麞獐皆字之異體傳云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羣衆也古者大田獵天子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士衆習射經言野麕傳知爲田獲分肉者此化本文王之義也云白茅取絜清也者易繫辭傳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蓋取諸此也釋文苞逋茆反木瓜正義引此詩作白茅苞之是陸孔本皆作苞說文勹裹也今俗作包云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者士昏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鄭注云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爲庭實皮鹿皮記用物皮帛必可制注云皮帛儷皮束帛也記庭實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案皆

禮有幣必有皮玄纁束帛幣也儷皮皮也納徵重幣故春秋經變言納徵爲納幣唯凶荒之歲得以減殺其禮詩詠芭苴麕肉但爲庭實執皮之用是用皮不用幣爲禮之殺矣麕亦鹿之屬○傳訓懷爲思又釋經春字之義云不暇待秋也者言女感春田之候思得禮則行所以惡非禮相陵不暇待秋而欲嫁男也誘訓道者道之猶謂之也摽有梅求我庶士迨其謂之傳云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民人也不待備禮所謂殺禮也唯凶荒則然彼言男女之年此言凶荒之禮詳略當互參楚辭離騷賦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道言之不固與此傳道字義同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傳〉樸樕小木也野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包之也有女如玉〈傳〉德如玉也〈疏〉王引之爾雅述聞云釋木樸樕心樸樕與心皆小貌也因以爲木名耳古者謂小爲僕邀漢書息夫躬傳樸遬不足數顏注曰僕遬凡短之貌也心之言纖纖小也釋名曰心纖也則二字聲義相近鄉風凱風首章吹彼棘心傳曰棘心難長養者二章吹彼棘薪傳曰棘薪其成就者小棘謂之棘心與樸樕小木謂之心其義一也故召南傳及說文皆云樸樕小木也而樊注乃云樸樕斛樕也有心能逕江河閒以作柱則是以心爲松柏有心之矣夫木皆有心何獨於樸樕而謂之心乎段氏說文注引廣韻枹木名其心黃以爲即爾雅之心字又謂毛傳說文小木爲心木之譌皆非也案王說是也樸樕爲小木猶扶蘇爲大木皆疊韻連緜字小木以喻殺禮凡漢廣齊南山及小雅車舝等篇言昏姻之事每以薪作喻唐風綢繆篇綢繆束薪傳綢繆猶纏緜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彼詩以束薪爲喻此詩之意亦猶是也林有樸樕束猶上章云野有死麕白茅包之謂謂薪也野有死麕白茅純束猶是也禮記祭統篇既內禮也昏禮用鹿殺禮可用麕故傳於此章言野有死鹿以爲廣物也純亦束也束裹同義傳亦即承上章苞之爲訓○經言如玉傳乃申明之云德如玉言女德如玉德也禮記祭統篇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鄭注云言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

舒而脫脫兮〈傳〉舒徐也脫脫舒遲也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傳〉感動也帨佩巾也尨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疏〉舒訓徐與常物之詞舒而猶舒也君子偕老而天而帝傳云如天如帝是而與如同義也舒如即舒然也旄邱褒如傳云褒然又如與然同義也而如然一語之轉傳舒遲也釋文定本作舒兒箋脫脫然舒亦無遲字可證集韻十四泰娧娧舒遲兒一曰喜也此三

家詩義也玉篇媿好皃媿媿爲本字脫脫爲假借字禮記儒行注云又必舒而脫脫雪鄭荅用毛詩也○感動釋詁文感古撼字釋文胡坎反卽撼也士昏禮送女施衿結帨鄭注云帨佩巾也說詳東山篇說文尨犬之多毛者从犬彡詩曰無使尨也吠許引詩釋尨之本義毛傳釋尨爲狗用爾雅釋畜文李注云尨一名狗渾言之則尨亦狗之通稱案上句我字女子自我也狗有守禦之義尨吠亦女子自喻也傳云非禮相陵所以申明尨吠之故承感悅爲說言有感我悅者則狗吠也昭元年左傳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杜注云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趙孟以非禮相加陵杜以狗吠謂趙孟自喻非禮之人則上下文義有不可通失毛氏訓經之恉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傳興也襛猶戎戎也唐棣栘也

王姬之車傳肅敬雝和疏〉興者首二章言華之襛喻王姬車服執婦道以成其肅雝之德云禮猶戎戎也者說文艸部茸茸兒从艸聰省聲戎戎卽茸茸也尨邶蒙戎左傳尨茸此戎卽茸之證釋文襛韓詩作茙栘當作唐棣棣晨風山有栘者誤也論語子罕篇唐棣之華偏其反而皇侃疏云唐棣棣樹也玉篇云搪棣棣也樓之誤說文栘棠棣也棣白棣也棠當作常爾雅邢疏引陸機義疏云許愼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令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案元恪謂白棣以實白而得名赤棣如郁李其實正赤郁李一名奥李一名車下李爲棣之屬乃論語邢疏引義疏云唐棣奥李也一名雀李一名雀李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此與齊民要術引幽風七月篇義疏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赤色食之酢正同則論語疏引唐棣必是常棣之誤小雅之常棣七月之鬱皆卽亦棣歟而非此唐棣也○清廟肅雝顯相傳肅敬也雝和也思齊雝雝在宮肅肅在廟傳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義並同序箋云下王后一等車棧厭翟則此車乃厭翟之車大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則此王姬之車乃王姬自棧其車也賈公彥儀禮疏引鄭氏傳疏二

箴膏肓齊侯嫁女棄其母王姬始嫁時車送之鄭志荅張逸以爲魯詩是魯以此爲齊侯嫁女之詩然詩何以得編於召南歟曷不曷也曷何也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言何戎戎者唐棣華也何肅肅雝雝者王姬車也何謂之曷不又何不謂之曷唐風有杕之杜篇中心好之何不飲食之也是曷爲何不也說者皆失之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疏〕華即承上章而言王如桃李言唐棣之華王孫之王謂武王孫之王謂文王故又申之云武王女文王孫也二王皆文王詩雅頌之始亦皆文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是其義也春秋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春秋法文王與詩相表裏箋云正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王亦與公羊說春秋合經言齊侯之子傳云適齊侯之子者適謂下嫁也案此亦承上章而言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謂初嫁時也下章齊侯之子平王之孫今乃棄車適齊侯之子者是文王之孫故能成其肅雝之德如此謂已嫁時也三章文義本自一貫文王稱王事固在追王後也然而詩之王謂文王也衆風者故得坿於召南之篇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傳〕伊維緡綸也齊侯之子平王之孫〔疏〕維語詞維何何也伊維爾雅釋詁文維絲維緡上維語詞下維與是同義言以絲是綸也六韜云緡隆餌重則嘉魚會之緡調餌芳則庸魚會之說苑政理篇云投綸錡餌淮南子俶眞篇云以道爲竿以德爲綸禮樂爲釣仁義爲餌采綠箋亦云綸釣繳案釣繳爲緡亦爲綸然采綠之綸有糾合之義則此傳以綸詁緡亦必謂以絲而糾合之作爲釣魚之繳非即以緡爲釣魚繳矣說文网部罠釣也釣魚繫應以罠爲正字傳於竹竿之釣以喻婦人之成其室家此詩之釣興義當同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騶虞鵹巢之應也鵹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疏〕純大

彼茁者葭〔傳〕茁出也葭蘆也壹發五豝〔傳〕豕牝曰豝虞人翼五

貔以待公之發于嗟乎騶虞傳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疏傳苗出也小箋云也當作皃今攷正義作苗出也字者是非訓爲出正義作也字者是生出地皃玉篇苗草出皃皆作皃可證葭蘆爾雅釋草文碩人兼葭傳竝云葭蘆也七月傳葭葦之未秀曰蘆已秀曰葦是葭蘆皆葦未秀者之稱箋云記蘆始出者箸春田之早晚○爾雅釋獸牝豕也傳所本也鄭司農周禮大司馬注云二歲曰豵說文豕牝豕也一曰二歲能相把拏者也詩曰一發五豵一當作壹說文前說本爾雅毛傳後說本鄭仲師周禮說兩說實一義吉日篇言發彼小豵則豵爲小豕矣廣雅亦云二歲爲豵豵人翼之者所以補明經義之未備吉日傳驅禽而射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翼與驅義正相近也案此與禮記射義騶虞一發所以獲中也賈誼新書禮篇云虞人翼五豵以待虞樂官備之說本無不合賈誼新書禮篇云虞人翼五豵以待即虞人之官究非達詁○序言仁如騶虞傳則云騶虞義獸不食生物仁義相兼也云有至信之德而騶虞以應故詩人于嗟乎美歎之也周禮鍾師疏引異義古毛詩說與傳同異義又引古山海經鄒子書云騶虞獸御覽獸部二引尚書大傳徹豆生之於陵氏取怪獸尾倍其身名曰騶虞正義引鄭志荅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何謂荅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今逸周書王會篇佚此文然亦可證騶虞爲獸古無異說服虔注左傳云思睿信立白虎擾白虎即騶虞此從左氏修毋致于與古毛詩說同唯周禮疏云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文選劉逵注魏都賦引魯詩傳古有梁騶梁騶者天子之田也李善注東都賦騶作鄒新書禮篇引詩而釋之云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當亦魯詩傳皆不以騶虞爲獸名鈔本御覽樂部三引墨子三辯篇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鄒吾吾與虞通詩蓋作於成王故古有是說也

彼茁者蓬傳蓬草名也壹發五豵傳一歲曰豵于嗟乎騶虞疏爾雅翟彭蓬蔨蓬郭注云蓬蒿也蓬春生至秋則老而爲飛蓬是也蓬易識之草故傳但云草也草下名字小箋以爲俗增全詩傳蒲草茭草蓄草葽草苓草萊草芑草芄蘭草龍紅草鴟夠草勺藥香草芎藭香草無名字可證○豵冢上犯言亦謂豕也傳於豵言牝而於豵言歲互文可見也七月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傳豕一歲曰豜三歲曰豜大則豵爲小故爾傳訓同鄭司農周禮注云一歲爲豵說文豵生六月豚一曰一歲豵尚叢聚也廣雅亦云一歲爲豵豵竝與毛傳同毛傳不本爾雅當別有師承也箋乃本爾雅豕生三豵之詩毛氏傳疏二

說余友歸安姚學塽說爾雅釋獸六獸少𤞝釋獸之豕當有釋獸鎛簡耳然則此是家畜非田豕故毛不用爾雅詩之豝豵皆田豕也郊特牲云迎虎爲其食田豕也春蒐亟驅豝豵其郎禮記迎虎之意與

吳縣汪家鰲
行場李文楷 校

詩毛氏傳疏三

南菁書院

長洲陳奐碩甫著

邶柏舟詁訓傳三　毛詩國風

邶國十九篇七十一章三百六十三句（疏）邶商邑名在商都之北武王封武庚爲商後其國不襲紂之故都也續漢書郡國志云朝歌北有邶國說文云邶故商邑河內朝歌以北是矣武王時封康叔於紂之故都更名曰衞稱衞與衞皆其下邑成王時武庚以邶爲國都稱邶國而庸國而邶與庸又皆其下邑衞即朝歌邶在朝歌北庸在朝歌東所以邶庸衞三國之詩皆衞詩也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工爲之歌邶庸衞曰吾聞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衞風乎又衞北宮文子引衞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邶詩也而稱衞詩蓋周大師舊次本三國不分編詩者見其篇什繇多較異他國乃分之爲三猶雅之有什焉爾古國邑通稱也然則一衞也兼有故都曰商衞衞遷帝丘居夏伯昆吾之虛曰昆吾衞皆以衞爲國都而繫以舊號遂連而稱之與之同例邶庸衞俱在漢河內郡朝歌縣內漢書地理志云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

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庸衞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于雒邑故邶庸衞三國之詩相與同風

柏舟五章章六句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衞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疏〉史記衞世家康叔七世至頃侯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爲衞侯頃公卽頃侯也邶庸衞三國皆衞詩庸首柏舟衞首淇奧皆武公時詩頃在武前故邶遂以柏舟爲首正義云三國如此次者以君世之首在前者爲先是矣列女傳貞順篇以此詩爲衞寡夫人所作潛夫論斷訟篇亦云貞女不二心以數變故有匪石之詩用列女傳然與漢書本傳說苑新序所引詩義皆不合此劉子政習魯說兼用韓詩故歟凡韓同毛者多魯異毛者多其師承源流蓋如此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傳〉興也汎汎流貌柏木所以宕爲舟也亦汎汎其流不以濟渡也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傳〉耿耿猶儆儆也隱痛也微我無酒以敖以遊〈傳〉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疏〉釋文云汎流皃本或作汎汎流皃者此從王肅注加正義云汎然而流是唐時毛傳作汎汎流皃不重汎字王肅依下文經作汎其流傳作汎汎其流乃於上句重一汎字不知汎猶汎汎也書禹貢孔穎達疏引傳作汎汎流也依王肅本又皃誤爲也字耳柏木名柏木爲舟曰柏舟故傳云柏木所以宕爲舟也亦汎其流亦語詞也傳以汎汎其流釋經汎其流三字則傳中亦字當衍矣興者柏舟興仁人不以濟渡興仁人不遇時○耿耿猶儆儆敞此以今語通古語之例楚辭遠遊夜耿耿而不寐兮王逸注云耿一作炯炯炯猶耿耿也廣雅耿耿警警不安也儆與警通隱讀爲慇說文云慇痛也慇亦作殷文選陸機歎逝賦阮籍詠懷詩謝瞻苔靈運詩劉琨勸進表稽康養生論注引韓詩並作如有殷憂案殷卽慇之省如猶而也詩合二句爲一句耿耿不寐而有思痛之憂也如與而得寐而有思痛之憂也如與而詞傳釋微爲非非本字微假僭字遊當作游微我無酒以敖以游言非無酒敖游以忘此痛憂耳亦合二句爲一句鹿鳴傳云敖游也敖游連文同義則下以字爲語助足句此全詩通例如此易林屯咸云汎汎柏舟流行不休耿耿寤寐心懷大憂仁不逢時退隱窮居焦說正用毛序隱憂爲大憂王引之云本三家義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傳〉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亦有兄弟不可

以據傳〉據依也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傳〉彼彼兄弟〈疏〉箋釋文作監周禮司
烜氏注監鏡屬茹度爾雅釋言文箋所以察形之物我心非如
鑒人不可以測度於我意承上章而言我心之隱憂人無有能
明其志者耳匪鑒不可茹與下文匪石不可轉匪席不可卷句
法一例箋謂鑒之察形不能度其眞僞我心度知衆人之善惡
外內但經明言鑒可度我心不可度依鄭說則爲鑒不可度而
我心可度矣韓詩外傳云莫能以己之疇疇容人之混汙然下
卽引此詩韓訓茹爲容納與毛訓各通○據依同義僖五年左
傳虞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宮之奇對曰鬼神非人實親
唯德是依是據爲依也往愬逢怒卽是不可依之事故傳家上
文而釋之云彼彼兄弟箋云責之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傳〉石雖堅尚可轉席
雖平尚可卷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傳〉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
俯仰各有威儀耳棣棣富而閑習也物有其容不可數也〈疏〉石
席平傳但就石席作釋箋乃云言己心志堅平過於石席此申
成傳義也說苑立節篇言比干尾生夷齊之事其下引此詩而
釋之云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
所以越衆也又新序節士上篇言原憲居魯天子不得而臣諸

矣不得而友故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亦引此詩說
見韓詩外傳其言君子之不遇時竝與毛詩序合○傳君子望
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此文多有誤奪正義云君
子望之儼然可畏釋經之威也禮容俯仰各有宜耳釋經之儀
也正義本傳中威儀二字作宜字案君子下尚有奪字古本毛
傳當作君子有威儀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宜耳十九
字傳順經先出威儀二字下復分解以畏釋威以宜釋儀言可
畏必曰望之儼然言各有宜必曰禮容俯仰又於分解中見其
互義自各本君子下奪去有威儀三字解者因改宜爲威儀幸
正義本作宜不誤尋繹傳文訂正之如是襄三十一年左傳衛
北宮文子引詩釋之云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
威儀也文子又云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
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
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毛傳言君子有威儀正用左傳
文唯左傳釋詩言君臣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皆者統
同之詞毛傳之君子卽詩序之謂仁人不當爲統同之詞益言
各有當也傳棣棣富而閑習也訓閒爲習則不必於閒下增習矣杜預左
宣衍車鄰傳閒習也閑當作閒閒古嫻字閒下習字
傳注作富而閒也四字可證富而閒猶之美且都有文同車傳
云都閒也相如賦所謂雍容閒雅是也新書容經篇云棣棣富
也義與毛同棣棣禮記孔子閒居篇引詩作逮逮鄭注云安和
之貌義相近傳云物有其容不可數也此上當奪選數也三字

先釋經字再釋經義全詩通例如此左傳注及釋文皆云遝數也疑杜陸所見傳文有此三字正義云又解不可遝者物各有其容遭時制宜不可數昭九年左傳曰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是也左傳注云物類也容貌也不可數者言已之儀容美備不可說數也容經篇云不可遝眾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傳〕慍怒也悄悄憂貌靚閔既多受侮不少〔傳〕靜安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

〔疏〕〔傳〕閔病也靜言思之寤辟有摽〔傳〕先釋慍後釋悄悄文疑誤倒顏師古注漢書楊使注荀子及魏徵羣書治要竝云悄悄憂貌慍怒也正義亦順經爲釋其所據毛傳皆當不誤怒當作怨正義云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羣小人在君側者也文選思玄賦注引傳慍怨也不誤孟子盡心篇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趙注云憂心悄悄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家語始誅篇同此釋憂心悄悄句漢書楚元王傳劉向釋詩云小人成羣何足慍也益揆下慍于羣小句立訓韓詩外傳云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孟子引詩正與此序文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合傳義正同孟子又荀子宥坐篇釋詩云小人成羣誠足慍也益揆下慍怨之意○閔病釋詁文鴟鴞閔予小子同女曰雞鳴傳亦訓靜爲安也靜與靖通辟拊心釋訓文說文日部引詩作晤辟晤辟卽寤擗擗也楚辭王褒九懷寤辟摽分永思王逸注與爾雅毛傳同辟皆擗古文假僻字說文云摽擊也故傳爲形容拊心之皃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傳〕如衣之不澣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傳〕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疏〕正義云居諸語助故日月傳曰日乎月乎不言居諸也居諸皆不爲義案孔說是也釋文迭引韓詩作或云常也疑或乃戫之誤假樂傳秩秩訓有常巧言秩秩大猷說文作戫戫是迭秩戫聲同而義通日月喻君臣胡何也何常而微言日月常微耳箋云君道常明如日此常字用韓義又云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鄭泥經中居字作釋毛意不然也○匪不也澣當作瀚匪瀚匪澣衣不瀚則憒辱無傳乃釋心憂之狀故云如衣之不瀚箋云衣之不瀚非或爲不古匪非通用故匪謂之非照察凡全詩中匪字或爲非或爲不古匪非通用故匪謂之非非又謂之不匪亦謂之不出其東門之匪我思存雨無正之匪舌是出常武之匪紹匪游傳竝以不字釋匪字巧言車舝公劉抑桑柔江漢思文箋皆以不字代匪字與訓匪爲非者不同○說文奮部奮翬也从奞在田上詩曰不能奮飛羽部翬大飛也淮南子原道篇羽翼奮高注云奮壯也經言奮飛傳言鳥正義云鳥能擇木故取譬焉是矣宣十七年穀梁傳非

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范注云泰曰兄弟無絕道故雖非而不去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足以厲不軌正義引箴膏肓云楚鬻拳同姓有不去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竝與傳意同

綠衣四章章四句

綠衣衞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疏〉妾賤妾州吁之母也賤妾不得列姪娣之數今以寵驕而上僭賤妨貴矣逸周書祭公篇云女無以嬖御固莊后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傳〉興也綠閒色黃正色心之憂矣曷維其已〈傳〉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疏〉綠閒色喻妾黃正色喻夫人綠衣喻妾上僭黃裏黃裳喻夫人失位綠兮衣兮言綠衣兮爲語助如全詩中瑣兮尾兮挑兮達兮會兮蔚兮婆兮裴兮皆合二字成義上兮字爲語助又有是其文者如簡兮簡兮追兮琇兮擘兮母兮叔兮伯兮是也又有重其文者如綠兮綠兮綠衣黃裏綠兮綠兮練衣黃裏注練中衣以黃爲內是表裏可知易林觀黃裏綠衣君服不

安淫湎毀常失其寵炎君謂小君也〇傳云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者以釋心憂曷已之義以何釋曷以止釋已爲全詩通訓心之憂矣曷維其已言何時止憂也心之憂矣曷維其亡言何時亡憂也維其句中語助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傳〉上曰衣下曰裳東方未明傳同下曰裳所以配衣也斯干傳云上之飾也上章釋綠黃此章釋衣裳互文也正義云前以表裏興幽顯則此以上下喻尊卑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傳〉綠末也絲本也我思古人俾無訧兮〈傳〉俾使訧過也〈疏〉綠爲所染之色故綠爲末而絲爲本本末猶先後絲閒色正色皆可以爲染今女所治者但爲閒色之絲不爲正色之絲以喻嬖妾上僭之非禮○俾使爾雅釋詁文天保傳竝訓俾爲使依節南山菀柳緜蕩載見閟宮釋文皆當作卑載馳傳尤過也訧尤義同我思古人俾無訧兮言我思古之君子使無過於禮也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爲賦綠衣之三章師亥曰謀而不犯微而昭矣案不犯即詩無訧之義韋昭注誤引四章

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傳〕凄寒風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傳〕古之
君子實得我之心也〔疏〕葛覃傳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
絺綌也凄寒意依經言風故云凄寒風也絺綌以禦寒風喻夫
人失位○實當作是燕燕實勞我心實本亦作寔獲得也衛莊
姜以齊女嫁衛而不見答於莊公以致失位傳云古之君子寔
得我之心也者思古之人傷今之已也成九年左傳二月伯姬
歸于宋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
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
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蓋古者
嫁女必有大夫致女之禮三月廟見又有大夫反馬之禮此伯
姬嫁于宋故文子復命賦韓奕以言宋土如韓樂穆姜
遂荅賦此詩者正取寔獲我心之義所謂斷章取義也

燕燕四章章六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疏〕妾戴嬀也衛莊公夫人莊姜無子以
厲嬀娣戴嬀生子完爲己子是謂桓公桓公立在春秋前魯隱
隱四年州吁弒之已在位十六年完弒而作是詩也其不稱戴嬀而直稱妾何
而戴嬀歸陳莊姜送之而作是詩也其不稱戴嬀而直稱妾何
此正名也莊姜爲適夫人戴嬀雖子貴猶俱妾以視州吁之
母身爲賤妾而上僭夫人逆禮甚矣詩之義春秋之義也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傳〕燕燕鳦也燕之于飛必差池其羽之子
于歸遠送于野〔傳〕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
外曰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傳〕瞻視也〔疏〕爾雅鶐周燕燕鳦舍
又名鳦說文鶐周燕也从隹中象其冠也肉聲燕玄鳥也籥口
布翅枝尾象形乙乞鳥也齊魯謂之乙取其鳴自諱象形也字
或從鳦夏小正傳燕乙也玄鳥傳玄鳥鳦也然則鶐周也燕也
鳦也乞鳥也一物四名舊讀爾雅燕燕屬上下是鳦不名燕燕
矣詩重言燕燕者此猶鴟鴞鴟鴞黃鳥黃鳥曇評成義之例傳
乃依經作訓云燕燕鳦者此猶罩罩篧汕汕樔重字連文之例
呂覽音初篇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漢書五行志童謠燕
燕尾涎涎皆與詩義同也自郭景純不明詩義致誤爾雅燕燕
連讀而孔仲達左傳疏以爲重名燕燕異方語其誤實始於郭
矣云燕之于飛必差池其羽六字是傳
意本指一燕而言差池者即說文說燕之形布翅枝尾是也箋
云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翼與戴嬀將歸顧視其衣服二章箋
頡頏與戴嬀將歸出入前卻三章箋下上其音與戴嬀將歸言
語感激聲有小大此箋言與盍斯正義引鄭志荅
張逸云若此無人事實興也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
傳不言興者放此○之子戴嬀也傳

云去者蓋緣上下文作訓桃夭之子于歸歸謂嫁也自母家之夫家曰歸自夫家之母家亦曰歸傳釋歸爲歸宗者草蟲傳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黃鳥傳婦人有歸宗之義與此言歸宗者凡三但草蟲黃鳥言大夫以下婦人歸宗此言諸侯之女亦有歸宗之義左氏傳所謂大歸也戴嬀歸于陳猶之紀叔姬歸于鄫矣遠送至於野故傳云過禮箋云婦人之禮送迎不出門今我送是子乃至于野者舒已憤盡已情案此申傳過禮之說也于訓於者釋于野之于與于歸之于不同義于歸往歸于野於野也於猶之也采蘋傳于於猶在也二傳訓同意別云郊外曰野郊遠郊也遠送遠郊之外雖過禮猶不越衞境也瞻視雖節南山同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之子于歸遠于將之〔傳〕將行也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傳〕佇立久立也〔疏〕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小箋云上下字當互易頡同頁頭也飛而下則頭搶地頏同亢者頸也飛而上則亢向天說文注又引楊雄甘泉賦縣雲參差魚頡而鳥腸李注云頡腸猶頡頏也顏注云頡腸上下也皆本毛詩頡頏爲訓箋謂傳文當是頡頏二字之互誤凡鳥飛必卬上而後注下故傳先釋頡之飛而上曰頡再釋頡之飛而下曰頏以盡其翱翔回顧之狀猶下章下上其音傳必先釋上音再釋下音以寫其鳴號遠近之態同一意例今本順經故傳恐失毛氏之恉○將行簡兮毛傳云將行也箋云將行者欲去之辭鄭氏說文王既醉箋云將猶扶持也扶持與行義相近傳以入詁字釋文本久下無立字可證宁久釋詁文今爾雅亦作佇墨子經上篇云久弭異時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傳〕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傳〕陳在衞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疏〕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上猶頡頏也傳先釋上音再釋下音此逆意以解之也箋云聲有小大雄雌箋亦云小大其聲小謂上大謂下凡飛鳥之音遠乃小近始大也上章箋頡猶出入頡猶出也頡猶入也箋亦逆意以解之○南以言鄉南行也戴嬀歸于陳故傳以陳在衞南釋之衞今之淇縣陳今之陳州府衞至陳五百里而遙也

惠叔愼其身〔傳〕惠順也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傳〕勗勉也〔疏〕傳以仲爲

戴嬀字女子以伯仲爲字十五笄而字則十五以後稱伯仲異乎男子之五十以伯仲也大明傳云仲中女也又云大任仲任也彼詩言大任來嫁于周故稱婦之姓而言任此莊姜評戴嬀不必繫乎姓故但言仲而不言仲嬀玉篇人部引詩云仲氏任只仲中也又衆經音義卷九引韓詩云仲中也言位在中也是韓不以仲爲字矣諸侯一取九女皆有列位小星寔命不同傳命不得同於列位也同列位者稱貴妾戴嬀之位在中故稱仲與毛不同其義甚古必有師承○寘之初筵傳壬大也任與壬同大者正義云言仲氏有大德行是也寒訓瘁瘁乃實之誤崔集注本作實書堯典孔傳安世溫良恭儉讓其德顏注引亦作實定之方中常武箋竝訓寒爲實鄭正本此傳訓皆其證說文憲實也書曰剛而寒今皋陶謨作剛而實此古塞實同訓之理也定之方中箋云淵深也義與傳同惠順釋言文溫惠猶和順也終猶既也終溫且惠也與既安且寧既明且哲同詞既醉傳既者盡其禮終其事此終與既同也其義又見葛藟篇淑善也慎誠也禮記中庸云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勖勉釋詁文書牧誓勖字史記多以訓詁代之作勉字此勖勉義通之證先君莊公也思齊傳寡妻適妻則莊姜適夫人故得自稱曰寡人也思憂思也莊姜不見答於先君致遭州吁之難憂思不已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偕先公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引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案勖畜古聲同此引詩念爺先君以爲先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釋文云此是魯詩然卿庸衛於文公以後無詩不應獻公時有定姜之詩又列女傳母儀篇又謂衛定姜子納其婦無子而歸定姜送婦而作列女傳出於劉向劉習魯詩而與禮記注不合唯毛詩序稱衛莊姜詩傳發明悉本左傳爲說鄭志荅炅模云爲記注時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宏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是鄭注禮信從三家其後稍稍見毛詩源流眞古故箋詩亦從毛義

日月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荅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傳日乎月乎照臨之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傳逝逮古故也胡能有定寧不我顧傳胡何定止也疏傳日乎月乎照臨之也者言日月照臨也經中居字當讀爲其語助詞傳以諸代乎不釋居字釋詞云小爾雅曰諸乎也故祭義

勿勿諸其欲其譽之也禮器諸作乎樂記禮發諸外祭義諸作乎是皆諸乎聲通之證箋云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也當同德齊意以治國者常道也○箋云之人是人也謂莊公也爾雅遹遹逮也逮及也逝與遹通逝謂之逮逮又謂之及故下章傳直以及字代逝字逝不不及也逝不古處言不及古處也逝不相好言不及相好也亦作噬肯肯適我言可及時適我也逝肯來游言可及早來游也句義相同古故烝民同古處猶言舊所耳胡何傳為尒雅胡不卽何不胡然卽何然胡為乎卽何為乎是胡何同義定止釋詁文節南山亂靡有定箋定止也義與此同寧亦胡也凡詩或言胡或言寧桑柔寧為荼毒正月胡為虺蜴寧為卽胡為也雲漢寧俾我遯正月胡俾我癙寧俾我癙卽胡俾也連言之如胡寧忍予明寧瘨我以旱皆是也故上言胡而下言寧連言之曰胡寧猶上言維而下言其連言之曰胡其上言既而下言亦連言之曰亦既皆其句例寧不我顧言胡不我報也子矜子寧不嗣音子寧不來伐木寧適不來寧不我報也子矜子寧不嗣音子寧不來皆胡不也葛覃傳寧安也寧胡安三字並與何同義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傳〕冒覆也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傳〕不及我以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傳〕盡婦道而不得報〔疏〕君子偕老傳蒙覆也冒蒙聲轉義通下土是冒猶云照臨下土也箋云覆猶照臨也○唐風釋文引韓詩逝及也及與逮同義逝不為不及此倒句法不報卽不荅也案此詩四章皆莊姜自敘其傷已不見荅於先君之事傳云盡婦道而不得報盡婦道三字補明經義而以益箸其傷已之情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傳〕日始月盛皆出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傳〕言聲良善也胡能有定俾也可忘〔疏〕天保如日之升傳於東方也東方之日傳亦云月盛於東方禮器大明生於東月生於東方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注大明日也禮記言日東月西以喻夫婦之位此傳言日始亦皆出東方者箋云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是也○傳訓音為聲德音猶善聞令名也二字連讀得義德之聞於聲者為德音德音無良言有德我之聲而實無善我之意故云然若谷風有女同車小戎狼跋鹿鳴南山有臺車舝皇矣假樂德音連緜者可以類推良善鶉之奔奔秦黃鳥同說文廣雅並云良善也忘忘憂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傳〕述循也〔疏〕案此經傳疑皆有誤爾雅釋訓不遹不蹟不徹不道也不遹不蹟不徹統為釋詩之詞不蹟不徹見

於小雅不遹即此篇報我不述之異文孫炎云遹古述字毛詩多古字當同爾雅作遹遹即述古文假僭字釋文述本又作術李善注廣絕交論引韓詩報我不述薛君云術法也是韓詩作術術述一字也今詩或因韓改毛耳傳沔水念彼不蹟不蹟道也十月之交天命不徹徹道也不蹟不徹皆用釋訓文則此詩不遹爲不道亦當用釋訓無疑或云釋詁遹循也毛氏傳詩所本也不知爾雅一書原不專釋詩辭釋詁遹循可釋尚書康誥遹字而釋訓遹道正釋此詩遹字報我不遹不道猶言無道也故釋遹爲道文義已明若釋遹爲循文義未盡古人屬辭最平直也箋云不道不循禮也箋益以循禮申傳之道今本不道作不循亦誤

終風四章章四句

終風衞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疏〉箋云正猶止也

終風且暴〈傳〉興也終日風爲終風暴疾也顧我則笑〈傳〉笑侮之也謔浪笑敖〈傳〉言戲謔不敬中心是悼〈疏〉終風且暴且霾且噎其陰其靁皆所以興

州吁之暴也御覽天部九引傳終日而風爲終風有而字終日而風爲終風則下二章終風且霾終風且噎皆是終日而風也釋文引韓詩云而風也爾雅而風謂之泰風泰當作大桑柔箋作大風毛韓意同爾雅釋天曰出而風爲暴傳與雅訓異意同終日而風總釋三終風之義言日出以別於霾曀也孫炎云陰雲不興而大風暴起傳訓暴爲疾者亦謂風之暴起之風是也玉篇瀑疾風也此毛詩義而作瀑字誤說文瀑疾雨也从水暴聲詩曰終風且瀑此三家詩與雅傳不合或謂傳暴疾也疾下奪雨字據三家改毛大誤○笑卽笑敖序謂之侮慢故傳云笑侮之也爾雅謔浪笑敖戲謔也說文謔戲也謔爲戲連言之爲戲謔笑敖者謔之狀也傳云言戲謔不敬卽所以釋經謔字之義韓詩云浪起也韓以謔字逗謔則起笑敖則亦以笑敖爲謔可因韓讀而明毛訓矣中心心中也悼傷也悼與末章懷同義

終風且霾〈傳〉霾雨土也惠然肯來〈傳〉言時有順心也莫往莫來〈傳〉人無子道以來事己己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悠悠我思〈疏〉霾與埋同聲爾雅風而雨土爲霾雨土者風起土下如雨小雅序雨自上下者也穀梁傳箸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言雨土則風箸矣故傳不更言風也孫炎云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燕燕傳惠順也然猶若也悞傳若然同義北風惠而好我而猶如也

君子偕老傳而如同義惠然其義一也然字不當作然後解爾雅宥可也說文宥寬也此凡語全詩放此順心釋惠然時有順心釋宥來時有順心即承上章顧我之意也人無子道以來事已釋莫來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釋莫往莫來故莫往傳乃逆其辭以釋之無子道事已即承上章笑侮之意也莫訓無又訓不莫來爲無來莫往爲不往也凡全詩莫字有此二義關雎傳悠思也重言曰悠悠此及雄雉泉水子矜渭陽十月之交皆曰悠悠

終風且曒不日有曀〔傳〕陰而風曰曀

跲也〔疏〕陰而風曰曀爾雅釋天文曀亦陰也釋名曀翳也小爾雅立訓乃兼風言耳終風且曒謂風雅傳緣詩也不日有曀謂陰也言不日曀也有爲句中語助箋云喻州吁闇亂甚也○寢言不寐猶云獨寐寢言也願思也言我也願言思我思也願言則爲思我思我也思也願言則懷謂我思之而憂傷也猶則懷言之言訓爲我與寢言之言訓爲我與言歸之言不同義傳皆從誤本釋文妻本又作悽又作嚏又作噦俗人云欠欠故欠是也不作劫字正義引王肅作噦劫定本集注同然則唐初舊本經皆作噦今作噦者其誤始於唐開成石經陸所見崔本作妻之誤孔引集注作噦不誤又引王肅本毛傳作噦劫劫與跲音同故又改作跲唯陸所見崔本作劫故孔引集注作劫是又誤踵王肅矣崔靈恩集注所據毛詩經作噦俗文張口運气謂之欠劫玉篇劫欠張口也廣韻九御劫欠劫集韻劫張口气悟也象气从儿上出之形吹出气也从欠从口傳訓噦爲劫噦即古文噦毛詩作噦三家詩作噦噦有口气鼻气兩解說文口部噦悟解气也从口噦聲詩曰願言則噦噦言則噦悟解气與气宗毛故說解同毛而引詩詳噦者此許氏據三家詩字以申毛詩之義謂噦即噦之古文假俗此說文例也玉篇噦噴鼻也詩曰願言則噦鄭箋噦讀爲不故噦咳之噦今俗人噦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鄭於毛傳說文異而與玉篇噴鼻之說同此亦本三家詩義也但此詩四章皆是衛莊姜傷已之詞願言則思莊姜莊姜爲之噴鼻於序言傷已不合至王肅云願以母道往加之則噦劫而不行不知上章傳云不以母道往加釋莫往故以劫不釋我思句今肅以解此願字而於句義有不安又據狼跋傳改故爲劫以噦劫不行解噦字則於篇義更難通正義依王申毛誤矣

曒曒其陰虺虺其靁〔傳〕如常陰曒曒晻然暴若震靁之聲虺虺然

寤言不寐願言則懷〈傳〉懷傷也〈疏〉暳爲陰故傳以暳暳爲常陰暳暳猶晻晻也說文引詩作曀曀卽靁雷也暴疾也虞世南北堂書鈔天部四引爾雅疾靁謂之霆郭注云靁之急擊者也从雨畾象回轉形靁籀文靁閒有回回靁聲也霆靁餘聲也鈴鈴所以挺出萬物震驚歷振物者案靁霆震三者自微而著凡靁必回轉餘聲而振者象靁回轉之聲砉砉者振物聲也○懷訓思此云傷者思亦傷也願言則懷言我思之則憂傷也序所謂傷己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衞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疏〉箋云將者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將伐鄭先告陳與宋以成其伐事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衞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吾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衞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衞故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是也伐鄭在魯隱四年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傳〉鏜然擊鼓聲也使衆皆踊躍用兵也土國城漕〈傳〉漕衞邑也我獨南行〈疏〉傳云鏜然擊鼓聲鏜然者言形容其擊鼓之聲與零雨其濛兒舩其脽句同皆先言事而後言狀也有先言其狀而後言其事者宛丘坎其擊鼓坎其擊缶是也此句例也說文鼛鼓聲也引詩作鼛鏜鼓之聲也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閭閭爲鼛之假借字管子輕重甲篇云渾然擊鼓士忿怒渾與鏜同用兵鼓以動衆故云使衆皆踊躍用兵也踊躍連緜字說文云踊兵械也○漕衞邑泉水同衞都朝歌漕邑乃在河東城築都城也後狄滅河西之衞而立戴公於漕卽此邑矣今河南衞輝府滑縣春秋時衞之漕邑漕于漕列女傳作曹詩序野處漕邑左傳及管子作曹左傳釋文云曹詩作漕定之方中傳云虛曹虛以虛得名不以水得名我軍士自我也南行伐鄭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傳〉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平陳於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傳〉憂心忡忡然〈疏〉從從南行也孫子仲衞大夫人孫公孫子仲其字文仲序作公孫文仲故傳以爲一字平成也陳與宋與者及也爲從同之詞今用兵伐鄭宋爲盟

主陳屬於宋不從同也讀與爲於其義憭矣箋云平陳於宋謂使告宋曰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正義云成伐事先告陳使從於宋與之俱行也鄭孔皆申明毛義○有狀物之詞憂心忡忡然傳以忡忡釋經之忡此憂字釋單字也草蟲出車篇云憂心忡忡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傳有不還者有亾其馬者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傳山木曰林疏以釋爰於也於是也於是有居處而不還者釋爰居爰處句不還承上章不歸而言也箋云謂從征傷也病也於是有喪馬而從亾者以釋爰喪其馬句起下文求于林下而言也皇矣傳亦云喪亾也○于於也猶在也于林之下言在林之下也篇中或言爰或言于爰于蘐蘐山足故傳云山木曰林也宣十二年左傳趙旃弃車走林逢大夫謂其二子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此即詩言求林之義箋軍行必依山林山川注軍之所依止又以申明傳言山林之義也

爰生契闊與子成說傳契闊勤苦也說數也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傳偕俱也疏說文契大約也契乃挈之假借釋文契本亦作挈契苦結反勤苦而不相離散或作挈挈絜爰契我龜本作契契苦計反闊苦活反說文作濶云濶疏遠也从水从濶濶亦疏遠也濶音闊又音活爰於元反

挈挈闊疊韻叠古語勤苦憂苦也釋文引韓詩云契闊約束也箋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鄭用韓詩義毛義則憂用兵之苦因追述其室家有不忍遠離耳傳云說數者說文數計也○君子偕老陟岵傳竝訓偕爲俱說文偕一曰俱也皆俱詞也皆爲語詞之俱偕從皆聲義亦同正義引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數相扶持俱老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傳于嗟嘆詞悲歎之詞也爾雅闊遠也洵訓爲遠言之曰生活孟子盡心篇義洵讀爲夐聲轉通也釋詁夐盡數篇引詩于嗟夐兮本韓詩也管子宙合篇讒充言心也劉績補注云讒遠也讒與夐通遠者言遠行從軍也正義云信古伸字易曰引而信之伸即終極之義故云信極也案傳以極詁信而信極連讀猶以生詁活而生活連讀不與我信極者言不與我終古也○案魯隱公四年春州吁篡桓公而自立即於是秋九月被殺於陳一時之頃伐鄭者再此詩正是國人怨其用兵暴亂爲未能和衆張本左傳衆仲曰州吁阻兵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

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蓋此爲衆仲逆料之詞詩人
口內不應豫及箋以四章用韓詩義契闊爲軍中約束末章謂
軍士棄約歎其離散相遠非毛義也歐陽修詩本義引王
肅云爰居而下三章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

凱風四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
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疏孟子告子篇公孫丑
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過小者也不怨言不怨親親之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傳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
長養棘心難長養者夭夭盛貌母氏劬勞傳劬勞病苦也疏興者
前二章以凱風之吹棘喻母養其七子後二章以寒泉之益於
浚黃鳥之好其音喻七字不能事悅其母泉鳥之不如也南風
謂之凱風爾雅釋天文傳又申釋凱風云樂夏之長養所以明
其興義也南風主乎夏萬物茂盛夏小正傳所謂生必于南風
爲離氣所生者也凱當作豈傳以樂字釋豈字載驅薨薨早鹿
洞酌並以樂易釋豈弟此作豈豈之證豈古文愷字爾雅愷樂也
說文兩收愷字心部愷樂也豈部愷康也康亦樂也○傳文棘
下當有心字小箋云心字各本奪今補棘心對下棘薪言謂棘
之初生萌糵故云難長養者棘心至於天天盛則母氏之劬
勞可知矣案段說是也野有蔓草傳樸樕小木也爾雅樸樕槲心
是心有小義園有桃傳棘棗也棗叢生故叢生之木皆得稱棘
桃夭傳云天天其少壯也盛與少壯義相近○爾雅劬勞病也
傳云病苦者兼三章言勞苦作訓鴻
雁同說文勞勮也疑劬即勮之異體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傳棘薪其成就者母氏聖善傳聖叡也我
無令人疏棘薪云叡聖也成就故傳云棘薪其成就者○逸周書謚法篇
云子子實不叡聖又云其聖之叡廣也此皆聖叡同訓之理傳所本也箋云叡作聖鄭用古文尚書以
證傳訓非也洪範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漢書五行志五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
五事篇及說苑君道篇皆從今文尚書說毛詩傳與伏書大傳
合故詁訓與今文尚書合不當據古文尚書爲證鄭玄注
大傳云容當爲睿睿通也亦古文改今文與箋詩意同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傳浚衛邑也在浚之下言有益於浚有子
七人母氏勞苦疏鄘注水經瓠子水云濮水枝津水上承濮渠
東逕鉏邱城南京相璠曰今濮陽城西南十

五里有沮邱城六國時沮楚同音以爲楚邱非也又東逕浚城南西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卽詩所謂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世謂之高平渠非也京相璠曰濮水故道在濮陽南者也案漢書地理志濮陽縣在東郡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卽古濮陽地卽善長以浚城在濮陽浚城在沮邱卽善長以京說爲非誤矣辨見定之方中篇攷衞未渡河濮陽乃其下邑故此傳云浚衞邑也干旄在浚之郊傳浚衞邑郊外曰野在浚之都傳下邑曰都是浚邑與楚丘地相近當有可據寒泉在浚下漑浸之所資傳云在浚之下言有益於浚者亦以明其興義也○勞苦猶劬勞也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傳睍睆好貌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傳慰安也疏小箋云說文無睆字疑此本作睍睍睍黃鳥故韓詩作簡簡引御覽羽族部十毛蓋緣下句作訓疑傳文當作睍睍好也四字好謂聲音之好今本也誤作皃禮記檀弓疏引亦作睍睆好貌是以睍睍爲形容黃鳥顏色之好矣葛覃詠黃鳥其鳴喈喈傳喈和聲之遠聞也睍睍喈喈語轉雙聲古樂府長歌行凱風吹長棘夭夭枝葉傾黃鳥鳴相追啄啄亦雙聲○傳訓慰爲安車舝同大戴禮曾子立孝篇子曰不可入也吾任其過可入也吾辭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此據戴氏震校本盧辨注云七子自責任過之辭

雄雉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衞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疏春秋衞宣公於魯隱四年卽位明年衞人卒又與齊鄭伐魯戰于郎皆其軍旅事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傳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

我之懷矣自詒伊阻傳詒遺伊維阻難也疏經言雄雉傳則兼及雌雉以明興義也隱元年左傳其樂也洩洩杜注云洩洩舒散也與詩泄泄同洩卽泄字箋云興者喻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訊其形貌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終風傳懷傷也詒遺爾雅釋言文靜女匪中有爽天保同伊維何彼襛矣兼葭同箋於此篇伊字及蒹葭東山正月之伊並云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或三家詩有作緊也凡毛詩皆作伊內外傳皆作緊左傳緊我獨無惟德緊物緊伯曷是賴國語豈緊多寵緊起先人又宣二年左傳云我之懷矣自詒伊慼此詩正義引作自詒緊慼此伊緊相通之證阻難釋詁文谷風同難軍旅之難也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傳展誠也疏箋云下上其音興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之展誠釋詁文君子偕老同展與愼雙聲愼謂之誠展亦謂之誠矣展與亶曇韻亶謂之誠展亦謂之誠矣實當作寔寔是也此女望君子之詞言誠以君子久役之故我心是勞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傳瞻視也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疏瞻視燕燕篇南山同韓詩外傳引此而釋之云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說苑辯物篇略同君子于役篇不日不月曷其有佸義與此同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傳忮害臧善也疏爾百君子庶在位者也○忮害瞻卬同韓詩外傳云傳曰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又傳曰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章也兩引詩不忮不求何用不臧韓亦詁忮爲害馬融注論語子罕篇云忮害也臧善也言有德行者如此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疏夫人謂宣姜也此與新臺刺意

匏有苦葉傳興也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濟有深涉傳濟渡也由膝以上爲涉深則厲淺則揭傳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遭時制宜如遇水淺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疏匏與瓠渾言不別析言之則有異匏瓠小雅瓠葉傳匏瓠也匏不可食箋云瓠葉苦謂八月之時正義引義疏云匏葉少時可爲羹又可淹煮極美故詩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今河南及揚州人恆食之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是匏瓠一物異名匏之堅強者也瓠匏之始生者也瓠其大名也傳以瓠釋匏匏有苦葉猶云瓠有苦葉耳瓠葉未苦可食瓠葉至于苦則不可食矣苦與枯通魯語苦匏不材易林震作枯瓠不朽其證也案此句詩意以匏葉之苦不可食興男女必以及時即弟三章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也下三句以水之深淺渡有常法興男女之際必守禮義而行即弟四章云人涉卬否卬須我友也首一句爲一興以下三句又一興如伐木篇首一句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以下又一興同其篇例二章以濟盈雉鳴興夫人之犯禮義三章又因雉而思

厲四章篤因濟渡而思舟子與昏姻之成必由禮義三章四章與首章兩興正同意○濟渡爾雅釋言文連言之曰濟渡末章傳云主濟渡者是也由膝以上爾雅釋水文字又作揭案今作膝者俗也水在膝以上則必濡褲而過是謂之涉以下可褰裳而過謂之揭水至鄰以至卑耳之鄰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是其義也傳以衣涉水爲厲本如此然則各本當作以衣涉於小顏恐屬肌改是也厲當讀爲釋水爲厲由帶以上爲厲與爾雅滿爾雅釋文本或作濿王逸注九歎引爾雅正作濿云濿渡也渡水則其字當作水旁濿今單作厲者謂厲即濿之古文假俗字也傳云以衣涉水爲厲者此衣雅訓帶也郭璞注衣謂褲也不解由鄰以上矣此以衣涉水即由鄰以上爲涉鄭注論語及服注左傳皆作由鄰以上爲涉同義以衣涉水由鄰以上同義矣傳云由帶以上爲厲者此本雅訓第二說也由帶以上與以衣涉水絕然不同益爾雅釋詩之例每有兩說如爾齊也爾勤也皆釋詩實始爾爾商之爾流之之流毛傳中亦用此例如大保與辭倘存古訓也故此詩厲字雅云厲以衣涉水也此言厲之弟一說也又引韓詩云至心即由帶以上此明厲之弟二說也是陸氏所言畫然二事則其據傳文尚不誤較諸定本牽合兩說爲一說其義長矣又說文云砅履石渡水也引詩曰深則砅砅或作濿此許或存齊魯異說也深水無定名故說詩者多不同云揭褰衣也者褰當作揭釋文揭揭衣一本作揭褰衣正義云揭褰衣今定本如此是定本同釋文之一本作褰衣非古本也玉篇手部詩曰淺則揭謂揭衣也並作揭衣可證言遇淺則揭裳而過其水尚不至鄰以下不若遇深必以衣涉水至鄰以上也正義云傳不引爾雅由鄰以下爲揭者略耳王引之詩述聞謂古本爾雅無此句故傳不引非略案王說是也爾雅釋水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厲猶鄰以上爲涉猶鄰以下爲揭由淺而深爲說故首釋淺則揭句下皆釋深則厲句以衣涉水之義下句正以申解上句涉字之義厲即涉也言深水不言淺水不應中間廁猶鄰以下爲揭六字使上下文辭不貫而經義亦致晦矣傳以深厲淺揭隨時爲義時制宜而後行此與傳訓同言男女之際安可無義亦必遭時制宜而後行此釋經之正義也傳文當重無禮義三字今奪云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者將猶且也末章傳云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是其義也濟字即承上文濟有深涉亦即

起下文有瀰
濟盈而言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傳〉瀰深水也盈滿也深水人之所難也鷕
雌雉聲也衞夫人有淫泆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不顧禮義
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傳〉濡漬
也由軌以上爲軌違禮義不由其道猶雉鳴而求其牡矣飛曰
雌雄走曰牝牡〈疏〉新臺河水瀰瀰傳瀰瀰盛皃此云深水者冢
云瀰水滿也盈滿鵲巢同深水人之所難傳兼正喻而言也下言求牡故知鷕爲雌雉聲傳云衞夫人有淫泆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者以釋有鷕雉鳴句傳又云不顧禮義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兼以釋有瀰濟盈句經言興義傳則明言正義也新臺傳水所以絜污穢反于河上而爲淫昏之行淫昏之行皆指宣公納伋妻事○傳訓濡爲漬不濡軌言漬軌也釋詞以不爲語詞是也由軌以上爲軌詩述聞云傳軌本作軸古軌軸同聲故軸誤爲軌軌上當有濡字寫者脫去耳上章傳曰由軌以上爲涉厲謂由帶以上亦謂水之所至也軌者軸之兩端水由軸以上則其深滅軌故經曰濡軌而傳釋之曰由軸以上爲涉厲謂由帶以上文義正同知非由軌以上者軌承衡者最高承軫者最下但曰由軌以上則其爲上曲而承衡之處與下曲而承軫之處皆未可知不可以定水濡之高下故不得言由者由軸以上乃水濡之度上言水由軌以上也知非由軸以上則下必言爲濡軌始與上文相應若無濡字則義不可通且上傳由軌濡軌亦謂由帶以上涉與厲皆濟水之名也此云爲濡軌濟水之名若去濡字而但云爲軌則軌之一字不可以爲濟水之名與由軌以上爲涉由帶以上爲厲之義參差不一矣故不得言由軸以上爲軌也釋文曰軌舊龜美反謂車轄頭也蓋徐邈阮侃王肅江惇干寶李軌諸人所見本竝作由軸以上爲濡軌軌爲軸之轄頭故有車轄頭字始誤作軌軌上又脫濡字於是讀者不復知傳文所言爲水軸所濡之度而誤以爲釋軌之名物又以軌非軌上之物而疑爲軾前之軌唐石經因之遂改軌爲軌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案王說是也岷淇水湯湯漸車帷裳濟深水至漸車童容猶昌此難而行凡帷裳家車必過於軸漸水至於車帷裳與濟盈濡軌其度相等二詩取興雖殊而其爲濟渡深水則一也箋云渡水者必濡其軌兩解意同云違禮義不由其道以釋濟盈濡軌句雉雄雉已違禮義今飛雌求走牡尤爲違禮義之甚者以比宣姜

本假妻而求配宣公尤非配偶新臺篇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傳言所得非所求也魚網而得鴻離雌飛而求走牡其事同也傳嫌牡雄可以通稱故又申釋之云飛曰雌雄走曰牝牡者雌雄從隹爲飛鳥牝牡從牛爲走獸刺夫人兼刺宣公也上傳云衛夫人有淫泆之志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順就經辭作訓然序云公與夫人竝爲淫亂仍以刺宣公淫於新昏作主故傳乃合併以刺之此卽所謂雙雙俱至似鳥獸然者與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傳雝雝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傳迨及泮散也疏爾雅釋詁和也傳依鳴鴈言故云鴈聲和釋訓雝雝和鳴鶼鶼也孫炎曰鶼鶼相隨不相捨離也舍人曰鶼鶼一名鵱鵴一名鶼鶼郭璞曰鵱鵴似鳧青黑色目下有白文雁讀若鴈今經典多作鴈鹽鐵論結和篇引詩作雍雍鳴鴈儀禮士昏禮文王引之儀禮述聞云士昏禮記曰摯不用鳥鴈者鴻鴈野鳥不可生服得之則殺若以鴻鴈爲摯則是殺物也而記曰摯不用殺則非鴻鴈可知又士相見禮曰贄冬用雉夏用腒是四時皆有執摯之禮鴻鴈孟春北去仲冬始來夏月無鴈之時下大夫將何以爲摯乎由是言之所用必非鴻鴈矣鴈蓋鵝也鵝乃常畜之禽故四時用之古者謂鵝爲鴈案秋行嫁娶納采在前當無鴈之時則鴈爲家畜之鵝王說是也士昏禮唯納徵用幣不用鴈此外自納采爲始以及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鴈傳乃不言親迎而言納采者嫌昏禮用昏不用昕經下何旭日始旦則非親迎可知故言納采著昏禮之始采事也納采傳旭日始出三字詁經之旭字新書脩政語下篇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義正同說文云旭日旦出皃又云昕日將出也士昏禮記凡行事必用昏昕鄭目錄云日入三商爲昏案三商三刻也昏昕對文日入三刻謂之昏則先日出三刻謂之昕大昕過三刻矣姚信易豫卦旰字注云日始出引詩吁日始旦旰旭一聲之轉旰大也三家詩亦爲大昕之時也○婦人謂嫁曰歸歸妻猶取妻謂親迎也迨及鶼鶼同及者言男女得以及時也泮讀爲判訪落傳判分也散分同義大戴禮誥志篇孟春冰泮發蟄月令謂之解凍冰未泮猶在解凍前也荀子大略篇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言霜降始逆女冰泮而殺止也毛氏親業荀門故其說嫁娶時與荀說同詳東門之楊篇案衛宣公爲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作新臺于河上以要之是宣公于河上親迎夫人矣故詩人卽以昏禮發端正告之以室家之道必當用禮義成昏姻也此章就公說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傳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傳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

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疏）釋文引韓詩招招聲也聲亦謂號召之聲北山傳號召也連言之則曰號召舟于爲舟舟人猶之楊人涉人耳此章仍從濟渡說下故傳又申之云主濟渡者使之爲妃匹鄭以舟人喻媒人是也○人之會男女無夫家者使之爲妃匹鄭以舟人喻媒人是也○卬我釋詁文白蘂生民同傳云人皆涉釋經人涉二字云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釋經卬否卬須我友六字爾雅頖待也須與頖通此釋經之喻義也傳又云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此釋經之正義也行露篇雖速我獄室家不足所謂非得禮義昏姻不成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所謂非得所適貞女不行也彼序云遭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不能守貞女之教違禮義而成昏姻室家之道亦矣此章又就夫人說

谷風六章章八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衞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疏）左傳稱衞宣公納子伋之妻是爲宣姜而成爲風俗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傳）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室家成室家成而繼嗣生黽勉同心不豈有怒（傳）言黽勉者思與君子同心也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傳）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德音莫違及爾同死（疏）羣書治要及文選東

晉補亾詩注引毛傳習習和舒之皃有之字東風謂之谷風爾雅釋天文孫炎注云谷風陰雨富潤百物以陰以雨爲陰爲雨也陰陽之道致和而育以興夫婦之道積和而生室家成繼嗣生皆和之驗也黽勉雙聲連緜字文選傅亮劉將軍表注引韓詩作密勿十月之交雲漢黽勉三家詩皆作密勿也密通作蜜爾雅黽沒勉也說文黽古蜜字黽蜜黽同義黽勉勿勿亦黽沒卽沒沒矣此黽勉者思與君子同心以成其室家也○爾雅須葑從採注云須一名葑從說文葑須也據許所見爾雅不同而今本毛傳須下疑脫從字從俗作葑正義引義疏云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葑通作蓩方言云蓩蕘蕪菁也陳楚之閒謂之蓩魯齊之閒謂之蕘中篋及禮記坊記注葑蔓菁也陳藏器本草拾遺云蕪菁北人名蔓菁桑中篋及禮記坊記注葑蔓菁也篋又云蔓菁之類菲芴釋草

文爾雅又云菲芭菜俗作蔥義疏云菲似苣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鬻爲茹滑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蔈爾雅謂之芭菜今河內人謂之蓧菜案元恪則合蔈與芭菜皆菲之異名矣箋及坊記注菲芴類元恪言似苣同云下體根莖也者根莖不可食無以下體言不用其根莖也僖三十三年左傳引此詩而釋之云君取節焉可也取節猶取繁露竹林篇取其一美不盡其失亦引此詩坊記注言人之交當取一善義並同左傳毛意亦然也葑菲之菜不以其下惡而棄其善以喻夫婦之好不以其後衰而喪其初及與爾女及爾同死猶云與子偕老耳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傳遲遲舒行貌違離也不遠伊邇薄送我畿傳畿門內也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傳荼苦菜也宴安也疏說文引詩遲遲訓徐行舒與徐同義野有死麕云舒而脫脫傳云脫脫舒行貌傳所謂有一心乎君子也釋文引韓詩違很也義異○伊猶是也邇近也不遠伊邇言不遠是近也畿讀爲機假借字也呂覽本生篇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蹙之機高誘注蹙機門內之位也詩曰不遠伊爾薄送我畿此不過蹙機之謂又蔡邕司徒夫人盡表不出其機化道宣暢說苑政理篇修近理內正蹙機之禮

壹妃匹之際案蹙卽蹙單言機叅言蹙機作蹙者字之誤也廣雅蹙機闑朱也朱與閫同傳云門內也者閨門在大門內堂戶又在閨門內閫爲閨門中央所豎短木故閫閫或曰樞機然則閫也閫也蹙機也一物已矣左傳婦人送逆不出門國語夫人送王不出屏不出門屏卽是不出閫至於蹙機箋云送我裁於門內無思之甚裁猶不過也此鄭申毛也白虎通義嫁娶篇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絕愈于小人之交詩云薄送我畿班引詩以證送婦之禮用魯詩說○荼苦荼釋草文舅傳同是苦菜一名荼也又謂之苦采爺傳苦苦菜也苦菜味苦可食或謂茅秀若有女如荼是也或謂穢草若以薅荼蓼是也凡詩言荼有此三種家訓書證篇云苦菜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白汁萃黃似菊采荼正義引義疏云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脆肥而美淮南子墜形篇薺冬生夏死高注云薺水也水王而生土王而死也繁露天地之行篇云薺以冬美冬水氣也薺甘味也棄於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言君子於已之薄比荼之苦不復如薺之甘耳全詩宴安字皆假作燕唯此宴爾新昏作宴饗字亦皆假作燕唯類弁君子維宴作宴說文宴安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止傳涇渭相入而清濁異湜湜持正貌宴爾新昏不我屑以傳屑絜也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傳逝之

也梁魚梁笱所以捕魚也閱容也

疏書禹貢雍州涇屬渭汭又道渭東會于涇詩正義引鄭注云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于河又引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幵頭山東南至京兆陽陵行千六百里入渭又引括地象云涇水出涇陽西北百里笄頭山東南至馮翊此云京兆陽陵者鄭從東漢志也郡國志陽陵故屬馮翊云行千六十里攷涇源出今甘肅平涼府西北至陝西高陵縣西南入渭計行不及千里則六百當是六十之誤鄭從漢志而云幾行二千里者兼連渭水言耳涇入渭與渭入河傳所謂涇渭相入也漢書溝洫志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是涇濁而渭清傳所謂清濁異也渭混混水清見底也止今本誤作沚說文玉篇白帖集韻類篇引詩皆作止以猶與也涇與渭相入涇自濁耳渭則混混然清也與者以喻君子雖有新昏之惡而已仍持正自守不納汙垢以渭之清形己之絜也涇濁喻新昏渭清喻舊室清清喻新昏失之○公孫丑篇引詩不我屑已已與以通列女傳賢明篇趙姬曰夫得寵而忘舊舍義妁新而媢故無恩與人動於隘厄富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況於安新忘舊乎又曰讒爾新昏不我屑以蓋傷之也此三家義與毛詩同○毋依釋文當作無小弁作無爾雅之逝往也往猶去也逝之也之猶至也庸柏舟傳之至也梁爲魚梁周禮獻人掌以時獻爲梁鄭司農注云梁水偃也偃水爲關也偃水爲關空以笱承其空賈疏云謂偃水兩畔中央通水爲關孔侯人傳梁水中之梁亦謂魚梁也禮記王制孟子梁惠王篇皆曰澤梁趙岐注以澤梁爲魚梁是也云笱所以捕魚也者賈疏云笱者葦薄以薄以薄承其闕孔魚過者以薄承取之說文笱曲竹捕魚笱也淮南子兵略篇魚笱門高注云竹笱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是其制也然則笱用竹或用葦薄得出是其制也然則笱用竹或用葦薄之又謂之罶魚麗及苕之華傳皆云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寡婦之笱者不同釋文引韓詩發亂也韓讀爲笱者不同釋文引韓詩發亂治也撥之爲亂猶治之爲亂逝梁發笱喻新昏者入我家而亂我室我欲禁其無然而不可得也○鄭注禮記表記篇云閱猶容也與傳訓同單言閱容言閱浮游傳堀閱通遑古祇作皇禮記左襄二十五年左傳引詩作說杜注云言今我不能自容說說與閱通傳皆作皇皇暇也皇恤我後言不暇憂我後人也

三義相近而微有別逝往也往猶去也逝之也之猶至也庸柏舟傳之至也梁爲魚梁周禮獻人掌以時獻爲梁鄭司農注云梁水偃也偃水爲關也偃水爲關孔侯人傳梁水中之梁亦謂魚梁也禮記王制孟子梁惠王篇皆曰澤梁趙岐注以澤梁爲魚梁是也云笱所以捕魚也者賈疏云笱者葦薄以薄以薄承其闕孔魚過者以薄承取之說文笱曲竹捕魚笱也淮南子兵略篇魚笱門高注云竹笱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是其制也然則笱用竹或用葦薄之又謂之罶魚麗及苕之華傳皆云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寡婦之笱者不同釋文引韓詩發亂也韓讀爲笱者不同釋文引韓詩發亂治也撥之爲亂猶治之爲亂逝梁發笱喻新昏者入我家而亂我室我欲禁其無然而不可得也○鄭注禮記表記篇云閱猶容也與傳訓同單言閱容言閱浮游傳堀閱通遑古祇作皇禮記左襄二十五年左傳引詩作說杜注云言今我不能自容說說與閱通傳皆作皇皇暇也皇恤我後言不暇憂我後人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傳舟船也何有何亾

疏傳有謂富也亾謂貧也凡民有患匍匐救之傳匍匐救之疏漢廣傳方泭也方之類舟船古今名方言自關而西謂之船自關而東或謂之舟說文廣雅皆云舟舟船也漢廣傳潛行爲泳游亦泳之

類言就深則方舟就淺則泳游也箋云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爲之○正與無同有爲富則無爲貧矣箋云有求多必求有欲汪龍毛詩異義謂箋正申說傳貧富之義富益求多貧則求有也閒閒猶黽勉也禮記檀弓篇及漢書谷永傳作扶服

能不我慊反以我爲讎傳慊恡蓄也既阻我德賈用不售傳阻難也箋育恐育鞫及爾顛覆傳育長鞫窮也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疏能字各本在不我下轉寫誤耳能不我慊與寧不我顧既不我嘉則不我遺能寧既則皆爲語詞之轉說文引詩作能不我甲句法同也能讀爲而慊蓄我慊段注云與能不我知能不我以爲王肅義毛傳作興釋文以爲王肅義毛傳作興孫毓引傳亦作興玉篇慊興也案興古嬿字廣雅嬿喜也說文嬿說也說亦喜也此傳興字當亦訓爲喜慊與好亦同義或曰說文慊起也蓼莪箋畜起也畜與慊同疑古毛傳本作起起讀起家而居有之之起箋慊驕也本猶害也害俗讎字上讎與仇同此讎不讎不用也箋如賣物之不售御覽三家詩○阻難雄雉同難猶當訓爲用抑傳云讎用也不讎我德賈用不售一錢之物舉貴百何資奎部十五引韓詩既詐我德賈貴物惡則其讎賈惡鄭本韓義時當讎乎抑箋物善則其讎賈惡鄭本韓義而意實同○傳意兩育字皆訓爲長長猶常也鞫窮釋言文齊南山小弁同說文竊窮也竊窮怡罪人也今字俗作鞫又作鞠咎育恐育鞫及爾顛覆言咎者長恐此後日之長窮故雖顛覆之事顧與女共之也顛覆謂窮也生民載生載育傳亦云育長也此育字與上兩育字訓同義異育亦生也毒猶讎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傳旨美御禦也有洸有潰既詒我肄傳洸洸武也潰潰怒也詒遺肄勞也不念昔者伊余來墍傳墍息也疏旨美釁韻說文旨美也从甘匕聲蓄無傳箋云蓄聚美菜高注呂覽仲秋紀云蓄菜乾苴之屬也卽引此詩御禦古今字秦黃鳥傳禦當也○經言洸洸傳云洸洸經言潰潰凡經文一字傳文用釁字者一言不足則重言之以盡其形容者例準此釋文引韓詩潰潰不善之皃則洸洸亦不善也箋云君子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竝與傳武怒義相近肄讀爲勩字肄假俗字墍息嘉樂同墍也全詩來字多與是同義解者皆以來爲往來之來遂詁籟爲病矣案王說是也谷風曰伊余來墍嘉樂曰民之攸墍來猶攸也采芑曰荊蠻來威角弓曰兄弟孔威來猶孔也車舝曰德音來括南山有臺曰德音是茂來猶是也下武曰四方來賀常武曰四方既平來猶既也來皆爲語詞不念昔者伊余來墍言君子不思昔日之情與我共此休息序所謂棄其舊室也

弍微二章章四句

式微黎侯寓于衞其臣勸以歸也〔疏〕黎古作𪓛說文𪓛般諸侯國在上黨壺關今山西潞安府治漢晉壺關縣地李泰括地志云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案此黎侯本國也漢書地理志東郡黎孟康以爲詩黎侯國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地魏郡黎陽晉灼以爲黎山得名今河南衞輝府濬縣地濬縣之東卽開州之西案此黎侯所寓之地也水經瓠子水注又以黎陽爲黎侯國則誤矣衞宣以黎縣爲黎侯寓而河水注公之世黎遭狄人迫逐出寓於衞衞卽置諸東地爲寓公中露泥中是卽所寓二邑也其後魯宣公十五年赤狄潞氏奪黎氏地皆滅潞立黎侯詩序之狄人卽赤狄也狄人自迫逐黎侯遂據奪其地晉立黎侯或是繼絕興亡之一舉耳其寓侯之復歸與否不見經傳或其臣勸歸或別立他公爲後無明文可攷衞卒罷狄禍於此可以覘國勢列女傳貞順篇以詩爲黎莊夫人及傅母作此三家義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傳式用也微無也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傳中露衞邑也〔疏〕式用爾雅釋言文說文云試用也試謂之用式亦謂之用矣節南山皇矣傳並訓式爲用微爲無伐木同傳釋式爲用釋微爲無正義引左傳榮成伯賦式微服虔注君用中國之道微案道微猶云無道言衞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侯寓于衞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救患恤同也箋據爾雅釋訓解式微而微君爲無君與傳迥別今本傳箋不分强截微無也三字作下微字正解則傳訓久晦矣○微非也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言非君之故胡爲乎泥中言非君之躬胡爲乎在泥中也邶柏舟傳以非字釋微字此其義中露列女傳引作中路衞邑未聞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傳〕泥中衞邑也〔疏〕泥中衞邑亦未聞二邑皆當在衞之東

旄丘四章章四句

旄丘責衞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衞衞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衞也〔疏〕案責衞伯伯疑誤衍序云責衞下又云責於衞若螽斯采蘇般其雷摽有梅野有死麕文法與之同則責衞下不當有伯字矣衞康叔封於成王之世未聞爲方伯然非必爺任此職而今不修以爲刺也春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凡寰內諸侯均有連屬憂患相及皆當修之魯桓公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寔來左傳云不復其國也蓋其時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州公來魯亦不復春秋書寔來所以責魯也詩錄旄丘所以責衞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傳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闊也叔兮伯兮何多日也傳日月以逝而不我憂疏爾雅釋丘前高旄丘前高者後必下故傳必增益其義云我憂疏也余友棲霞郝懿行爾雅義疏云旄丘也山周反又音毛又山付反爾雅釋文引字林作嵀又作嵫玉篇云嵀丘也或作嵫顏氏家訓書證篇柏人城東北有一孤山世俗或呼爲宣務山余讀碑銘知此嶧嵀山也嵀字依諸字書卽旄丘之旄也是呂忱顧野王顏之推竝以旄丘爲嵫丘文選荅賓戲注應劭引爾雅文作前高嵫丘又內則注牟讀曰嵫卽此嵫字鄭應同時蓋必所見爾雅本旄丘作嵫丘故一讀一引字俱作嵫可知今本作旄假僭字耳寰宇記云旄丘在澶州臨河縣東今在大名府開州也案旄丘之葛蔓延連及以興侯國連屬憂患相及生民傳誕訓大闊大義相近闊者遠也何誕之節兮言何今葛之遠闊也衞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故云然○傳於下章狐裘充耳爲大夫尊盛之服飾則叔伯庶大夫也此黎之臣子控告援救若飢若渴逝而不我憂者此申明經義爲相責之詞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傳言與仁義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傳必以有功德疏何其處也韓詩外傳作兮古通經言與傳云與仁義荀子議兵篇陳囂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孫卿子曰彼仁者愛人愛所以禁暴除害也繫露仁義法篇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言名以別矣仁之於人義之於我者不可不察也○經言以傳云以有功德周禮大宗伯八命作牧鄭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九命作伯注云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傳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不東言不來東也叔兮伯兮靡所與同傳無救患恤同也疏禮記玉藻君衰玄綃衣以裼之鄭注云君子大夫士也綃綺屬也染之以玄於狐青裘相宜狐青裘豹裘玄衣之裘孔疏云熊氏曰六冕皆有此云玄謂六冕及齊弁也夫士褖以豹褒案傳云大夫大夫狐蒼裘卽君子狐青裘蒼青也白虎通義衣裳篇大夫狐蒼是也僖五年左傳士蔫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公事也三公謂有事之臣則狐裘亦狐

青裘也玄絹衣晁弁之裼衣也裘爲大夫晁弁之裘凡諸侯會同皆晁弁服也唯大夫狐青裘以豹皮爲裘飾此不言豹裘者文略耳正義以爲玄端裘誤矣蒙戎猶龐茸杜預注云龐茸亂貌義與傳同匪彼也彼車不來東也襄八年左傳引詩如匪行邁謀杜者言彼大夫之車不來東也襄云黎國在衞西今所寓在東○靡無注匪彼也是匪爲彼也箋云黎國矣烈祖竝以無釋靡同讀如同盟也庸柏舟皇皇者華文王皇矣烈祖竝以無釋靡同讀如同盟之同僖元年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恤同之事侯伯卽方伯也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案此卽救患恤同之事侯伯卽方伯也今狄人迫逐黎侯衞不能逐狄而復黎故責之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傳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叔兮伯兮褒如充耳傳褒盛服也充耳盛飾也大夫褒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疏傳以少好詁瑣尾猶婉孌婉孌嬽韻瑣尾雙聲皆合二字連文成義韓詩防有鵲巢甫田傒人以少好詁云娓美也則尾卽娓之古文假傒字爾雅鳥少美長醜爲鸙鵒鸙鵒釋文鵒本亦作粟郭注云鸙鵒鵒猶留離詩所謂留離之子說文鸙鳥少美長醜爲鸙離許宗毛疑其所據本作鸙離或古文假僮作流離也傳云少好卽少美而長惡也鸙離少美而醜惡也詩言其少好喻叔伯服飾之尊盛至之子蓋言其少好故瑣尾以形容其少好長而毛羽醜惡與叔伯服飾之不能稱俱在詞外也故傳又申明經義總釋之云始而愉樂終以微弱者以言衞之大夫始而樂與仁義終以微弱無功德於諸侯○傳云褒盛服卽承上章狐裘而言狐裘爲大夫狐蒼裘則褒正指豹褒傳又訓充耳盛飾大夫玄冕服以充耳爲飾盛飾者謂盛服之飾也淇奧言充耳皮弁服也箸首章及都人士言充耳齊弁服也箸二三章及此篇言充耳裨冕服玄冕服也男子唯緇布冠無笄無瑱其餘冕弁皆有笄有笄則皆有瑱瑱謂之充耳亦謂之塞耳懸瑱之組謂之紘云大夫褒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者所以申明經義褒如卽褒然是以然釋如也漢書董仲舒傳今子大夫褒然爲舉首顏注云褒然盛服貌也義與傳同此言大夫有此服而不能救患恤同是徒有其服貌而不能稱其德矣侯人云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簡兮三章章六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衞之賢者仕於伦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疏

釋文作泠官唐開成石經同張參五經文字云泠樂官或作伦譌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傳〉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干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於四方日之方中在前上處〈傳〉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碩人俁俁公庭萬舞〈傳〉碩人大德也俁俁容貌大也萬舞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疏〉簡大爾雅釋詁文簡正義謂大爲大德之人是也箋簡擇也爾雅東擇也郭注云見詩此本三家說釋方爲四方與下文俁俁同意如行列之行樂記云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是其義也詩言萬舞凡三郊萬舞有奕爲商祀成湯之樂閟宮萬舞洋洋爲魯祀周公用天子之樂皆用萬舞是萬舞爲天子宗廟舞名也衛爲侯國不得用萬舞簡兮兩言之者何也蓋此詩刺賢者仕於泠官而作篇中言執籥秉翟其職事也序云衛之賢者仕於泠官是也就賢者居泠官乃推其德可承事王者是也此經義也傳因篇中言泠官承事祭祀故以公庭萬舞皆在於王所也序云皆可以承事王朝故於首章兩言萬舞爲用於宗廟而以方將萬舞爲用於山川者又以廣大碩人之德末章傳云乃宜在王室則首章萬舞正指在王室之事此傳釋經之義而與序亦無不脗合也若謂衛用萬舞則經傳之指昧矣云以干羽爲萬舞者禮記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樂記之器也又干戚旄狄以舞之案戚旄戈狄即翟干舞有羽與旄曰干曰羽者舉一器以立言也干舞武舞羽舞文舞曰萬者又兼二舞以爲名也干舞以舞大武羽舞以舞大夏而郊特牲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爲諸侯之僭禮則侯國無干舞可知逸周書世俘篇籥人奏武王入進萬孔晁注云武以干羽爲萬舞也孔注正本毛義初學記樂部上引韓詩萬人舞也以干羽舞故萬舞爲大舞韓傳亦同毛義又案宣八年春秋經萬入去籥此萬之有籥者也公羊傳萬者何干舞也籥舞也公羊萬籥對文故以萬爲干舞籥爲籥舞其實萬則未有不籥也孔仲達引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此乃西京嚴彭祖顏安樂兩家舊說以萬爲羽與公羊傳以萬爲干互相發明最爲得惜又引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或省言干謂干爲萬其說本自可通武功者必有武舞非有武舞者即去文舞也自何邵公注公羊言萬爲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之樂不從嚴顏舊說後儒遂以萬舞爲干舞之專稱而不爲羽舞之兼號夏小正某氏傳萬也者干戚舞也鄭箋亦謂萬舞干舞也皆同公羊文用之下詆衍宗廟二字云用之山川故言於四方釋方將萬舞句下云萬舞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釋公庭萬舞句上言萬舞用之四方下言萬用之公庭傳又申明經義四方爲山川公庭爲宗廟也玩傳中故字非但字則知此宗廟爲衍文

正義云祭山川之時乃使之於四方行在萬舞之位是孔所據本不誤也周禮樂師掌教國子六舞有干舞有羽舞而舞師掌四舞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舞師四舞主爲祕禱不與樂師六舞教國子者混而一也樂師干羽二舞以分教國子詩言萬舞用之山川則兼有干羽不得據樂師干羽分教爲兩事者釋詩亦不可據舞師山川四方爲兩處者釋詩矣天子於巡守四岳有祭山爲升祭川爲沈之禮傳云山川用萬舞者始謂是與○傳以日中爲期釋經日中之義王肅述毛以爲欲其徧至而要於經義無明證也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樂師掌國學之政以待致諸子鄭司農注以學士謂鄉大夫諸子學舞者則國版以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政以教國子舞大胥掌學士之子當兼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正義謂子爲適子弟爲庶子引王制以證是也傳云教國子弟者是大司樂樂師所司非大胥也樂師不言弟者省文也周禮大司樂中大夫爲之樂師下大夫爲之小正二月萬用入學此天子入學用萬舞故傳引入學教舞之儀亦以箸碩人之德頭也正義云使此碩人居前列上頭所以教國子諸子學舞者令法於己也○狼跋傳碩大也碩人大德謂有大德之人也俟俟釋文引韓詩作扈扈云美皃大與美同意經言公庭傳云宗廟公庭是以公庭爲宗廟也親猶近也鄭司農云宗廟以羽奠也謂大祭祀則兼以干故傳謂宗廟用萬舞山川也教國子弟也宗廟也三者皆以備箸碩人之德下章卽承祭宗廟而言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傳組織組也武力比於虎可以御亂御眾有文章言能治眾動於近成於遠也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傳籥六孔翟羽也赫如渥赭公言錫齊傳赫赤貌渥厚漬也祭有

卑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傳組織組也傳先釋經訓再釋經義御治也武力足以治亂故比於虎以釋有力如虎句眾謂轡文章謂組執轡如組組句于旄篇素絲紕組之傳紕所以織組也而成遠以釋執轡如組組喻治眾能動近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組之傳總紕以素絲而成組也素絲祝祝之傳祝織也兩詩傳義同呂覽先己篇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何其躁也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矣淮南子繆稱篇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大上曰我其性與其次曰徵彼其如此乎故詩曰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王肅家語好生篇及王逸注楚辭九歎皆有此文並與毛傳同案此言碩人之德有武有文亟宜授以治民之政不當仕以泠官之職二句爲承上起下之詞○箋說文玉篇引詩作侖今通作籥鄭注周禮禮記趙注孟子郭注爾雅並云三孔說文亦云三孔廣雅云七孔此傳

云六孔說各不同籥有大小故也爾雅釋樂大籥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𥫱以竹爲之長三尺執之以舞是舞者所執之籥或較長於凡籥矣釋島翟山雉傳云翟羽即雉羽執籥秉翟謂吹籥持羽以爲舞羽籥一事也執以籥則謂之籥舞以羽則謂之羽舞凡侯國祭宗廟用羽舞而不用干舞○赭爲赤故云赫赤皃赫如猶赤然也厚赤曰渥赭則訓渥爲厚其義已足不必於厚下增漬字矣正義本傳作厚漬非也釋文及定本厚下無漬字文選顏延年赭白馬賦潘安仁寡婦賦顏延年觀北湖詩陸士衡塘上行注引毛傳竝云渥厚也今本有漬字者後人乃依終南箋增漬與燕燕傳塞實也定之方中箋塞充實狄杜傳狄特皃有狄之杜箋杜特生皆是鄭箋增字之例公廟衛君也錫賜也傳引禮記祭統篇文以證經錫齎之義祭統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祭統但言閽毛傳則兼言閽寺古閽寺竝稱正義引依毛傳非與今本祭統異也翟即狄人蔑大記注狄人樂吏之賤者績溪胡匡衷侯國官制考云周禮無狄人唯有籥師中士四人其職云掌教羽舞者也然則諸侯之狄人豈即籥師與案胡說是也序謂泠官即狄人狄亦作翟在天子爲天子籥師在諸侯則爲翟人天子籥師中士則諸侯翟人是下士祭祀歆籥又舞翟即籥師所謂祭祀則鼓羽籥之舞也傳引之者以明翟爲樂吏至賤之官其煇胞閽寺連而相及耳云見惠不過一散者箋散受五升正義云禮器有以小爲貴者貴者獻無過散故知不過一散散謂之齎齎總名也

山有榛隰有苓傳榛木名下溼曰隰苓大苦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傳乃在王室疏說文榛木也棄果實如小栗引春秋傳女摯不過棄栗是女摯與邊實之榛其字古皆作棄木名作榛說文於榛下又云一曰蓁也廣雅作蓁木名作一曰四字後人所沾也傳釋此詩之榛爲木名者當是叢生之榛尸鳩青蠅棘榛旱鹿榛楛皆是木唯定之方中榛與栗類舉其字當作果實之棄齊民要術太平御覽引義疏云榛有兩種其一種子如杼子味似栗者丈餘者字當作榛今榛棄莫別矣釋文榛本又作蓁齊民要術引詩作山有蓁蓁假借字下溼曰隰車鄰皇皇者華同苓大苦采苓同爾雅作藎郭注云今甘草也蔓延生葉似椅青黃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藎似地黃沈括筆談云此乃黃藥也其味極苦謂之大苦郭云甘草非也甘草枝葉全不同山有榛隰有苓以喻賢者之處得其空也○美人碩人也匪風傳云周道

莊乎而周莊衛而故傳以西方爲王室也禮記射義篇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一人案大國舉三人者卽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也次國二卿命於天子也小國舉一人者卽小國一卿命於天子也此皆古者貢士之制莊元年公羊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是列國大夫命於天子也成二年左傳晉鞏朔以上軍大夫獻捷于周王曰鞏伯未有職司於王室是諸侯命卿職司王室也衛莊周爲大國其三卿皆得命於天子故傳云宜在王室謂大德之人宜列命卿之位焉序言可以承事王者亦卽大傳所謂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通賢共治之義也此章承上二章言樂舞廟祭冷翟之人皆有大德有王者起天子必有聘賢之典諸侯亦修貢士之職得與祭以爲慶不得與祭以有讓則衛賢者決不窮處樂吏矣慨今不然是以爲刺

泉水四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疏春秋歸寧始見於莊二十七年左傳而襄十二年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傳以此大夫寧爲禮則必不以歸寧非禮傳凡入見亦力主不歸寧歸寧乃春秋時制泉水詩作於衛宣公時莊隱桓之間已非西周舊禮父母在則歸寧今衛女嫁於諸侯因父母既歿思而不得遂作此詩作序者卽因之爲言耳鄭箋據時制爲舊禮乃於葛覃歸寧父母解作左傳歸寧之義此則據序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云國君夫人父母兄弟句故云娣則使大夫寧於兄弟而要非周初舊禮本然也大戴禮本命女及日乎閨門之內不出中門不百里而奔喪禮記檀弓亦言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此奔喪父母而歸又非娣不歸寧繫露玉英篇云婦人無出竟之事經禮也奔喪父母變禮也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傳興也泉水始出毖然流也淇水名也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與之謀傳變好貌諸姬同姓之女聊願也疏毖讀爲泌衛門傳泌泉水也說文㵐下引詩作泌彼泉水泌本字今詩作毖假借字釋文引韓詩作

祕亦假脩字泉水不必定指淇水大水則此泉水即泉源爲肥泉蓋肥泉上承諸水而流於淇者也其說或有足據淇水名桑中同漢書地理志河內郡共北山淇水所出說文又引或曰出隆慮西山水經淇水出河內隆慮縣西大號山淮南子墜形淇出大號高注云或曰在臨慮西案隆臨聲通隆慮亦在河內蓋淇有二源矣地理志淇至黎陽入河黎陽屬魏郡今淸縣有黎陽廢縣北山經及說文皆云入河唯水經以爲東北入海今淇水從河南衞輝府淸縣入衞以入海非故淇道也淇衞水泉水流淇以興嫁女之歸衞也衞女思歸不得是泉水之不如○懷亦思也變好皃侯有姓娣從故以諸姬爲同姓之女聘人同衞姬姓衞女嫁諸侯有姓娣從故以諸姬爲同姓之女聘者願之詞也爾雅願思也方言願欲思也願與之謀猶言思與之謀也出其東門聊樂我員願室家得相樂也猶言思室家相樂也素冠聊與子同歸兮願見有禮之人也傳皆訓聊爲願願與方言欲思語氣正合此有禮之人也傳皆訓聊爲願願與方言欲思語氣正合此篇及園有桃錐聊且略之詞素冠錐聊猶且也此今義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傳泲地名祖而舍載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禰地名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

伯姊傳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疏泲與濟水別泲地名未聞聘禮記出祖釋載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此傳所本也生民取羝以載傳載道祭也載卽周禮之犯載出祖必犯載古舍釋通釋釋奠也以始往祭道神曰祖委土爲山依神而祭曰載取土爲載謂之舍載釋奠有祭酒脯傳不言者以經中不及出祖舍載乃文得略耳祭載畢而卽於道聘禮不言餞然飲酒卽飲餞鄭注云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鄭亦本詩義而言也嵩高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箋餞送行飲酒也韓奕顯父餞之清酒百壺箋餞送之故有酒文選謝靈運顏延年詩注引薛君章句云送行飲酒曰餞案碩人篇庶士有揭傳云庶士齊大夫送女者凡諸侯之女嫁於異國必有送女之大夫大夫出使其處者設飲餞禮及大夫歸所嫁之女又有寧父母兄弟姑姊之禮此衞女思歸而追念及來嫁時耳傳云重始有事於道也者皆義皆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是以君子重之此重之義也侯伯之國近郊十五里遠郊三十里出宿在近郊飲餞則在遠郊說見韓奕篇禰地名亦未聞二地皆當在衞之河西釋文引韓詩禰作坭士虞禮注引詩飲餞于禰劉昌宗本作泥余友桐城徐璈詩經廣詁云爾雅水潦所止泥丘釋文泥亦作坭此所引卽韓詩泥蓋衞之泥中邑也段氏詩經小學亦有是說○父之姊妹稱姑爾雅釋親文也釋親父之姊妹爲姑王父之姊妹爲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爲高祖王姑父之從父姊妹爲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族祖姑案王父以

上之姊妹由父之姊妹而推之皆得稱姑此衛女念親親之詞故知諸姑爲父之姊妹也古人稱父之姊妹者襄二十一年左傳云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是父之姊爲姑姊也左傳釋交引列女傳云梁有節姑妹是父之妹爲姑姊妹也先生曰姊亦釋親交也列女傳貞順篇云禮婦人既嫁歸問女昆弟不問男昆弟所以遠別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傳〕于言所適國郊也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傳〕遄疾臻至瑕遠也〔疏〕傳云于言所適國之郊而非衛郊也其地名俱未聞上章涕禰爲始嫁所逕之地就已國言之此章于言爲送女者歸國所逕之地就所適之國言之上章言始嫁故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章卽承上章末二句問寧之後而言蓋大夫反馬還車臻衛則所嫁之國亦必有出宿飲餞之事也迺解之者誤以于言爲衛郊而又宿餞於干言乎漢書地理志東郡發干郡國志云東郡衛國有干城又御覽地部十引李公緒記曰柏人縣有干山言山卽引衛詩一在衛東一爲衛北要皆後人附會不足證信○說文鋼車軸鐵也釭車轂中鐵也舝車軸端鍵也兩穿相背鍵一曰車轄轄一曰鍵也軏車轂小穿也害車軸端也或作轐漢人軏轐通用軏爲轂末轐爲軸末軸轂皆有鐵以錔之盛膏於釭中脂又於軸末以木鍵之是曰舝車舝傳閒關設舝也文選潘尼四言詩星陳夙駕載脂載轄李注云毛詩舝與舝同傳釋言爲我葛覃彤弓文王同釋遘爲行爾雅釋詁文巧言烝民同遘疾釋詁文泰離悤蜂東門之枌時遘同遘疾釋詁文雲漢同瑕讀爲遐此假僞字也二子乘舟不瑕有害傳言二子之不遠害亦假瑕爲遐訓同而義異凡婦人始適異國尚未成婦送嫁之者留車至三月廟見成婦則有寧問之禮又有反馬之禮此衛女追念大夫還反故國時欲與同歸亦不遠害於禮也亦是設想之詞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傳〕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思須與漕我心悠悠〔傳〕須漕衛邑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傳〕寫除也〔疏〕南海曾釗詩毛鄭異同辨云釋水歸異出同流出同曰肥無流字河水篇又引呂忱云爾雅異出同流爲漢水疑爾雅木文當云歸異出同肥異出同流灊後人轉寫鐫誤遂涸沾流字入歸共出同下而脫注已云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名云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郭注爾雅引毛詩傳不爲流字作

解蓋郭本實無流字案曾說是也水經淇水篇引毛傳同出異歸爲肥泉與今本文異而義同又云朝歌東南有馬溝水出朝歌城北東流與美溝合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東南流與馬溝水合又東南注淇水爲肥泉詩所謂我思肥泉也然則肥泉爲朝歌城北之水會合諸水即爲同出至入東南枝散而分派矣肥泉同出喻衞女未嫁異歸喻適異國爾雅毛傳釋詩如是茲之永歎與兄也永歎同義常棣傳兄茲也茲即滋也彼言貝朋之思不得歸寧徒滋長歎語意正同○水經濟水注濮渠東逕須城北衞詩云思須與曹也須城今之須昌已見擊鼓篇在須之東我心悠悠猶云悠悠我思也悠悠我思也遊當作游言我也駕我我駕也出游猶敷游也蓼蕭傳寫輸寫其心也寫除與輸寫同爾雅寫憂也寫本不訓憂而依憂言故謂寫爲憂爾雅釋經義毛傳則兼釋字義裳裳者華車舝箋寫爲憂爾雅毛傳作訓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衞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傳興也北門背明鄉陰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傳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疏

興者北門喻闇君出北門喻鄉陰者人君南面而立鄉明而治今衞不然所以序時君行闇冥也箋云喻己仕於闇君猶月桑柔皆云憂心慇慇爾雅慇慇憂也本又作殷殷王逸注九歎云隱隱憂也詩云憂心殷殷亦作隱隱○終猶既也終窶且貧既窶且貧也爾雅窶貧也傳釋窶爲無禮者言無以爲禮也無禮由於困財故傳又釋貧爲困於財語雖分釋而義自互明也荀子大略篇云無財謂禮曰窶窶從宀俗從穴艱難也莫知我窶貧之難言不其手困財義本荀子說文云無財備禮曰窶窶從宀俗從穴艱難也莫知我窶貧之難言不得其志也○已焉猶云既然如是此承上轉下之詞解者皆誤讀已爲已止之已韓詩外傳兩引詩作亦已焉哉與哂篇句同謂之何哉與云如之何同謂之何如之何也哉云皆語詞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傳適之埤厚也我入自外室人交徧適我傳適責也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疏適之緇衣四月傳同而意別緇衣四月訓適爲之之猶往也此適爲之之猶至也庸柏舟傳之至也高誘注呂覽知節篇云一猶乃也埤厚釋詁文說文埤增也厚與增義相近○適俗譌字說文玉篇皆有譌無適廣韻二十一麥云譌責也適上同至唐韻始見適字疑毛詩祇作適爲

誦之假偕殷武勿予禍適傳適過也適亦誦之假偕後人以此詩適字兩見異訓遂加言旁作誦耳孟子離婁注引詩作適可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傳〕敦厚遺加也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傳〕摧沮也已勞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疏〕爾雅惇厚也古敦惇通用厚猶加也箋云敦猶投擣也韓詩云敦迫也義並相近埤遺猶埤益也上章訓埤爲厚不爲益作訓此訓遺爲加不爲埤作訓傳訓可互見也爾雅加重也○釋文摧或作催說文催相擣也引詩正作催是許所據詩作催也段注云相擣猶相迫也傳取沮壞之義與摧訓擣訓折義同又釋文引韓詩作謯云謯就也亦相迫之義潛夫論交際篇云處卑下之位謯就也本韓詩就亦相迫之義潛夫論交際篇云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謫於妻子外蒙譏於士夫此與箋以摧爲刺譏之言者台說雖異而意則同

北風三章章六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竝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傳〕興也北風寒涼之風雱盛貌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傳〕惠愛行道也其虐其邪既亟只且〔傳〕虐虐也亟急也〔疏〕興者前二章以風雪喻政之威虐末章赤狐黑烏喻衛國君臣竝爲無道也爾雅北風謂之涼風說文作颯傳但就詩本句爲釋故云北風寒涼之風不用爾雅作訓與豈風谷風異也說文旁溥也籀文作雱盛與溥義相近御覽天十二時序十九引詩作湯湯與雱通穆天子傳庚寅北風雨雪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屬休郭璞注引作霜霜俗字○惠愛爾雅釋詁文鴇裘子惠思我傳亦云惠愛也傳以同行爲同道箋云性仁愛而又好我者與我相攜持同道而去疾時政也虐虐也釋文一本作虐徐也正義本亦作虐徐案一本非也傳以虐釋虐謂此丘虐字讀作謙虐字虐邪二字連文成義虐邪猶委蛇也莊子應帝王篇吾與之虐而委蛇羔羊箋委蛇委曲自得之皃韓詩作逶迤說文逶迤袁去皃廣雅釋訓委蛇逶袁也眾經音義引廣雅作委佗宓邪也邪卽古袁字宓邪與虐邪聲義又相近管子弟子職篇志毋虐邪行必正直楊雄大玄戾初一虐既邪心有傾測曰虐邪心傾懷不正也羨次六大虐既邪或直之或翼之得矢夫測曰虐邪矢夫得賢臣也然則袁曲謂之虐邪委曲亦謂之虐邪詩言虐邪者是委隨順從之義也爾雅作虐徐釋訓其虐其徐威儀容止也孫炎注虐徐威儀謙退也班固幽通賦承靈訓其虐徐兮迂盤桓而且俟曹大家注引詩其虐其徐從魯詩毛詩虐邪或魯詩作虐徐皆以二字連讀箋云邪讀如

徐言今在位之人其故威儀虐徐寬仁者今皆以爲急刻之行矣傳爲虐字作訓箋乃申補傳訓依三家詩易邶爲徐虐邶虐徐一語之轉毛鄭義無不合爾雅憮急也釋文憮本或作愮又作亟傳云亟急者箋所謂急刻之行也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傳〕喈疾貌霏甚貌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傳〕歸有德也其虐其邶既亟只且〔疏〕喈訓疾義未詳玉篇颸疾風也或本三家詩霏甚皃甚與盛同小箋云霏說文無此字古當作非非猶飛也○云歸有德也者以釋經之歸字碩鼠云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亦此意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傳〕狐赤烏黑莫能別也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傳〕攜手就車其虐其邶既亟只且〔疏〕莫無也匪非也莫赤匪非狐乎無有黑者非烏乎狐赤烏黑人所易曉今莫能別言衛之君臣昏惡之甚也傳中莫字非經義正義云人莫能分別亦以爲非狐者人莫能分別黑以爲非烏者恐非詩恉矣○傳云攜手就車者以釋經同車之義言將就車而同去也

靜女三章章四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傳〕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愛而不見搔首踟躕〔傳〕言志往而正〔疏〕邶柏舟女曰雞鳴傳訓靜爲安此云貞靜亦安義也文選張衡思玄賦宋玉賦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李善注引毛詩作俟我乎城隅考工記匠人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賈疏引異義古周禮說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然則雉高一丈城隅加高於城二丈矣鄭注云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又考工記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鄭注云諸侯畿以外也其城隅制高七丈宮隅門阿皆五丈禮器曰天子諸侯臺門案鄭引禮器臺門以證宮隅城隅之制其說必有所據但臺門天子諸侯制異天子四面城其臺當在中央諸侯缺南方東面有門門上有臺謂之臺門亦謂之城臺鄭

風出其東門傳闉城臺也城隅卽城曲漢人謂之角浮思角亦隅也字亦作罘周禮疏據漢時罘思災以城隅爲小樓者亦城臺之遺意也諸侯城高五丈城隅高七丈其宮隅之高與城高同是城隅爲最高之處傳云以言高而不可踰者蓋俗城隅喻靜女之守禮法箋言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此申成傳也俟乎城隅言親迎者俟女於城門之外丰乎之丰兮俟我乎巷兮傳巷門外卽其義也言俟之者兼以反刺人君也韓詩外傳云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亂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闓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韓詩引此詩爲歌道義道義者韓奕傳所謂曲顧道義也毛韓說解不同而義得互明說苑辯物篇同韓詩說○說文傻仿佛也引詩作傻方言掩翳憂也郭注引詩作薆說文竹部籩蔽不見也薆與籩同今詩作愛者古文假僭字燕民傳云愛隱也案此承上文城隅立言愛而者隱蔽不見之謂襄二十三年左傳宣子出斐豹豹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蓋斐豹既出閉枉門外見督戎來而先踰入豹自後擊殺之也詩言愛而左傳言隱而蓋古有此語也傳文行正之正當依岳本作止志往行止釋搔首踟躕句亦是狀親迎之女其德貞靜而與韓詩道義之說又合也文選琴賦注引韓詩章句云躊躇猶躕躅也洞簫賦思玄賦思舊賦何劭贈張華詩左思招隱詩注引作躊躇皆本韓詩今外傳作踟躕乃後人用毛改韓耳易林師季姬踟躕結衿待時終日至暮百兩不來又同人謙渙季姬踟躕坐孟城隅終日至暮不見齊侯此或本齊魯詩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傳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彤管有煒說懌女美傳煒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也疏傳釋靜爲靜德孌爲美色是孌與姝同義也車舝傳云孌美皃釋文貽本又作詒案詒是也傳以遺釋詒與雉天保同匡中有麻傳亦以詒爲遺箋云彤管筆赤管也彤管者女史所執之管是卽古人之法也管雖女史所執然必后夫人有貞靜之德乃能授以我以古人之法然後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傳引成文今無可攷正義云周禮女史入人注女史女

奴曉書者其職云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夫人女史亦如之女史若有不記妃妾之過其罪則殺之謂殺此女史案傳文史不記過史上奪女字今據正義訂正御覽皇親部一引劉向五經要義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日授其環以示進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而復故此亦而京舊說與毛傳互有詳略○彤赤色故傳云色之盛明也傳又申明取赤之義云以赤心正人也者謂女史以赤心而正妃妾之次序也陳啓源稽古編云牛亨問彤管何物漆耳史官載事故以彤管赤心記事也張翠博物記崔豹古今注皆載其語仲舒去古未遠所聞必有據又武帝時毛詩未行而仲舒之論彤管與詁訓傳相合箋云說懌當作說釋說文說說釋也頍弁庶幾說懌依鄭許懌亦當作釋今詩作說懌爾雅作悅懌并說字誤從心旁矣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傳牧田官也荑茅之始生也本之於荑取其有始有終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傳非爲其徒說美色而已

美其人能遺我法則箋田官爲牧未聞此必田誤作官轉寫併入耳傳文當作牧牧田也四字箋自牧田歸荑鄭所據作牧田正義不爲田官作解孔本亦不誤周禮牧田任遠郊之地隱五年左傳鄭人侵衛牧衛牧猶言郊耳管子度地篇草木荑生可爲茅之始生矣頎人手如柔荑傳云如荑之新生案彼詩之荑亦茅也茅荑之類初生色白而麤葦初生色赤故彼以茅之柔白狀頎人之手而此亦以茅之絜白喻靜女之德茅生後於蘆葦正月之末其始萌芽藉於荑取其有始有終也經中歸字當讀如言告言歸之歸○異無傳異者瘱之假借字李善注神女賦引韓詩云瘱悅也當是此詩章句異瘱一聲之轉韓詩瘱悅也承上文說釋女美而言又說文瘱靜也承上文靜女其姝靜女其孌而言皆是釋此詩之詞瘱作嫕者誤箋云其信美而異者可以供祭祀猶貞女在窈窕之處鄭言窈窕亦貞靜之謂此本三家詩以申毛詩或毛詩本作洵美且瘱瘱靜也爲許鄭所本女如字貽當作詒匪非同聲非本字匪假借字定之方中匪風竝以匪釋非與此傳同也傳云說美色者卽承說釋女美而言云遺我以法則者詒遺也法則古女史彤管之法也此與詒我彤管句相應言非徒說美色而說美德也定九年左傳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爲說實本左氏也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取彤管公作傳於三章皆取彤管爲說實本左氏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
而作是詩也〈疏〉新臺當在鄴東大河之旁齊衛之所經也酈注
水經河水篇河水逕濮陽縣北爲濮陽津又東
逕鄄城縣北北岸有新臺鴻基層廣高數丈衛宣公所築新臺
矣詩齊姜所賦也爲盧關津臺東有小城崎嶇積側臺址枕河
案鄄安道注水經往往廣採穪說以示煊博然古今河道不同
衛宣公所作新臺河上決非魏晉鄄城縣北臨河之新臺攷史
記衛世家成王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閒故商虛孟子告子篇
咎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道注云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
之西是衛故在淇東河西也漢書地理志魏郡淇水至黎陽入
河鄄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水經注河水東逕遮害亭南又有宿
胥口舊河水北入處也然則禹大河故瀆當在今濟漯二縣之
西矣漢書溝洫志王橫言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定王五年當
魯宣公之七年也衛宣公時禹故河道未改河在鄴東不逕濮
陽頭人詩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此言送女之大夫反馬歸齊齊
在衛北衛適齊必遡河上流五百餘里從聊城陸路至齊臨淄
若河水已徙則當云東流不云北流矣又定之方中序衛爲狄
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漕邑今之滑縣漢之白馬縣文公渡
河而東河在楚丘之西若河水已徙則從楚丘之北直東鄄城
之北二百餘里皆有大河之所經亦不得謂東
徙渡河矣以詩證詩知新臺鄴城不在鄄城北也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傳〉泚鮮明貌瀰瀰盛貌水所以潔汗穢反
于河上而爲淫昏之行燕婉之求籧篨不鮮〈傳〉燕安婉順也籧
篨不能俯者〈疏〉說文玼新色鮮也引詩新臺有玼今詩作泚釋
也攷說文作瀰滿也从水爾聲是陸所據詩本作瀰玉篇瀰水
流皃文選沈約安陸昭王碑文引說文水滿
文選沈約安陸昭王碑文引韓詩作瀰釋文引韓詩作泥泥云盛
作瀰釋文引韓詩作泥泥云盛皃今字通
水泥泥蓋一章新臺有泚河水瀰瀰之異文瀰泥字與泚瀰同
部與洒涘不同部而陸德明誤屬之二章也又盧召弓曰漢地
理志引邶詩河水洋洋師古以今邶詩無此句爲疑攷玉篇曰
泮亦瀰字然則洋洋必泮泮之誤集韻亦曰瀰或作泮案泮泮
亦卽瀰瀰之異文當出齊魯詩詩管子水地篇水淖弱以清而好
洒人之惡仁也荀子宥坐篇水
與傳云水所以潔汙穢合潔當作絜水絜汙穢衛宣公反於河
上作新臺要納伋妻是爲淫昏之行○谷風傳宴安也宴本字
燕假借字燕安婉順言人有安
此毛義也文選西京賦注引韓詩嬿婉好皃燕嬿
古今字說文曖目相戲也引詩
晉語籧篨不可使俯戚施直鑄邊篠蒙璆韋
注云籧篨者戚施直者戚施瘠者直直擊也鎛鎛鍾也蒙戴也璆玉磬

不能俯故使戴磬案毛傳正用國語簙篠戚施爲八疾之二毛兼引之以刺衛宣公柏舟傳君子有威儀望之嚴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其宜今宣公於一俯一仰有佞媚容悅之狀以是爲病故卽以是爲刺此毛義也爾雅簙篠口柔也戚施面柔也亦是釋此詩之詞箋云簙篠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也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鄭乃合爾雅國語爲一義矣大玄閑次七趾趾閑于蘧除或寢之廬測曰趾趾之閑惡枉舍也范望注趾趾惡貌也蘧除之人不能俯者也蘧除卽簙篠蓋凡物之粗惡者曰蘧篠說文蘧篠粗竹席也方言簟自關而西其麤者謂之蘧篠亦人名春秋文十三年邾子蘧蒢卒又地名定十五年次于蘧篠說文蘧篠粗竹席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傳洒高峻也浼浼平地也燕婉之求籧篨不鮮傳鮮絕也疏謂其頂洒下清高出也洒下亦謂身斗峭也說文曰陵阪也阪同陵也說文曰陵阪也阪同陵洒卽洒之假借字凡言陵阪皆謂斗直不可上又云吳都賦清流亹亹李善注引韓詩亹亹水流進兒不言何經之注今按必此章浼浼之異文也古音洒讀如詵浼亹皆如門矜如珍傳云平地義不可通奠疑地字乃池字之誤平池猶沱池謂河水平滿蓄納爲池則浼浼然也說文云浼污也引詩河水浼浼下云

曰小池爲汚是許以汚釋浼與此傳平池釋浼浼義正相同說文又云潤水流浼浼兒亦謂平流爲潤也河水傳河水流滿也浼潤河一聲之轉○不鮮絕也釋詁文思齊傳不鮮亦訓絕釋思齊桑柔雲漢皆云不不鮮不絕也不絕猶不鮮鮮少也鄭箋不鮮當作斯斯鮮善也上章箋鮮善也義異燕禮不腆之酒古文腆作不鮮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傳言所得非所求也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傳戚施不能仰者疏離卦云離讀爲麗麗土冠禮注云古文麗爲離易離皆麗也魚網所以求魚今反得鴻此謂所得非所求也求卽經燕婉之求以喻齊女求伋而得宣公也桓十六年左傳衞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爲之取于齊而美公取之是其事也急詩序作伋伋○御覽蟲豸部蝉君章句云戚施蟾蜍以喻醜惡則上章籧篨爲粗竹席亦喻醜惡韓謂戚施子脩務篇云籧篨傴戚施僂皆醜貌也此本韓詩說也韓與毛訓異而意同說文醜麤麋諸也引詩作得此醜麤許亦用韓詩義爾雅釋文戚施字書作椓覩廣雅云椓覩八疾也竝與戚同鄭語云侏儒戚施寔御莊側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衞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其死也疏新序節士篇云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作是詩也疏而作詩此與列女傳孽嬖篇不同劉子政習魯詩兼習韓詩也韓詩多同毛詩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傳二子伋壽也宣公爲伋取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

願言思子中心養養傳願每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疏序思伋壽故傳云二子伋壽也宣公爲伋取於齊女而美以下桓十六年左傳文詳略字句微有不同伋方傳作急云使賊先待於隘左傳作使盜待諸莘服注云莘衞東地水經注河水篇莘道城西北有莘亭衞宣公使伋之齊令盜待于莘伋壽繼隕于此亭道阨眼

蹊要自衞適齊之道也史記衞世家作界列女傳同云竊其節左傳節作旌史記列女傳作白旄雖辭有小異而恉則大同也伋壽涉危爭相爲死詩人以詩述閒云景讀如憬魯頌泮水篇憬彼淮夷毛傳曰憬遠行貌下章言汎汎其逝正與此同意也士昏禮姆加景今文景作憬是憬景古字通奠案說文凝止也傳意以迅疾不止釋經中景字與遠行之義正合汎汎流皃○傳訓願爲每皇皇者莘傳訓每爲雖願言思子中心養養雖曰思子徒憂其心養養然也願言思子不能遠於害也猶常棣云每有良朋況也永歎言雖有善朋徒滋長歎而已伯兮願言思伯甘心首疾願言思伯使我心痗文義皆同故終風願言不傳此願言作傳用意彼別終風願訓思則思言思子不成辭矣中心心中也爾雅釋詁慁憂也憂謂之慁重言之慁慁猶憂爲忡重言忡忡憂爲悄重言悄悄矣釋訓洋洋思也郭注云憂思那疏引此詩中心養養云洋養音義同穆天子傳中心翔翔郭注云憂無薄也養養洋洋翔翔皆慁慁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傳逝往也願言思子不瑕有害傳言二子之不遠害疏逝往釋詁文東門之枌小雅杕杜同上章傳云涉中語助不遐有害言不遠害也此汎汎其逝也○瑕讀爲遐有爲句是涉危也有又爲句首句末語助者義見文王篇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八十終

元和管禮昌
新陽李文楷校